

No 425

雙鳳機



武俠技擊長篇小說

雙鳳殲仇

鄭証因著

第六卷

羅慘禍殺家蘆林潭

一〇五

第五章

老鏢頭岳陽懲巨盜

八一

第四章

瀛前處悲切談往事

五九

第三章

歐武功絕技懲豪賊

三八

第二章

領仇餘祝壽入韓園

二一

第一章

走江湖賣藝開帝廟

一

上海圖書館藏書



A541 212 0025 59848

no422

技學長
寫小說

雙

鳳

殲

仇

第一章 走江湖賣藝開帝廟

吳高學修

滄江上，火雲降下，地名韓家場，這是一個水旱大碼頭，滄江支流，直灌到這韓家場，鎮店

前，繞着韓家場半個鎮店，往東直沿着火雲降，有數十里一條水道，附近數百頃良田，全仗着韓家場鎮道水流灌溉，這韓家場雖然是個鎮店，因為他水陸相通入類，附近寸餘縣縣縣和山上的出產，完全向韓家場鎮店上集合，再往四外大市鎮去分散，所以這裏富庶異常，這條街這商家鋪戶應有盡有。

東西的一趙長街，名叫福山街，是這韓家場最熱鬧所在，這裏居民是有四五千戶，官家也在這裏設有營汛駐守，這裏最著名的是在福山街北，火雲降下，有一所最大的宅子，並且園林建築已竟遠近聞名，只要提起火雲降韓園來，附近多少縣沒有不聞名的，主人名叫韓天放，年紀已經六十上下，精擅武功可是誰也不知他究竟有多大本領，這韓天放極好客，他那韓園來往的人，十分龐雜。上至官府仕紳，下至走江湖的武師們全不斷的出入他這宅子，並且他常用的供養幾位至友，全是南北各省走江湖的成名人物在這韓家場任憑大小事，只要得着韓天放打發一個人來，傳他一句話，立刻就能解決了，他的家產富厚，除了數百頃良田，還擁有火雲降上數十里出產，可是這個韓家場諸大的市鎮，終年終

(1)

沒有人見着他，像這種富豪他輕易不出來也就不足為奇了。

在這富山街兩邊，靠場口西兩近水的地方，有一座關帝廟，因為他臨近水邊，佔的地方頗大，這

505673

座廟是這韓家塢所有商人起建的，附近好幾縣更把土產日用所需的東西，在這裏做了集場，雖然不是廟會的正日子，平時每天這裏全聚集着一二百名小販，在這裏混生意做買賣，這一來這關帝廟無形中香火也一天比一天盛起來，各處走江湖攤賣雜技的全由百八十里外趕到這裏趁生意，最熱鬧的時候是從午時到酉時，遊人也多，香客也不少，這關帝廟倒也養了不少謀生求食的人。這天就在山門的東邊一片空曠地上來了一撥走江湖賣藝的人。一不過這撥人人數既少，器械也不全，一個六旬左右老者，黑綉線一張臉面，頭髮和鬍鬚全花白色了，這個老者頂道眉毛，顯着各別，眉梢往下垂着，過了眼角有二三分，眉毛也極長，診着一雙深陷的巨目，格外透骨峻，穿一件根舊的灰搭襪布長衫，白布高腰襖子，搬尖酒鞋，形容非常古怪。他所帶的這兩個姑娘一個年約十七八歲，一個略小一兩歲，這兩位姑娘雖是久走風塵，飽受風霜，從那皮膚上看，雖不是江南女兒的秀麗，可是依然掩不住天生來的俊秀，兩人一身樸素的衣裳，全是一色的月白色齊膝蓋的衫兒，下面是青綢子中衣，並且兩人可全是天足，不過足下也十分瘦小，如穿着一雙青緞子挖白雲的襪鞋，頭上每人一條白絹子包頭，腮間每人一條白綢子腰巾，雖然是脂粉不施，可是這種天然帶着風緻，任憑什麼人看御眼中，全覺得他兩人可愛，他們只帶着兩口寶劍，幾根四尺長的白臘杆子，一隻布袋，和一口金背砍山刀，這老者來到這廟前，往那一站，把兵刃往那一放，這也不用招呼，不用吹喝，立刻有許多遊人圍攔了來，聚集了百十多遊人，那老者在場子當中，向四週抱拳拱手行了一個禮，丁字步一站說道：「衆位子弟老師，我先向大家告個罪，我可是北方人帶着我兩個沒爹沒娘的外甥女流落在江湖上，我們全是愛好武術，練過幾年庄家把式，可是絕沒有真功夫，藉見三個沒有別的本領去擇衣食，只好把師父所傳的本領擇在了土地上，拿他來換飯吃，這可是萬般無奈，三個人家常說的，人貧當首賣藝，虎假驢路傷人，何況

我又帶着這兩個累贅的姑娘，只好和他們掩頭露面，在各處打把式賣藝來敷衍生活，只是我們所學所能可不值子弟老師們一顧，來在貴處，也不知當世有多少成名老師父；不能一一登門拜望，只好在這兒告個罪，我們回頭練兩趟請老師父們指點指點，現在我們爺兒三個流落在這裏，只有求老師們幫忙，看着我們爺兒三個雖沒有真本領，是會下過苦功夫，練完了求大家幫幫忙，身上帶着方便的，助我們一文錢不算少，整把的賞銀子我們到也敢接，好多的纏兩手叫老師父們指教……」。這個賣藝的老者說到這，又向場中四週做了一個揖他却把地上那把金背砍山刀抄起，說了聲：「沒有什麼真功夫，這趟刀練走了，老師父們多包含着看，我們這算給大家醜態消遣」。他說到這，把金背砍山刀在左臂上抱着，右掌伸着回指，往左手刀攢上一搭，左腳往左一踢，刀已換到右手，左手變成掌式，一招一式施展開，這老者練的是「五虎斷門刀」刀法施展開，崩，扎，窩，挑，剔，砍，劈，刺，那刀身上帶出風來，身形步眼，行招換式，起落進退，處處全是功夫，看熱鬧的，內中可有練過武的，懂得的武術，這老者一開門立式，金背砍山刀略一施展時，已竟看出他是真有功夫，受過名師傳授，這就是「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這趟五虎斷門刀練完了，氣不湧出，面不改色，把刀收住，仍然向四下裏施了一禮，在喝采聲中，場子裏也見了一串多錢，這老者把錢檢起來，所有看練把式的，沒有一個走的，並且人還是越聚越多，全圍着這溜鬚賣藝姑娘練兩下的，因為這老者賣藝的人，就是外行也看出好來，這兩個女的也一定合乎不了，老者見場子裏的人圍了個裏三三，那是不信，明天再高興的向看熱鬧的拱手說道：「衆位爺台，衆位老師，貴地真是火邦之地，有君子，不養藝人。衆位這麼抬愛，我們唯恐叫他們爺兒兩個練兩下，也是他技不若這們兒，毫不理貼娘招呼道：「你們別閉着，敢拾收拾，好好纏兩手，給爺台們看着，也」

勸解道：「賣藝的老頭，你不要

姑娘們，貨賣識家，有本事在這裏要不施展那可太對不起爺合們捧場了。

各把寶劍撤出來，把地上那捆白臘杆子一人掌起兩根來，從一個布袋裏取

就在這場子的兩頭，用白臘杆子搭了個人字架子，那年歲大一點的姑娘，把

杆子兩邊，在這白臘杆子外邊，另用繩索繃緊，大家一看已然明白，這種走

難練的一種，大家十分高興，要看看這兩位姑娘究竟有多大能耐，繩索繃好之後

一拱手道：「我們弟兄兩個，沒學過什麼真貨本領，不過學了幾種小巧之技，萬一失脚

爺台們多多招待」。說到這，那年歲略大的，喝了聲「起」這兩人同時動做，全

這兩個江湖女，一前一後縱上了軟索，她們身軀往上一落，裏三層外三層的人

看見過女勳斗賣藝的，也有走繩這種功夫，可是跟這兩個江湖女可就不同了，

邊力量，同時一震，這根長繩任憑你踢的多麼緊，也架不住兩人身軀同時往

索上，身軀是一起一伏，搖搖擺擺，全是一手仗劍，一手招劍，左腳在前，右

斜八字形，只用腳心踩住繩索，這種功夫是一個好練，兩人最難，繩索才稍

步往前一換，右腳擦着繩索探出半步，這時掌中劍已竟運用開，青萍劍法，

前一遞，左腳在後面抬起，只有一足點在繩索上，這次兩下把力量全用好了，

山，凜然的左腳從後往前一提，掌中劍往外一翻「恨福來遲」，身軀斜着一

姿勢十分美妙，就是在平地上運用這種功夫，也就很難得了，兩下裏連連換

一處，那個年歲略大的，竟用了手「仙人指路」那年歲小的掌中劍見招破式，

一手，兩下裏一照面，連換了三招，那個年歲小的，在這繩索上一個翻身，竟

自往後退下，那個年

說大的，壓劍緊迫，繩索上連滑了三步，掌中劍「鳳凰旋窩」式，奔那年說小的下盤斬去，可是這個往後敗退的「倒打金鐘」斜身甩劍，唵的一聲，兩劍碰在一處，這才各自分開，驀然往起一翻身，同是竄起三尺多高，一左一右，落在地上，那看熱鬧的喝彩聲響遠聞各處，人是越聚越多，把這一帶圍了個水洩不通，這一場練完，地上竟自見了十幾串錢，這老者向這四圍客人連連稱謝，這時忽然從人羣中，擠進來一人，長得十分雄壯，看那穿章打扮已知道他是公門中人，他擠進場子中，向賣藝老者招呼道：「喂，你們在這裏趁生意，告訴誰了，大槓大槓，竟自把這關帝廟看成你家中所有，聚集了這麼些人，出了事非，你們抖手一走，給我們地面找了麻煩，你們是『一概不管』。今天這場子練完了，明天只要再來，別說我可要對不住你，定要給你個難看」。

賣藝的老者聽到這人的話，抬頭看了看他，毫不做理會的說道：「我們走江湖賣藝，跟和尚出家全是一樣，飄流各地，四海無家，走到什麼地方吃什麼地方，不犯法不惹事，你為什麼不叫我們在這裏，你得說出個理來，那人聽了這賣藝老者的話，冷笑一聲道：「相好的，你真可以，敢在這裏和我要價。還價，莫怪你這吃江湖飯的不好惹，不過今天你敢在那四爺面前要把這套，有點不成吧，我告訴你，這韓家塢地面上走江湖賣藝的，我見過有幾十成萬，任憑他是什麼樣出類拔萃的人物，來到這裏也得到那四爺面前掛個號，這種地方，就是不許江湖道上的人來擾擾，你還是不信，明天你到關帝廟再亮一回場子，也叫那四爺見識見識」。

(5) 這個賣藝的老頭十分剛強，他明是看出說話的人地面上有勢力，可是他決不捨這個寶貝，毫不理會的說道：「我們把武術擇在土地上，爺兒三個丟人現眼，拿着師父教的功夫換飯吃，國家的律條雖嚴，我還不知道這犯的是那一條罪」。這時有那好事的看熱鬧人過來勸解道：「賣藝的老頭，你不要

這麼固執，一個走江湖吃江湖飯的，眼睛應當放亮一些，這位邢四爺就是這韓家塢汎上的，他是地面上人，就能管地面上事，老朋友說幾句好話不也就完了麼」。那兩個姑娘也全過來，推着那賣醬的老板道：「舅父你這個脾氣老改不了，咱們流落江湖，吃到這碗飯，就得將就些，什麼事那好再認真，人家是該管的地面，怎麼吩咐了咱應該怎麼辦，韓家塢這裏不能找這碗飯吃，咱不可以趕別的碼頭麼，強鄰不壓地頭蛇，生在江湖裏，就應該處處受委屈，但分家裏有幾十畝地，何必出來現這種眼呢」。說到這更向那人說道：「這位老爺，我舅父生性慳直，他不會講話，你老爺多担待吧，這裏不叫我們舖場子，我們明朝開碼頭也就是了，這位老爺，但得一步地，何必不爲人，你老爺高高手，我們爺兒三個就多吃兩天飽飯」，這個穿便衣的官人看了看說話的這位姑娘，他點點頭道：「你這還像走江湖的話，我們這個地方，歷來不懂倚仗官勢，倚勢欺人，韓家塢這種規矩，決不是地面上想找你們身上出什麼，你們既是跑碼頭的，也應該有個耳聞，這韓家塢任憑他是天字第一號的江湖朋友，只要一入這個碼頭，不到我們汎上去，也得到這園邊個二指寬的帖兒，你們來到這裏，要想誰的賬不買，邢四爺能容你們，只怕你們還要碰較比厲害的釘子，話已說穿，我把這裏的情形已經明告訴你們，聽不聽在你們了」。那位姑娘說道：「我們在瀾滄江一帶，實在生疎，場子裏我們的話已經全聽上了，這韓家塢是這韓家塢出名的人物了，你老爺既然是決無惡意，是按地方上的規矩辦事，我們感謝不盡，究竟我們也得知道這韓家塢的主人是何等人」。這時一旁看熱鬧的人，一陣互相私議，那人一笑道：「這麼看起來，就難怪你們了，不過一個走江湖的人，對於這種成名的人物，竟會不知道，這要出了什麼差錯，你們豈不冤麼？韓天放韓三爺，在這瀾滄江一帶，躲一躲脚，江水全要幌動起來，不要提他的名子，只那「金蛟剪」三字，就已震動江湖，這一帶遠近誰不知道韓三爺這點名頭這時連那賣醬

的老頭兒，全帶着十分驚異的各自嘆了聲。可是跟着全是滿臉陪笑的說道：「哦！原來金蛟剪韓三爺住在這裏，我們爺兒三個饒給江湖人丟臉，耳朵裏不是沒有這位成名的人物，只是當年聽說他在兩廣一帶，很闖出過極大的名頭來，後來這位成名的英雄，說是不在江湖上闖了，已經隱居到什麼地方，過那富家翁的歲月去了。那想到韓三爺竟在這裏，這可多謝你的指教了」。此時這賣藝的爺兒三個，一變先前那種情形，說話是又恭謹，又和藹，這位席四爺對於驅逐他們出境到有些不好意思起來，向這賣藝的老者道：「老朋友，我還沒領教你貴姓？」那老頭道：「走江湖的一個粗魯人，自幼在莊稼地裏，除了作工，就是練幾手莊稼把式，也沒有上過學房，誰來給我起名子，鄉里鄉親的全管我叫齊五，趕到叫慣了，我再自己起了名字，也沒有人招呼了，到現在走到那裏遇上熟人，還是這麼招呼着，我倒也聽慣了」。這那四爺却笑着說道：「齊師傅我看你這是十分過謙，你們這種功夫，在這韓家塢就沒有見過，走江湖賣藝的，有真本領的實在是少見，我是一點不委屈的說他們是花拳繡腿，莊稼把式，什麼單刀進花槍，滿臉套子活，看着熱鬧，真本領沒有，我已經來了半晌，在遠遠的看到你們這爺兒三個，真下過苦功夫，尤其是你們這兩位姑娘走繩索的本領，更與江湖上所見過賣藝的不同，他們兩人是你什麼人？賣藝的齊五答道：「這是我兩個甥女兒，苦命的孩子，爹娘全死，無倚無靠，倚靠我這親娘舅，我更是丟人現眼，養活不起他們，只好拉着他們走江湖賣藝，流落四方，這個大的叫雲鳳，二的小玉鳳，那那四爺看了一眼道：「你們既知道這韓家塢住着當年江湖道上成名的人物，你們爺兒三個有這種本領，何不到韓國去一趟，韓三爺那種性情，真要看你們是下過苦功夫的人，就許幫你們個十兩八兩的豈不比你們在這關帝廟擱十天場子強的多麼？這賣藝的齊五，却把臉色一沉，向這位那四爺說道：「四爺你可別把我們爺兒們看成了那種不長進的江湖人，我們爺兒三個，是憑

身上這點粗淺的本領，到四方爺台子弟幫忙，我們雖是給練武的丟人，我們可完全就拿着武術是來換一碗粗茶淡飯。我們要肯想別的身兒，四爺你也聽的出來，我們的家鄉在千里之外，就不致於跑到這裏來了，邢四爺你把好心收起」。那人哈哈一笑道：「罷了，姓邢的眼底下還不空，齊師父你誤會了，我焉能把你們爺兒三個看作下流人，你們來的還很巧，後天正是我們韓三爺壽辰。他這韓園一年中只熱鬧這麼一天，所來的人，大半是江湖道上的朋友，你們有這身本領，正可以借着祝壽為名，把所學所能在韓園施展施展，韓三爺最敬的是江湖道上有本領的，你們憑本領打動了他，他決不會不另眼看待，並且在瀾蒼江這一帶，你也可以打聽打聽，韓三爺有財，有勢，有朋友，尙還沒作過那種欺壓江湖道上的事，你有什麼不放心呢」。這齊五的齊五忙又換了笑臉道：「我這粗人不會講話，邢四爺，你是憐恤我們，我倒險些誤會了邢四爺你的好意，不過我齊五，雖是走江湖賣藝的，可是歷來不論到了那個碼頭，忝顏求人的事從來不肯去作，爺兒三個有的時候困住了，寧可緊緊綁腰帶，還要挺起腰板來充好漢子，和韓三爺素不相識，人家一個壽辰之日，我那好去登門求見，四爺，何況這種淺薄的年月，我們這落魄江湖的人，人家那麼大聲勢，恐怕連門全不叫我們進吧」。那邢四爺聽了，立刻手拍着胸口道：「齊師父，你不用把這種事放在心上，你朝着我說，算我的引薦，我把你們爺兒三個領進去，你們來到這也開開眼，看看韓園這地方，你們住在那裏呢？這賣藝的齊五答道：我們住在福山街的東頭大福棧。這位邢四爺道：「好吧，後天午時左右我到福棧找你們去，喂，齊師父，你可不要疑心我有什麼貪圖，我天生來的就好奇多管閑事，這賣藝的齊五答道：「四爺，你是熱心腸人，就這麼辦吧，我們爺兒三個倘能得整頓，走到那兒也不能忘四爺的好處。」說罷立刻招呼着兩個男女雲鳳玉鳳，收拾了一切東西，齊五自己扛着，向這邢四爺拱手道：「四爺咱們後天見了」。齊

向圍着的一圈子人道：「衆位爺台們，多幫忙了，他率領着兩姊妹，去廟前直奔福山街去。這裏一般看熱鬧的人，紛紛散去，內中很有幾個練過武的，也在議論着這賣藝的爺兒三個，有這麼好的功夫，他們竟會流落江湖，這老頭兒不過砍了一趟刀，還沒看出有什麼出奇的木領，只這兩個姑娘，繩索，這份小巧的技能，定然是那老頭兒親自教出來他的本領，也就不問可知了，有這身功夫保鏢護院走到那兒人是吃頭一份的，咱就莫名其妙，怎麼竟會帶着這麼兩個姑娘流落各處，他們別再是另有圖謀吧，那邢四爺還沒走遠，聽到路上人這麼議論，回頭看了看，有木街上兩位熟人，遂等他們到了近前，說道：「你們不用猜疑，我早有此心，怕他們來路不正，後天我把他們領進韓國究竟是怎麼回事，也就隱不過去了。」他們聽到這位邢四爺把他的心意說出，這才知道他果然這幹官面的，任憑他嘴裏說着多麼好聽的話，也是比平常人多着兩個心眼兒，真是又服氣又害怕他，他們說話之間，也各自分手，這位邢四爺在這韓家塢他是半官半私，在住房的營汛上掛着一名差事，他可是在地面上非常的熟，所以凡是這韓家塢所有大商家和富戶，他全能走動來往，這且按下不提，且說這賣藝的老頭兒，帶着兩個姑娘，勾奔福山街東街口大福棧，到了店中，天色尚早，伙計看他們回來，遂招呼道：「齊師父今天怎麼樣？事情很順當吧。」賣藝的老頭兒，含笑答道：「伙計一來是託你福，二來是祖師爺賞飯，還算不錯，今天竟掙了幾吊錢，我們明天歇一天，後天到韓國去祝壽，彩頭好，就許多掙幾兩銀子，」店伙隨着他們往屋中，也很高興的答道：「我說什麼了，這韓家塢雖不是什麼多大的碼頭，這裏倒是特別的出息江湖人」，說話間，已經走進屋中，他們住在東廂房第五號房間，這位齊師父，把他們器械放在牆角，叫伙計打兩盆臉水，送到第六號的一盆去，眼着再給泡一壺茶來，伙計待候着他們，淨面吃茶，這個韓家塢只有兩家店，還有一家緊靠江口，是一個小客棧，這大福棧生意十分興

廳，這店中房間總是滿着，附近所有到這裏趕廟場作買賣的，全要把貨物賣完了才肯走，所以這時店中出入的人不斷，並且他這店裏兩邊全有跨院，而跨院的地方也很大，可以給客人堆集貨物，這位賣麵的齊師父，在院中轉了一週，退回屋中，這兩個外甥女雲鳳玉鳳正在低聲私語，是在商量着什麼事，這齊師父走進屋中，姐兒兩個把話止住，這位齊師父向她兩人看了看問道：「你們今日在廟場上所聽到的情形，大致也明白了這金蛟剪韓天放是否或是那韓龍，這種綽號在江湖上用的可少，因為這是一種最陰毒的掌法名稱，那麼我認定了或者就是他，咱們後天這韓團去不去？」那狄雲鳳却向齊老師說道：「舅父我們奔波江湖，流落各處，爲的是什麼？不管他是不是我們所訪尋的人，此人既在這瀾滄江有這麼大聲勢，我們也要見識見識他，既或不是我們所找的人，難道我們還怕他不成？」這位齊師父呼了一聲道：「你們雖然跟着我也跑了數千里，可是這江湖道上險詐的情形，你們還知道的太少，你又那裏曉得你們一個女孩子，現在幹了這種行當，安善良民可絕沒有敢來拈惹你們的，不過想要拈惹你們的，可定是扎手的人物，我老頭子是萬分不得已，帶着你們到處胡鬧起來，我們爺兒三個，雖然還不致於被人欺侮；但是也得處處把眼睛放亮了，謹慎些才好。這韓團主人究竟是怎麼個路道，我們來到這裏，人地生疏，俗語說，強鄰不壓地頭蛇，我們任憑怎樣，異鄉人走到那裏是要吃着虧的，我的意思總要先摸摸他的底，倘有意外，我們雖能應付，總不如早有提防爲是」。那個年歲小的玉鳳說道：「舅父你老家年歲越大，胆量越小了，我們不找別人的晦氣，我就不信有敢到老虎嘴上拔毛的，光天化日之下，難道他有財有勢還敢把我們怎樣不成，除非是他活膩了」。這位齊師父從鼻孔中哼了一聲，向這姐兒兩個說道：「我老頭子有了幾十年紀，胆量倒還不至於活得沒有了，只爲我飽嗜了江湖的險詐，你忘了我們江道中人金科玉律的，不入江湖想江湖，入了江湖怕江湖，這是絕不錯的

你們把自己看得過重，把這荆棘一般的江湖道，看作坦途，你們癡了釘子，也不過落個後悔而已，只是我齊萬峰現在不能由着你們的性兒，你們雖是我的甥女，可是我把你們已看作親生一樣，我們茹苦含辛，爲得是大仇得報，冤債得伸，我不能帶領着你們償了心願，再叫你們有個失閃，我老頭子活不能見人，死不能見鬼，你們反倒笑我胆小怕事，豈不叫我痛心麼？這位齊師父話說完，滿面淒涼之色，雲鳳玉鳳這兩個姑娘，吓的全跳起來，一人拉着舅父的一隻手，陪着笑臉說道：「我們誠心囉你，你老怎麼真生起氣來，別聽我們口中這麼說着，從在江湖道上跑，我們那一點事情不是謹遵舅父的分付，不要難過了，我們不會叫你傷心呢？」這姐倆個，雖則全是這麼大的姑娘，此時竟像兩個小孩子一般，不住的軟語溫言來哄他這個舅父，這位齊老師被這甥女兒說得也愁容盡斂，怒意都消，臉上也泛起笑容來。向這兩個甥女狄雲鳳，狄玉鳳說道：「傻孩子，我倒不是傷心，我只怕對不起你，韓園的事，我總想先要把他的底摸清了，才比較着有些把握」，狄雲鳳道：「那麼舅父你打算暗探一下子麼」。這齊萬峰點頭道：「我正有此意，狄雲鳳微微搖搖頭道：「我看不大妥當，我們鳴鑼響鼓在他作壽之日，明着去偵查一番，也能看出個大致的情形來，此時我們夜入韓園，萬一他那裏真個的隱藏着一般。江湖能手，我們行藏稍一疎忽，先在韓園家塢留了痕跡，倘若這韓園主人真個和我們有牽連，豈不要打草驚蛇，反倒悞事，這位齊萬峰冷笑說道：「雲鳳，你倒這麼謹慎起來，我們只好後天前去韓園，明着查看一切，好在他決不會認出你和他離開不下二十年，我這些年奔波江湖，形容相貌完全變了，倒也不致被他看出……」剛說到這聽得院中，店家和一個客人，正在吵嚷着，一個帶着湖南口音的，大聲的嚷道：「我這成了大廟不收，小廟不留，一點不摻假的孤魂怨鬼，我就不信你們這麼大的店房，連我這一個人容不了，伙計，你別勢力眼，看不起我這走江湖吃生意的，我花的是好錢，你還

什麼這樣惡言惡語的，沒有房間，馬棚裏我也要來一夜，既走進你大福棧的店房，我就算是到了家了，再想叫我走出去腳長在我腿上，伙計你不用店大欺客，我就不信服你，還能活剝人皮麼？」那伙計也氣得怪叫道：「這真時豈有此理，難爲你還口口聲聲承認自己是吃江湖飯的，走南闖北的朋友，有這麼不說理的麼？你別跟我撒無賴，江湖上「賣飛張」，踏青字圖」，我們見過多了，你想在這裏要和我們奔這種手段，你要「拾下」弄清了，我們不吃這個，沒有房間，馬棚萬不留客人，那只能留牲口，你還是趁早請！我沒工夫和你麻煩，你若是成心攪合我們的買賣，可別怨我們開店的對不起你，照你這種情形，別說是客人已滿，沒有空閒的房間，就是存，我們不留你，難道還有徒弟麼？他們爭吵之間齊萬峰，經推開了風門，往外查看，忽然趕緊又把風門關上，那狄雲鳳也聽見院中吵嚷的厲害，這姐兩個，也想跟他舅父的身後出來看看熱鬧，齊萬峰猛然往後一退，這姐兩個不是躲得快，險些撞在一處，這齊萬峰猛然一回頭，却微笑道：「你們不要說話，看個熱鬧不好麼？這個怪人來到此處，他頗有些存心和店家搗亂，咱們看看他鬧到什麼地步」。雲鳳、玉鳳被他舅父擋着，並沒看見院中的人，聽他舅父這種口風，分明是和來人認識，雲鳳遂問舅父：「倒是什麼人？你老既認得爲什麼不打下招呼，你聽非和伙計動手不可了。」齊萬峰含笑說道：「你們從窗影中看看，這就那金虎撐侯老義士」。雲鳳、玉鳳吃驚道：「難道是侯舖伯麼，舅父你快去打下招呼，別放他走了，我們還沒見過他老人家呢。」齊萬峰擺手道：「不要聲張，他不會走的。」雲鳳、玉鳳趕緊湊到窗戶前，把窗紙弄破一點，往外看時，那店伙被他搗得已經面紅耳赤，更由櫃房中跑過兩個伙計來，那情形勢將動武，這姐兩個一看所說的這位名震邊荒金虎撐侯舖伯，趕情是那麼個英貌不揚的人物，他竟會成那麼大名，身高不足五尺，瘦小枯乾，一件米色四川土綢子長衫，黑土皮子一棕色了，鬍身油黃，

頭頂半禿，很小的一條髮辮，已經是多日沒有整理，瘦小的一張臉，兩道長眉，一雙深陷眼眶內的眸子，唇上很稀疏的幾根鬍子，揹着一個小藥箱，那個情形顯得十分落魄，倒是一點不假，是個賣藥的郎中，此時他依然嘻笑着，向店伙說着刻薄話，伙計已經不能再忍耐，竟自伸手抓他，想把他拖出店去，可是他卻一個勁怪叫着，嚷道：「你們難道青天白日之下，還敢圖財害命麼？我一個走江湖的窮朋友，你們竟要這麼欺負我，我雖然窮，我所認識的人，若是請出一個來。連房子全給你們拆了，你這大福店立刻就省大了事了，再沒有客人來到你這藥舖」。從櫃房出來兩個年青的伙計，立刻一邊一個趕上前來，一個抓他左臂，一個抓住他的藥箱，硬往外架着道：「相好的，包含點兒，外面涼快涼快去吧，這裏沒有人和你嘔這種閉氣。」他們說着手底下已經抓牢，用力往外拉時，這個賣野藥的兩隻脚，就如同釘在地上一樣，紋絲不動，這兩個伙計，全是年青力壯，居然竟沒把他拉動了，臉上一陣難堪羞惱成怒，口中却罵道：「好好和你講，你是不肯聽，你不給我請出去，難道我們就不敢動你麼？」右邊這個一揚手，向他臉上打去，左邊抓着藥箱的這個伙計，改變了方法，伸手就抓他的髮辮，這賣野藥的猛然一伸右手，把右邊這個伙計的腕子刀住，大嚷道：「真是怪事！開店的還敢打客人，我叫你們打」。他把身軀往後一撤，往左一領，右邊這個伙計，正和左邊的迎頭一撞，兩人咬嘴一罵，左邊那伙計攪得倒摔在地上，右邊的把鼻子已經撞破，嘴唇也被他自己的牙齒咬破了，鮮血淋漓，先前答話的那個伙計，一看兩個年青的小伙子，竟沒摸着他，反被他一舉手之間，兩個人全受傷，吃了眼前虧，他立刻喊了聲：「好厲害的生意人，敢打我們，我們還留着你麼，他猛然向櫃房管下去抄木棍，更招呼：「你們快來，別叫這小子跑了，這兩個吃虧的伙計，也猛然又撲上去，只是被這賣野藥的手底下略動，兩人又被掙出多遠去，那抄木棍的伙計，已經跑過來，舉起木棍，向這賣野藥的身

上就砸，賣野葯的大叫了一聲，可要了我的老命了，這夥計還是真怔，他這一棍正照着賣野葯的右肩頭打上，叭叭一聲，木棍是打上了，那夥計反把木棍撒手，擡着右手腕子，這時賣藝的齊萬峰，向兩個甥女招呼了聲：「這位老朋友，可要鬧大發了，我再不出去怕要擠出事來，這齊萬峰趕緊推開門，闖了出來，高聲招呼道：「這位老先生，你怎未會到這裏，一個行醫的文墨人，和夥計們打架，你不失身份嗎？這賣野葯的一抬頭，看到賣藝的齊萬峰招呼他，逕自緊跑過來，伸手把賣藝的齊萬峰抓住，高聲說道：「齊老師，你可要救我的命，他們這裏是賊店，青天白日，就要圖財害命，齊萬峰含笑說道：「侯老先生，你不要胡鬧，這韓家塢是大地方，不是荒村野鎮，他們焉敢任意害人，算了吧，這個賣野葯的竟自把那雙怪眼一翻，向齊萬峰說道：「齊師父，你可不要忘恩負義，見死不救，你若不管我這苦命江湖人，我死了不過落個屈死鬼，你若再摔折了胳膊腿可就沒人給你治了。」齊萬峰心說：「好喪氣，我饒出來給你了事，反倒咒喪起我來這時那吃了虧的夥計們那肯甘心，已經又圍攔過來，不依不饒，非要把這賣野葯的痛打一頓，才肯罷休，賣藝的齊萬峰把面色一沉，厲聲喝叱道：「你們還要怎樣，難道這大福棧不想幹了嗎，你們作的是買賣，客人雖有言語不周，我親眼看見他並沒有動手，既有好朋友出頭，吃什麼虧也應該閃個面子，你們不肯完，我姓齊的倒要看看你們有什麼樣兒，我一個人接着了你們的，你們說怎樣辦吧？」齊萬峰這一發威，夥計們可就立刻不敢強暴了，那個賣野葯的手底下怎麼個情形，他雖是吃了虧，到現在還是糊裏糊塗，這個賣藝的齊萬峰不用動手，就全不敢惹了，有一個叫胡阿三的夥計，向前說道：「齊老師你是外場朋友，比誰全都明理，這位先生他從一進門，嘴里就沒說過通情理的話，我們當夥計雖是伺候人的，可得伺候好朋友，像這種不拿我們當人看待，這份夥計不幹了，也得和他見個起落出來，我只請示他一聲，什麼地方得罪了他，儘自

和我們誠心搗亂。那個賣野藥的却站在齊萬峯身後，冷笑着說道：「夥計你別認爲我真個就怕了你們，還這麼不依不饒。我決不用好朋友給我仗腰眼子，我打不過你們，我有一條窮命，你若再擠擄我，半夜三更我可能往你們櫃房門口上吊去，叫你們一場人命官事，小子們，那時吃不了兜着走。齊萬峯嘿嘿一笑，向賣野藥的說道：「侯老先生，你頂這吧，留着這條命，濟世活人，摔折了胳膊腿的，好叫你救命你若上吊死了，我們不全成了殘廢人了麼，」又向夥計們說道：「得了，哥幾個吃虧全吃在我身上了，明天我韓園得下彩頭來，我請哥兒幾個喝一箇，齊萬峯拉着賣野藥的說道：「侯老先生，跟我來吧，你還真來着了，我這裏正有數餘的地方，你就將就一夜吧，那賣野藥的一邊跟齊萬峯往屋裏走着，一邊說道：「你別小家氣，住一夜就走是你給我出的主意，我不想走了，大福棧就許是我葬身之地齊萬峯不敢再答理他，把他拉到第五號房間內，伸手把他小葯箱接過來，低聲說：「侯老師，你怎麼這末高興，跟這群愚蠢的夥計賣起命來，不嫌不值麼」。這賣野藥的依然正顏厲色的把兩隻怪眼又是一翻，向齊萬峯道：「我賣命我還有命可買呢，姓齊的，們別自以爲不錯，只怕你像我這窮江湖人，這條窮命，終是自己的，你還比不上呢，我看看你連窮命全沒有了，還大模大樣的來管我的閑賬，真要把人氣死」。齊萬峯聽到他話，剛要答言，忽然聽得門外有脚步之聲，却故意的高聲說道：「老先生，出門在外的人，到處總是省些事好，咱們算起來有三四年沒見了吧」。這時門開處，竟有一個夥計走了進來，他們是安心想看看這兩個人，究竟全是怎麼個路道，車船店脚牙，那有什麼好惹的，力才吃了賣野藥的虧，不過一時蒙住了，這時幾個人在一處，一計劃已經捉摸出來，這賣藥的決不是好人了，木棍打在他肩膀上，他雖然口中噤的厲害，可是決沒受傷，打他的夥計，反倒把腕子險些扳折，這分明是他身上有功夫，不過看他這窮像兒，更疑心他是江洋大盜，喬裝改扮，來到韓家塢，許

是作買賣來了，夥計中，有一個叫金阿寶的，他自告奮勇，要查看這賣野藥的究竟是怎麼個路道，所以他悄悄的溜了來，不過他脚步雖輕，屋中人全是行家，有一點聲息，也容易覺察，話風一變，這金阿寶尤其是機警異常，他知道屋中人是故意的裝說給自己聽，他趕緊走進屋來，卻不認那賣野藥的，向齊師父說道：「他算是住在你屋中了，也得把他名字落在店簿子上，韓家場雖是小地方，地面上查店的是一點不含糊」。齊萬峯冷笑着說道：「一個大活人，住在這那會不留下名姓，地面上任憑他怎麼緊，於我們有什麼相干，這店夥含笑說道：「不是我們叫客人多添麻煩，公事只好公辦，和他們沒有理可說，够時候一伙眼，一個開店的，敢跟人家怎麼樣」。這時這位賣野藥的扭過頭來，看了看店伙道：「不是寫店簿子麼，沒有那麼些廢話，我姓侯，沒有名字」，伙計笑道：「先生，你這可是誠心開玩笑，一個治病的先生，那會沒有名字」，這賣野藥的把眼一翻道：「真沒有名字難道就也犯什麼罪名麼，你看着不順眼，你隨便寫去好了」。伙計一聽，這可是誠心和我們搗亂，齊萬峯向伙計道：「他名叫侯方，把店簿子寫上，不要和這位老先生麻煩了，他歷來是這種性情，憑你我這個樣的，想叫他換換樣兒，恐怕不成吧」。伙計一聽這齊萬峯也有些安心和店中爲難了，憋氣子轉身出去，他們可是越發的把這樣客人恨透了，一齊的等着找個機會報復，伙計們心存惡意，而且不願。且說這齊萬峯見店伙已走，這才向這位賣野藥的先生說道：「我來到這瀾滄江，並非是故意的到這裏來，無意中撞到這裏，難道我就有什麼殺身之禍不成，這位老先生從鼻孔中哼了聲道：「大概差不多，這韓家場韓園的主人，你可會過，齊萬峯道：「我初到此地也聽見了，有這幾個地方，主人叫什麼金蛟勇韓天放，這個人頗有可疑之處，我正要想偵查他一查，難道這是什麼三頭六臂了不得的人物？老師父如要知道他的來歷，還請明白指示」。兩說到此，這侯方鳳，也從櫃檯走過來，向齊萬峯道：「師父

怎麼也不給我們姊妹兩人引見。」齊萬峰道：「你們要小心一些，和店中人已生惡感，他們時時的在暗中查看我們的舉動，我們的形跡還要十分謹慎爲是。」狄雲與狄玉鳳點頭答應，齊萬峰這才向兩個甥女道：「你們過來快快拜見過老前輩，這就是名震東南各省的金虎撐侯萍，你們將來或者還要求助前輩助一臂之力呢。這位老先生忙的站起，向齊萬峰道你這人可值要命，直告訴着姑娘們行藏謹慎，你自己說話反倒這麼嘍叨，姑娘們快快請起，我也担不起老前輩三字。」狄雲鳳，狄玉鳳已經叩過頭站起來，這金虎撐侯萍，把我兩位姑娘上下的看了一遍，看得雲鳳玉鳳全有些不好意思了，全各自把頭低下，這位老先生侯萍，卻說道：「我們姐兩個與練的功夫，我看不像是這個跑江湖的齊萬峰一手所致。」狄雲鳳道：「我們的功夫，完全是我舅父傳授與我們，更給千峰老人谷劍酒作了寄名弟子。」金虎撐侯萍道：「我的老眼不花吧，你們在關帝廟賣藝，我看到了你們練繩索的功夫，他沒有那樣的本領，你們竟得拜到千峰老人的門下，真是難得的際遇，他的輕功提縱法，在武林中另成一派，你們能得他絕技的三分，也就很可以在江湖上爭權了。」狄雲鳳道：「我們姐妹雖則蒙老人收錄爲女弟子，但是我們自身無福，不能隨老人多造就幾年，所以老人家那一身絕技，我們可以說絲毫沒有得着，不過傳授了一點容易練的輕功訣要，這走繩索的小巧之技，還是離開他老人家自己鍛練出來的，我們姐妹久仰老前輩在武林中，以身絕技走遍東南各省，你的三十六路大拿法，和錯骨分筋掌，跟一隻金虎撐，在武林中沒有敵手，這老前輩對於我們這後出晚輩，多多指教吧。金虎撐侯萍，連連擺手道：姑娘人家，不要這樣講話，我沒有那麼些本領，那不過是江湖上傳言而已，我看見你們姐妹兩人，想起一人，當年在西北道上，有一位成名的英雄，此人與姑娘同姓，名叫鐵掌銀梭狄小川，跟姑娘們可有什麼淵緣？」這兩位姑娘雖知道金虎撐侯萍是成名的老英雄，可是連舅父和他全沒有多深的

交情，只不過是武林中朋友而已，所以聽到他這麼一問，不由一驚，帶着遲疑答道：「弟子們倒是知道此人，請問老前輩，和他怎樣認識，這人已下世多年了。」金虎撐候萍微微一笑，却扭頭向齊萬峰說道：「齊老師，原來這兩位姑娘竟是名武師之後，我不明白爲什麼流落江湖，你帶着這兩個姑娘」到這裏，這簡直是要往虎口裏送，齊老師，你夢明白說與我，我願聞其詳。」齊萬峰長嘆一聲道：「我們到此處來，倒是誤打誤撞，現在對於韓家塢這韓國主人實已疑心，是我們要訪尋之人，但是還要見着他，不敢斷定，現在店家不斷出入，我與我這兩個甥女，流落江湖的事，少時店中清靜了，我來詳細奉告。老師父念在全是武林正義之交，對於我們在韓家塢這裏有什麼危險，這韓國的主人，金蛟剪韓天放他的出身來歷，倘能相告，我們爺兒三個，就感激不盡了。金虎撐候萍道：「齊師父，咱們說話用不着咬文嚼字，這韓家塢金剪韓天放，他實在的出身，我也知不詳細，不過他在這韓家塢，明着是一方善士，已列入士紳一流，可是此人十分不法。他手下窩藏着不少綠林中出類拔萃的人物，這東南各省近幾年來，所出的巨案，多半和他有關，只是他掛着一個假面具，住在這裏手下又有這般能人，所有的各處盜劫案子，出事的地方，最近的離開這兒，也有數百里，誰能想到是他這等尊處伏的紳士，所主使呢！我來到瀾滄江一帶，已經十分注意此人，對於他的出身來路不明，可是大致的知道他的武功得自湘南派，我要認識認識此人，他來到這裏，匿跡潛形，還不肯老老實實的在這裏忍下去，暗中他依然作着這種殺人越貨的勾當，我候萍焉能放過他去狄雲鳳說道：「他若果然是湘江派傳授的本領，那也許是蒼天保佑，叫我們得報這血海冤仇，金虎撐候萍道：「你們究竟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訪尋的人他究竟叫何名字，是武師是綠林，說出來，我候萍多少也還知道幾個人。狄雲鳳道：「老前輩，請你老得暫時的恕過我們，我們姊妹的事，暫時還不能奉告，我們的對頭，是十分扎手，這

韓圍金蛟剪韓天放，是否真是我們對頭人，還不敢確定，假若不是我們所訪尋之人，風聲少有洩露，不僅是弟子們的大仇不能報，恐怕我們爺兒三個，茹苦含辛，這些年的功夫，就算白費了，性命全不易保全，我們對頭人實是扎手的人物，不容易對付他們，我們真到了下手時，還要求老前輩助我們一臂之力，這種不近人情的請求，老前輩你要念其我們姐兒兩個身世的可憐，多就待一二；這樣對待老前輩，難免叫你老生氣，你是俠胆義肝的人，我們姐兩個，既是女流，又是後生晚輩，雖沒見過你老，可是久仰大名，現在這樣不敢信任老前輩，就是我們事沒到訪尋的千真萬確之下，實不敢口角流罵一字，殺身之禍，不足惜，我們爺兒三個受這種苦難，丟這種臉面，苟且偷生，爲得是把仇能報了，仇不能報，反倒先把命送掉，死不甘心，老前輩你老只認識我舅父齊萬峰，是個江湖人，我們是兩個姑娘，隨着流落各處，走江湖賣藝，不過是吃江湖飯的下流人而已，其實我姐妹生長富厚之家，我們雖則從幼小時遇難，但是雖然比不得那千金閨秀，可也不是小戶人家的出身，老前輩等待一時，我們只要探查出眼前是我們對頭人，定要把我姐妹的詳細奉告，說到這兒，狄雲鳳狄玉鳳變變的跪在地上，金虎撐侯萍叩頭請求他就待一切，這一來把個遊俠江湖走遍了邊荒各地的異人，金虎撐侯萍，倒鬧了個個促不安，忙的欠身答禮道：「姑娘們快快請起，你們不要把我這賣野藥的看得那麼重，我不過性情急，遇到了事願意看他個水落石出，要辦他個有結果有了斷，你們既有難言之隱，我那好追問，我這人還有個怪脾氣，既和你們遇上，何況又走到一條路上去，任憑你們有天的禍事，我願意替你們担當一切，雖沒有多大本領，我還敢見識見識，那自認爲成名露臉謀略過人的江湖道，這時雲鳳玉鳳已經行過禮起來，那武師齊萬峰在兩個男女向金虎撐侯萍解釋她們自己的事時，這齊萬峰眼中幾乎流下淚來，這時強自忍回去，那金虎撐侯萍是個久走風塵的人，他對於這姐兒兩個的神情語言

，也看出她們果然不是走江湖賣藥之流，不過借着這種行當，掩飾她們本來面目，這兩個姑娘不止於不是小戶人家的人她們時時流露出來一種很有身份的氣度，所以對於她兩人越發的注了意，趨向齊萬峯說道：「齊師父，你們已定規後天到韓國，爲那韓國主人祝壽，我想幫你個場子，你可願意，齊萬峯道：「那是求之不得的事，不過老前輩我可不是輕視你，你的武功本領，比我們有天地之隔，可是江湖賣藥這種行當，只怕你這種情形不老像的吧，我們跑了好幾省，才練出來一套生意口，十足的江湖氣，咱們所去的地方，又全是行家，這種地方裝龍得像龍，裝虎得像虎，露出馬腳來，這韓家場可就要一時不能立足了，金虎撐侯萍，微微一笑道：「齊師父，我這賣野藥的不是跟你誇口，到了時候比你還要強的多，你看我幹的是什麼行當，走荒村過野鎮所聽的所見的，叫我會過達官貴人，我還許應酬不下來，若叫我學市井之流，凡是吃江湖飯的金，披，彩，掛，風，火，雀，耍，這種行當，敢說是無一不精，至於那一推，通，傍，點，駭，詐，哄，丟，」這種手段，我老侯使用起來，比他們吃十年江湖飯的還要狠十倍，口說無憑，今晚上看，弄壞了，我侯萍把金虎撐送給你，我改行」。齊萬峯忙笑着說道：「老前輩你這可言重了，不是我小意過甚，是老前輩你親口告訴我們到韓家場來，就有點兒不要命，那輪圍又隱匿着一班江湖能手，往他那裏去，不亞如入龍潭虎穴，所以我才這麼十分耽心，金虎撐侯萍唏噓的一聲冷笑道：「齊師父你真跟我動起生意口來，我乍見你們不知你們是何居心，沒有什麼企圖，這種地方，以少來爲是，你們既然是圖謀大事而來，就得另當別論，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齊師父咱們一言爲定，這店裏而我已经把他們打得恨我入骨，從此時起，我們只許閒談，不得再論及我們的事了，這種小人難防，我不怕有名無名的英雄，對於這種說毛蒜皮有時真他來三分，金虎撐侯萍這個話說出口來，把滿臉愁容的齊萬，王鳳，金虎撐笑了，心說這真叫個人自有個人膽，

這本領的老前輩，竟也怕起這家來！這時果是金虎撐侯，到那園裏，金虎撐侯這人，所歷。

第二章 債仇綜祝壽入韓園

金虎撐侯萍在等到了二更過後，雲鳳玉鳳早已回轉這東湖第六號房間裏歇息。這位江湖老藝人，却向齊萬峰說了聲：「我出去走一遭，這小藥箱就是我全份的家產，你給我好好的看管，倘有疏失，你把命交給我，全賠不起」。齊萬峯道：「老前輩你別和我開玩笑，我齊萬峰現在家產盡絕，只有一身一口，你這寶貝箱子，趁早自己帶着，我看丟了賠不起」。那侯萍却一笑道：「沒有那麼些說的，賠得起也得給我守着，賠不起也得守着，你就認了命吧！」他立刻輕輕走出屋去，齊萬峰對於他究竟是去作什麼，也不肯過問，自己只好是躺在床舖上，把燈捻得只留一點光焰，直到三更過後，還不見他回來，自己也曾到店房附近查看了一番，也不見他踪跡，齊萬峰回到屋中，只好睡下，約摸有五更左右，正在迷離中，門兒一開，這位金虎撐侯萍，已經到了屋中，齊萬峯忙坐起來，問老前輩到那裏去了，那侯萍打了個呵欠，向齊萬峯道：「那裏也沒去，我換生地方擇席，睡不着，反不如江邊上轉這半夜倒痛快」。武師齊萬峰知道他是言不由衷，多半他是韓園已經轉了一週，却不肯和我說真情實話，自己遂也不再問他，趕到天光大亮，這一天齊萬不再出門等明早那那四爺領進韓園，趕到午後，那位那四爺却來到大福棧，店夥領到齊萬峰屋中，金虎撐侯萍，他是一夜未眠，他在早飯後，倒在床上沉沉睡去，這齊萬峰見這位那四爺他居然這麼看得起自己，竟找到店中，想着這情形不對，恐怕他對於雲鳳玉鳳懷什麼惡意，自己要察顏觀色，他果然要是懷着惡意而來，我定把他懲治了，韓園的

(21)

雙 鳳 殲 仇

雙 鳳 燻 仇

事，只好暗中再說了，心中這麼打算，可時提起全付精神應付他，邢四爺屋坐後，他自己已表明來意，說是：「這次韓園作壽，江湖上搬演雜技的，有好些伙子，全要事先在他韓園總管事處掛了號，我答應了你們，帶你進去恐怕我已經給你們說好了，你們再開碼頭，我豈不是自找難堪」，齊萬峰道：「四爺你是拉拔我們爺三個吃飯，我們焉能不知好歹，就是另開碼頭時，也要在四爺前稟明一聲，江湖朋友的作事能够那麼不通情理麼」這位邢四爺點頭道好，却用手一指床鋪上躺着的侯萍說道：「齊師父，這是誰」？齊萬峰忙答道：「我正要跟四爺說一聲，遇見了我們一個師兄，他也來到這裏，很好的一身功夫，打算幫我個場子，給我們助助威，求四爺你多給關照一點吧」。邢四爺答道：「很好，走江湖賣藝的人，越多越顯着熱鬧，這位朋友年歲不小了，你把他招呼起來，我問問他，齊萬峰無法，只好向前推了推金虎撐侯萍，招呼道：「師兄，你醒醒。這韓園家場的邢四爺來了，侯萍一翻身坐起，打了個呵欠，搓着手把兩眼揉了揉，看了看這位邢四爺，他仍然坐在那兒。

這位邢四爺見這江湖吃生藝的竟這麼大架子，十分不快。齊萬峰看出這種情形，忙招呼道：「師兄，這就時邢四爺，這韓家場地面上，大小事和他招呼一聲，沒有辦不下去的，我們入韓園獻藝，也得仗着四爺引進」。侯萍齊萬峰說着，這才站起來，向這位邢四爺：「我們人生地不熟，來到貴寶地，就指請爺台們所照顧，請四爺你多幫忙吧，這位邢四爺看到侯萍這種怪怪模樣，就有些看不入眼，見他說話時，明是向你託付，可完全要的是生意口，見他說完話，仍然坐在那兒，邢四爺微笑着說道：「朋友，你年歲不小了，這麼大年歲，應該在家裏享福，還在外頭吃這碗生意飯，倒難爲你了」。侯萍道：「四爺，你太聖明了，我從一落生，就拿實連水洗過，從根子裏就是苦的，活到八十歲，不是也甜不了麼，所以我們吃這碗飯的，留下兩句俗話：「可在江湖裏，都是苦命人，」四爺你想是不是

？」這位邢四爺不禁一笑道：「不錯，你這話很對，苦孩子出身，得一輩子也甜不了，我看朋友你心腸很寬，倒想得開呢，你全練過什麼功夫，要進韓園幫場子，不怕你聽着不入耳，沒有點真本領的可別到那裏現眼去，你看這韓家塢地方雖小，這瀾滄江數百里內，還找不出這麼個藏龍臥虎之地，饅飯吃的到我們這個小地方來，別說得不了好去，整個的進來，就許拆散了出去，我跟這位齊師父也是才認識，我愛的是他們爺兒三個本領，老朋友你這個年歲，要是自己付量着自己不成，很可以不必栽一面，因為我這個人死心眼兒，你有多大本領我還沒看見，我恐怕一番好意，倒招出惡意來，你也這麼大年歲了，我不願作缺德事」。

齊萬峯一聽，心說：這倒好，合着他是安心找警撈來的，韓園不用去了，這裏許先就鬧場熱鬧的，金虎撐侯萍所答的話，雖是成心搗亂，但是不過含着取笑之意，這邢四爺當面罵人，這位老英雄是要給他個苦子吃了，那知道事出意外，金虎撐侯萍毫無怒色，反倒一陣大笑道：「邢四爺，我真佩服你這個人，說話太痛快了，本來咱們誰也不認識誰，知人知面不知心，我究竟是否安着瞞事騙錢來的，你決不會知道，不過四爺你可忘了，既吃江湖飯，就得講眼睛不空，耳朵靈瀾滄江上這個韓家塢是藏龍臥虎之地，獼狗想在這糝合，那不是妄想麼，我們沒有金剛鑽，怎敢攬瓷器，我老侯既打算在這個地方露一鼻子，沒有個三招兩式的，敢往這個地方來麼，長拳短打，十八般兵刃，不敢說件件精通，也不致於樣樣稀鬆，看家的本領，不往這個地方抖露抖露，帶到土裏去這一世算白來了，四爺你拉拔江湖人吃飯，我不能夠叫你丟了臉，你就擎好兒吧」這位邢四爺不覺也哈哈一笑，站了起來，向金虎撐侯萍道：「老朋友真有你的，你能够明白我姓邢的這份好心，別把這份好心埋沒了，我拉拔你這比黃連苦的人吃了飽飯，我看着也痛快，咱們明天見，你手底下要是真有兩下子，韓四爺真看對了眼

，就許把你留下，那一下來老朋友你德行大了，養老送終全是他韓園的事，咱們明天早上見了。」一邊說着，還笑一邊笑着，走出屋去。窗外有兩個伙計在那聽着，齊聲招呼四爺，櫃房龍井茶泡好了，你老請櫃房坐，那那四爺搖了搖頭道：「謝謝老闆吧，我沒有功夫，咱們明天早晨見，說話的伙計，正是胡阿三，他依然跟了出去，武師齊萬峯站在風門裏面，聽着不住的連連縮眉，聽他們大約已經走出了店門，回頭看時，金虎撐着侯已經又躺在床上，似乎還想着睡他的覺，齊萬峯却招呼道：「侯老師，你還睡的着麼，我佩服器你這兩下子，不過咱可得提防着，明槍易躲，暗箭可難防，我看這位邢四爺他對你的情形可是不懷好意，店裏伙計更是鬼鬼祟祟，他們也沒有好心對待我們，我們也得提防，二才好」。金虎撐着侯在那兒，扭着頭說道：「我不睡覺等什麼，狗腿子攪了我半天，我已經十分不滿意了，沒有他的引進，難道我進不了韓園麼，總算沒叫他在我老頭子面前討了好去，至於店中這羣小子們，我早把他們看透了，他們必要報復，打人一拳，得防人一脚，暗中算計我，我早想到了，齊萬峯道：「我們鬥的是英雄好漢，這種小人可更陰損的厲害，我倒懼怕他三分，金虎撐着侯一笑道：「齊師父，你也和我要價還價了，我昨晚所說怕他們三分，是我沒想着他們竟敢用這種手段對待我，如今他想拿我老頭子送禮，我倒不怕他們了，反倒服器這般雞毛蒜皮，居然敢用這種手段，倒值得我老頭子和他們伸量伸量長短了，齊萬峯對於侯萍這種反正全有理，胡攪蠻纏，不敢再引逗他，遂答道：「好吧，依我看，明早韓園，我們准得了極大彩頭回來，侯萍一邊把頭扭回去，說道：「你說的一點不差，你遇上我侯萍，就算你走了好運，把全份精神預備好了，跟我侯萍開開眼，也叫你見識見識，這一帶成名的人物」。齊萬峯見他把眼閉上，又復睡去，自己遂推門出來，走向驛館中時見那胡阿三才從店門口走進來，齊萬峯反倒不去看他，走進雲鳳玉鳳這房門內，這姐兒兩個，正在低聲

說着話，見齊萬峯進來，兩人忙站起，雲鳳說道：「舅父那屋中所有說話的情形，我們全聽見了，那個那四爺，他的來意恐怕有什麼惡念吧？」齊萬峯落坐之後，答道：「大概是懷好意而來，跟齊用手向隔壁屋中一指道：「大約是爲他而來，雲鳳道：「侯老師父，來到這店中，那四爺怎麼會知道？」齊萬峯道：「店中的伙計恨他入骨，又懼着我們手底下厲害，明着不敢鬥我們，却要暗中陷害，定是他們把這那四爺找來，我認爲明日到韓園去，就是這韓園主人不是我們對頭人，我們也不容易好好再出來了。定有一番是非」，雲鳳道：「金較剪韓天放他雖然是一般黨羽，暗中作雷沒本錢的生涯，可是在這瀾滄江一帶，明着還不敢逞強梁霸道，難道他就敢把我們強留下不成，何況侯老師他是多麼扎手的人物，就那麼容易任憑他們擺置麼。」齊萬峯道：「事情是很難說，江湖道中的事，險詐百出，神鬼難測，好在我們爺三個，早把生死置之度外，任憑他怎樣，我們見機而作，遇上什麼算什麼就是了，你們可要好好的提防一切，到了韓園裏，不要冒昧的答話，這位老英雄他既然在我們面前答應，要助我們一切，他這金虎撐在東南數省，尙還沒落了下風，或者也許把我們的事，手成全了，也許一手斷送了，咱們聽天由命。」玉鳳道：「我很想着在沒進韓園獻藝之前，前去暗探他一番。」齊萬峯搖搖頭道：「這倒不必了，侯老師一夜未歸，他定已替我們去了的看他回來的情形，分明是賣了許多氣力，在我們明早赴韓園的事，若有變化，老英雄也就不肯一字不言了，這位老師父性情古怪，你們姐兒兩個只有在他面前恭謹知禮，他不會對你們的事不靈力了。」雲鳳玉鳳全點頭答應，齊萬峯仍然回轉隔壁房間內，店夥們在晚間伺候的反倒格外殷勤，那胡阿三，金阿寶，尤其是一說話就陪着笑臉，金虎撐侯萍也是含笑看着他們出入的伺候，他口頭上也是一語不發，齊萬峯道：「好，這叫對兵不戰。」全收拾完了之後，店夥們已經回轉櫃房，齊萬峯道：「侯老師，你看見了，我認爲

這是你老打出來的天下，你看夥計們一個個滿臉陪笑，生怕再得罪侯老爺了。」金虎撐侯萍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這叫笑裏藏刀，不過這把刀不定攔在誰身上，猴兒崽子們，叫他們盡管放手來對付我，我要不叫他們認識認識這寶野蕪的是怎麼個人物，我這江湖上也就白闖這廿年了。」齊萬峰道：「這羣小子們，明顯出惡意來了。」侯萍道：「我們不去管他，早早歇息，養足了精神，到韓園使喚去。」齊萬峰從店家的神色上看，知道他們是已經明顯出安心暗算，事情擺在面前，只好到時候再看，夜間金虎撐侯萍並沒有出去，他老老實實的在店中歇息，約摸有三更過後，武師齊萬峰正在迷離中還沒睡實在，那金虎撐侯萍，却已沉沉睡去，齊萬峰忽然聽得後窗那裏，微微的響了一下，不過後窗是已然關閉的，齊萬峰頭向裏，想查看時，得坐起來，他在懷疑之下，身軀還沒坐起，只抬頭偏着臉往上看了看，因為後窗戶不高，只將將的過了頭頂，平常人一揚手，就可以够到了窗戶，這時見那後窗戶似乎已經離了槽，可也並沒往裏推開，齊萬峰記得清清楚楚，自己分明是已經把他關好，怎的竟會自行錯開，立刻坐起來，這時更聽到了後窗下有輕微的響動，似乎有人往地上一落，屋裏燈焰雖小，既然是外面像是有入，齊萬峰伸手把燈搨滅，他趕緊離開床舖，手脚走很輕，到了後窗下，伸手一摸那窗扇，果然是已經被人推活了，心中一動，心想江湖上綠林道，難得真有想照顧我們的，他跟着轉身到了屋門口，他可沒敢聲張，恐怕自己是記錯了，窗扇沒有關嚴，無故的自相驚擾，金虎撐侯萍嘴又刻薄，他是不饒人的，所以齊萬峰輕輕把裏邊門關了，把風門推開一些，閃到外面，往院中看，黑沉沉沒有一點動靜，他往前緊走了三步，轉身來，往自己所住房的看了看，上面也不見人跡，一矮身，往起一縱，輕輕的落在房上，可是緊目提勁，往房後披查看，連鄰近的屋頂上，任什麼沒有，來到後披後簷，這房後是一道長夾道，後面也有幾間房子，可不是住客人的，是店衆住，和堆積傢

俱之所，齊萬峰往下看，下面也沒有一點踪跡。自己才一撒身，猛然間從左往右，飛過去一條黑影，齊萬峰一驚，趕緊一矮身，雙掌封住門戶，以防不測。看那黑影落處，已經到了這正房的後坡上，相離他停身後，足有兩丈五六，此人還決不是從自己身旁縱起的，齊萬峰若不是此道中人，真不敢信能够飛縱出這麼遠的，既已發覺了此夜行人在此，不論本領高低，齊萬峰可也得看一下子了，他也是腳點後房坡，齊萬峰可沒有那夜行的本領，只能竄到這廂房的房山轉角處，再二次縱身，他往房山那裏一落，突然覺得腦後一股勁風，齊萬峰急忙右肩往下一沉，翻身現掌，提防着身後有人襲擊，那知道又是一條黑影，竟從他頭頂上飛縱過去，這人却往正房的房山前坡瓦壘上一落，房後坡先前那個，二次騰身而起，竟自奔西房飛縱出去，這條黑影他是起落不停，霎眼間已經到了店門的過道上，後面這條黑影身形顯着很小，看着頗像金虎撐侯萍，可是當時前面走的那個，身現輕快，起落不停，後面追的，也是一步不放鬆，飛縱過去，齊萬峰遇到這種情形，所發現的這兩人不管是敵是友，全是具非常好身手，個人也不肯就這麼甘心落後，却不像他們把這店房轉了一週自己一擰身，仍從東房往南縱過來，到了房門過道，向外查看時，那兩條黑影順着街道前，不進福山街，竟奔江灣，一前一後，追逐下去，齊萬峰跟踪追赶，自己把輕功提縱術完全施展出來，就這樣還和後面那人相隔兩丈，沿着江灣往西出來有兩三箭地，靠着江岸的北邊，一行行的樹木很多，前面那條黑影竟自竄入樹林中，後面追赶的人，竟自停身站住，連聲冷笑，齊萬峰脚下用力，已經追到這人的身後，看出正是屋中沉睡未醒的金虎撐侯萍，忙招呼道：「侯師父，怎麼樣？你好快的腳程」。金虎撐侯萍道：「少廢話，你不如罵我倒好，今夜人家要耍猴兒，咱們弟兄別賣藥了，乾脆的改行」。齊萬峰已經湊到近前，不答他的話，却低低問道：「怎麼樣，難道是他們那裏下來的麼？金虎撐侯萍，也低聲說道：「不要管，

看熱鬧，只是口頭謹慎，來人來意不明，我搜搜他，儘可不要進樹林，只給我外面虛張聲勢，跟着把聲音放高道：「咱們跑了幾省了，就沒聽說線上的老合們，想在賣藥的身上找彩頭的，你給我守着這一面，咱們給他個兩頭堵」。說着這話，金虎撐侯萍猛然一擰身，腳下一點，翻往回下縱出來，竄出兩丈多遠來，竟自猛然穿入樹林中，齊萬峰不敢不聽他的話，圍着林外往東搜尋，還不住招呼：「侯師哥，別費事，人家早走了。」

鳳 凰 磯 仇

金虎撐侯萍他轉進林中之後，却已發話招呼道：「好朋友，和我侯老大放不過去，挑明了籐兒招呼兩下子，叫我也在這韓家塢開開眼，見見世面，他說話中，一落聲，丹田的氣已經提足，見十幾棵樹外，一棵高大的垂楊柳，樹梢無風擺動，相隔着可有五六丈了，侯萍一聲不響，在這平地上他竟施展開蜻蜓三粉水的身法，倏起倏落，只一連兩個縱身，已到了那棵樹下，可是樹頂上也是一聲冷笑，一條黑影竟從樹上竄起，金虎撐侯萍此時也把一身的功夫施展出來，往起一聳身竟往那樹頂上落去，那條黑影，忽起忽落，竟自在那樹頂上連翻六七棵樹去，似乎他脚下稍慢了，這一排樹沒有柳樹了，全是古老的柏樹，枝幹很大，他落到一棵楊樹岔子上，金虎撐侯萍猛然的一個燕子飛雲縱，往他停身的那棵樹岔子上猛砸去，安心要在够不上他時，來叫他翻下去，那人落腳後，尤其是危險十分，這棵大樹岔子，探出有六七尺，他着腳後，緊靠前半段，侯萍往上一落，腳底下完全用的重力，這一下子，金虎撐侯萍也是安心和他較量功夫的長短，手段的高低，這本是冒險的舉動，可是身軀落下來，腳離樹岔子還有數寸，那人竟自身軀往後一仰，口中喊了聲：「我可完了，他整個的身形，倒翻下去，不過他的腳底上並沒離開，竟用雙足的裏面，把樹岔子刁住，身形這一猛降下去，暗用上了千斤墜的力量，那樹岔子吱啞一聲從根子往裡折斷，金虎撐侯萍雙足在落上把自己的力卸了，樹岔子往下

倒斜，式子極猛，再想猛往起翻，已經够不上力。幸候着手上實有出衆的本領，往下一沉，二次翻身而起，那個夜行人把身形倒翻下去，他竟自在這折而未斷的長樹岔子上，煞下去，他的身軀上半截是整往樹幹上撞，可是他在半路上，借著樹杈猛往下甩之力，離地七八尺，他這身軀一個云裏翻，竟自轉了個兒，雙足奔了樹幹，雙足一沾樹幹時，他是平躺著，身軀一縮一伸，猛然一踹樹幹，鯉魚倒撥波，平着飛縱出去，足有兩丈左右，輕輕往地上一落，二次騰身，金虎撐侯萍，身軀也落在樹下，竟自一聳身，用燕子穿雲的輕身術，二次再翻過去，只聽喇喇的樹帽子一陣亂響，那人已經翻上樹頂子，幾個騰身。已把身形隱去，金虎撐侯萍趕往身軀，不再追趕，輕輕落在了樹林外，這兩下裏這較量師較沒發話。

齊萬峰來到面前，說道：侯老師，此人竟且這般好身手，可是又沒有十分惡意，這麼和惡侯老師較量，究竟他是何居心，金虎撐侯萍，微搖了搖頭，嘆息一聲道：「這才叫強中還有強中人手，惡人自有惡人隨，我久慣戲弄別人的，如今竟被人家這麼一路戲弄了！」齊萬峰倒不敢答話了。金虎撐侯萍向齊萬峰一擺手道：「走，咱們回店再談，這才一同回轉店中，這靜蕩蕩的江邊只有樹聲，水聲，好荒涼一片西面，繞到店前，仍然從屋面上進來，齊萬峰向雲鳳玉鳳那屋中看了看，沒有一些動靜知道出來時手脚輕，來人又沒在店中動手，他們尙未覺察，遂回到屋中，那金虎撐侯萍一語不發摸著黑兒，奔到他自己床舖上，氣恨恨往床上一躺，武師齊萬峰打着火，把油燈點上，查看了屋中也無異狀，略略安心，見金虎撐侯萍不願說話，自己也不便強自和他答詢，遂把屋門掩好後窗戶關嚴二次轉躺下，也歇息着，金虎撐侯萍，却已翻身坐起，道：「好小子，敢跟老侯弄這種手段，他這突如其來的話，吓的齊萬峰一驚，心說：咱們不過這個，趕緊扭過頭來看著他，聽聽倒是說誰。金虎撐侯萍道：

「咱們來到這個地方，儼今夜遇上這種能手，真要栽到人家手內，也不值得，可是被小人暗算，我實不甘心齊師父，你說這麼回事，齊萬峰因爲他吃了虧，自己恐怕一個話說不對，他是毫不留情，不顧我他這個不痛快，遂答道：「我還看不出來，難道是韓園那裏真個有人下來了」。

金虎撐侯萍道：「倒是差不多，不過我們被小人暗算，你還裝傻，店中的伙計跟那四個東西，他們暗含齋要把我們爺兒幾個送了官禮，不過這個小地方沒有衙門口收我們，更知道我們全不是好惹的主兒，他這一定是在韓園主人那裏，給我編造了一片惡言惡語，說我們到韓家塢是不懷好意而來，所以差派能手，來到店中，偵查舉動，現在我想起來真是後悔，分明他是要看我們究竟是何爲人，我們那時就該給他裝傻，我你不露出本領來才對，這一定是他安心看看我們有怎樣手段，齊師父，你說侯老大吃這種虧不吃，邢四這小子，他住在福山街的盡西頭，江灣上，現在時光不早，再跑出二里地，我們來回一折騰，鬧個筋疲力盡，韓園還有一通熱鬧的呢，我們就地何不檢現成的，也出出這口惡氣」。齊萬峰聽出金虎撐是要對這店中的兩個伙計下手，立刻答道：「依我看，有什麼事我們明天回來再說，不好麼？」金虎撐侯萍把兩眼一翻說道：「你想的倒十分如意，回的來回不來到現在連我全沒有把握了？咱們現買不賒，別留欠賬，你要是心平氣和，歸我一個人辦。」齊萬峰道：「這種東西，收拾收拾他們也應該，不過別弄出命來，免得麻煩」。金虎撐侯萍道：「你不用害怕，弄上人命官司，有侯老大一手胆承，拿他們消遣消遣，你這婆爺怕怕狼，後怕虎，難爲江湖道上，齊老師算得一份麼？」這時齊萬峰被他說得好不得勁，立刻站起道：「這沒有什麼咱們就走，胡阿三，金阿寶這兩個小子，就住在我們後邊屋中，不用費事去惹」。金虎撐侯萍一揚手，把桌上的燈扇滅，他頭一個闖出屋來，齊萬峰緊緊跟隨，兩人也不往房上翻，順着店房的夾道，轉過來，他們住的這間屋中，見裏面

有燈光金虎撐候萍，已經黏到窗上，穴窗偷窺之下，回身向齊萬峯伸出兩個指頭，指了指屋內齊萬峯知道裏面只有兩人，這倒省了事，自己先退向一旁，看金虎撐候萍的舉動，忽然見他走到了靠門旁，把那門框和前簷的立柱扳柱了，一用力，連窗戶帶門，以及房簷子下的橫木，嘎吱嘎吱一陣暴響，上面的土疎疎往下落，這位金虎撐候萍，他還是不住手，齊萬峰心說：真糟！這許是要把房子拆了，這種小房子，金虎撐候萍運用這種內家氣力，他要是真把力量放足了，房子真有倒塌的危險，可是這時裏便那個店伙胡阿三，已經驚叫起來：「阿寶，快起，全要殞死，房子快倒了！」金阿寶被他這一喊喚立時從迷離中跳起來，怔怔的問：「怎樣回事？這是地動。胡阿三一邊往門前闖，嘴裏却罵着：廢話，快跑吧。兩人全是赤着背，只穿着一條短褲還沒扎褲腰帶，那金阿寶更是捨命不捨財，他那兒有積存的十幾吊錢，和幾兩銀子，兩身新衣服，全在床前一個竹箱子，裏面放着，跟胡阿三在一個屋裏住，又怕阿三偷他，鎖的很嚴，此時匆忙荒急中想把東西拿出來，屋子裏從房頂子上直往下落土，心裏又害怕，手裏越發的沒准兒了，抓着了鑰匙，找不着鎖孔，胡阿三已經闖出屋去，才出屋門，腳底下，拌，撲咚的摔了出去，這一下子把手臉全摔破了，連聲嗷嗷着，金阿寶更是驚心，手底下越發的摸不准了，竟自一賭氣子，把鑰匙仍在地上，把那隻竹箱搬起來，嚙的往上一摔連着兩腳，竟把竹箱踹散，把那包裹從裏面抓出來，這一來被竹箱把手也扎破，他往外闖，胡阿三已經爬起來，只是外面黑，他往外一闖，胡阿三才待往前面跑，不知被什麼猛推了一下，竟自反往回下撞來，和金阿寶撞了個滿滾，隱人齊聲嗷嗷，金阿寶被他撞得，鼻子已破，又痛又酸，連眼淚，鼻涕，血，弄了一臉，却罵道：「你是要死，往外奔命的跑出來，反往回下闖，我跟你住到一處，就算倒運了，好好的睡覺，楞說房子要倒，你看房子倒了麼？」

那胡阿三連摔帶撞，嘴唇也擊破了，手也破了，還被金阿寶罵着，也是十分憤怒，往後退了兩步，用力掖着短褲，喘吁吁說道：「對，我是該死，你也細看看再埋怨人，整個兒的前齣，一個勁兒擲着，到處落的全是塵土，這是我說胡話麼，該着你的命大，房子沒倒下，你算得着理了，走，咱們到前面櫃房，把黃先生招呼來，看看是誰成心搗亂」。金阿寶想了想，也是實情，不過事情太怪，現在屋子是好好的，一點動靜沒有，這不是邪性麼，這胡阿三轉身向前就走，奔着夾道的轉角，金阿寶他挾着他自己的包裹，不住抹着鼻子上流出的血，胡阿三才往夾道轉角一拐，猛然迎面颯的一片土沙打在臉上，更有一條黑影，在房轉角一幌，冲天而起，吓得他一哆嗦，往後倒退，金阿寶在他後面，身上也落些塵沙，胡阿三道：「阿寶，我不到櫃房去了，今夜真有點兒邪性，我這頭皮子發炸」。金阿寶道：「別胡說，咱們這店裏從來乾淨，沒有那些邪靈外道的，小伙子把肚子壯起來，怕什麼，我在頭裏走」。他嘴裏雖是這麼說着，何嘗不胆怯，先咳嗽了兩聲，硬着頭皮子向前走，他倒是轉進了這個橫夾道，剛走過沒有三步就覺得頭頂上吧的被打了一下，金阿寶啣了一聲，他腿底下更明白，知道這裏真有點怪異，轉身往回下就跑，胡阿三原本就沒想往前走，也跟着往回下一轉身時，迎頭又是一片土沙，他們住的那間屋子的風門，原本敞得好好的，够的一聲，自行關閉，並且震的連窗戶全響了一聲，阿三一把握金阿寶抓住道：「阿寶，這可活不了啦，前後鬼打牆，這可怎麼辦，剛說着，這句話突然的兩人，髮辮全被拉的往後一揚，幾乎把頭髮全給拔下來，兩人可實在纏不住了，全大聲嚷，救命，只是才一張口只喊出一個「救」字，兩人的嘴裏每人一塊灰片，打進來，這兩小子的罪孽算大了，又怕又痛，又惡心，一陣嘔吐，把灰片吐出來，金阿寶拉住他招呼：「阿三，咱們還是碰死好，我身上可沒有人命，怎麼弄個冤魂纏腿，快到屋裏去，大約是該着死在屋裏。」他硬拉着胡阿三

往屋門前闖來。

胡阿三來到屋門口，伸手把風門子拉開，兩個人是一齊的往屋中闖，這門口小，誰也不讓誰裏硬一擠，竟給撞回來，金阿寶道：「你小子虧心，你拚命往裏闖什麼」，胡阿三道：「你不許慢走一步麼？」兩人這才少錯開，剛進屋門，桌上盞昏暗的油燈，突然自滅，兩人又是一哆嗦，屋中竟也有鬼擋着，金阿寶他那個包袱，始終在右胳膊夾得緊緊的，此時忽然猛的被人奪出去，金阿寶變啣一聲，嚷道：「阿三可要了我的命，我小子二年多積存的這點兒家當，我可活不了，他是鬼，他是閻王爺我不怕，我得找我的包袱去，他一轉身，向門外闖，那風門子竟自澎的一聲，又闖回來，腦門子又被撞傷，這次他可破死命的狂喊了一聲：「你們快來救命啊！他兩人這聲響，客房中客人也竟被吵醒了，好幾個。櫃房管賬的，黃先生也聽到後來連喊叫的聲音，立時招呼櫃房裏的伙計陳三，把燈籠點起，一同出來，這東廂房的客人在房內問：「你們這店裏是怎麼回事，深更半夜胡喊亂叫，我們全睡不着，早晨還得趕路呢」。黃先生恐怕得罪了客人，忙着順口答音的說道：「沒有什麼事，我們這討厭伙計，太沒出息了，睡覺竟是毛病，發起癲症來，胡喊亂叫，客人們多包涵吧」。黃先生帶着陳三，趕緊轉進後夾道，一邊還招呼着：「阿三阿寶，你們是怎麼回事，不老老實實的睡覺，半夜還這麼任意的吵鬧，人家客人不答應了，一邊說着話，已經隨在陳三的身後，來到他們的屋門口，這兩人此時已經吓的只是渾身上哆嗦，那還答的上話來，伙計陳三把屋門拉開，提着燈籠闖進來，在燈影下一看這兩人，陳三吓的幾乎把燈籠扔掉，黃先生也是大驚失色，這兩人全成了活鬼了，滿臉的血，光着膀子，一個倚在牆角那兒，一個蹲在床旁邊，黃先生想到他兩人是動手打架，各自受傷，遂喝叱道：「你們也太不像話了，這麼隨便胡鬧，你們是成心攪我這個買賣，趁早給我捲舖蓋，請，沒見過三更半夜還這麼

任意打開的」這時胡阿三，金阿寶因爲有人進來，胆量全壯起來，金阿寶道：「黃先生，你別不開青紅皂白，就這麼誣賴我們，不用你叫我們捲鋪蓋，我們幹不了再幹下去，非把命送在這兒不可，這裏鬧鬼，險些沒把我們全搯死」黃先生道：「阿寶，你胡說些什麼，倒是怎麼回事，好好的說」胡阿三道：「別管怎麼樣，黃先生你救命，快叫我們到前邊去，這裏我們不敢呆了」遂把方才的情形說與了這個管賬先生，黃先生看到他兩人的情形，雖也不能不信，可是自己是這店裏主事人，鬧出這種聲氣來，往後這個買賣就別幹了，客人們誰還肯來，遂不拾這個碎兒，說道：「你們別胡鬧了，這兩人全懸迷糊了，這裏不願意呆到櫃房裏去，不許你們這麼胡說，從咱們自己身上鬧起這個來，客人誰還敢住」。金阿寶道：「黃先生，我管不着那個，怎麼我也活不了，存了二年的十幾吊錢，好幾銀子兩件新衣服我一天還沒穿呢，全叫鬼弄走了」。黃先生道：「阿寶，你真是耍瘋，沒聽過鬼搶你的錢的，你準是被門撞掉了，胡言亂語的，有什麼用」。自己把燈籠接過一個來，頭裏走出屋來，回頭招呼道：「阿寶，你真是該死，你看這不是你的包裹麼，見神見鬼，把客人全驚動起來，叫我跟人家說什麼，簡直是財燒的」。阿寶恨恨跑出來，把包裹掀起，向管賬的黃先生道：「我真是倒運，我吃了這麼大的虧，還得聽別人的閒話，走，到前邊去，給我算賬，我不幹了不成麼」。這位管賬先生道：「幹不幹的明天再說，現在先，用這麼和我胡攪」。這時胡阿三也跟著往前走，才走出幾步去，突然得好像有人嘆喟一笑，那管賬先生也吓了一跳，幾乎把手中燈籠扔掉，不住的連聲咳嗽着，帶着這三個夥計，走出來道」。

這一路折騰，天已東方發曉，天空已經魚肚白色，鄰家的鷄，喔喔的叫着，客人們還在各自高臥未醒，胡阿寶這一夜好似鬧了一場大病，管賬的先生因爲自己也聽到那種笑聲，不肯再過於說他兩人，

反倒竭力哄着他主人好好的收拾，照樣的去操作，免得老福來了，說出不三不四的話來，反倒傷了和氣。這胡阿三，金阿三，天光這一亮，胆氣壯起來，又被先生這麼說着，只好各自梳洗收拾，趕到卯時左右，這位武師齊萬峯，金虎撐候萍走出屋來，正趕上胡阿三在院中掃地，金虎撐候萍從前天就是不再理他們，此時反倒湊到他面前，招呼道：「夥計，你有病，怎麼一夜沒見你，竟白掛了鬼臉兒，可了不得，出門在外的人，若是病倒下可就苦了你小子了，來，有什麼病，我老頭子白瞧白看白送藥，你可當心，我看你這種情形，非要鬧一場頂厲害的瘡疾不可。」胡阿三抬起頭來，怒目相視的瞪着金虎撐候萍說道：「我真喪氣，我這是遇上你這賣藥的，我若早遇見棺材店老闆，定然叫我早早買他的棺材了。老先生，我跟你有何冤何仇，大早晨起這麼咒我，這圖點兒什麼呢，留着你那份好心吧。」金虎撐候萍嘻嘻冷笑着道：「夥計你也太看不開了，黃泉路上沒老少，我就沒把死活放在心上，夥計你既是嫌喪氣，那麼我願意壽享千年，長命百歲好了！」胡阿三聽了，雲鳳玉鳳生怕侯老俠客和店夥再吵起來，忙趕過來了，招呼道：「老師傅，我們有要謹事和你商量。」說着便這位風塵異人拉進屋內，侯萍却笑個不住，這裏說着話忽然聽得夥計們招呼：「齊師傅，那四爺來了。」齊萬峯聽得招呼先隔着窗往外一望，只見店夥湊在那那四身旁不住指着自己這屋低聲說着話，齊萬峯知道絕沒有好意了，跟着那那四爺來到門口，侯萬峰把他迎接進來，那四却不落坐，只催着趕緊走，可是他說話却很和緩，這爺兒四個立刻收拾好一同起身，出得屋來，夥計站在一旁帶着滿臉得意之色，侯萍道：「夥計咱們回頭見了。」胡阿三道：「侯師傅，還回來麼？」侯萍哈哈一笑道：「我不回來，我回家私誰管受。」一邊笑着走出店門，出了福山街往南人家也漸少，眼前是一片農田，往北望去，在二里地外，一片青翠的山峰，正是那火雲峰。這位那四爺用手指道：「你們看，韓園就在這火雲峰下，叢林圍繞中，

大家順他手指頭看果然現出一片山莊，建築得十分壯麗，門前是五棵龍爪槐，濃陰蔽滿了門前，兩旁兩行垂柳，圍着石牆，這石牆頗爲高大，全建築成冰紋形，一座高大的柵門，門已大開着，懸燈結彩，氣象嚴肅，在門內站着十幾個莊丁，全是新衣服，新鞋襪，在那伺候着，迎接賓客，莊門有回事處，來人全要到那裏報名，這位那四爺引領着武師齊萬峰，金虎撐侯萍，狄雲鳳，狄玉鳳，向莊門口的莊丁打了招呼，走到回事處前，那四爺遞了自己的名帖，更獻上他帶來的禮物，雙把這四個男女齊齊的叫了過來，指引給回事處裏看，裏面的人隔着門口的方桌，挨個的問了姓名，這齊萬峰一一的答對了，那四爺領他們往裏走來，迎着莊門一座很大的閃屏，擋着當中的道路，從閃屏轉過來，只見裏面好大的地方，當中一條一丈寬的道路，完全是用方石埋砌整潔平滑，那甬道長有十餘丈，在東西兩邊，各出去五六丈的地方，全有一排房屋，裏面滿種着青翠的竹竿，甬道盡處，是六扇屏門，屏門內是綠油撒金的屏風，擋着裏面，這那四爺帶着直穿了屏門，靠右邊一排是六間，裏面人聲嘈雜，這裏正是所傳來的一般雜技，全在這裏等候，聽着裏面傳喚時再隨着進去，給主人獻壽，齊萬峰和金虎撐侯萍，被那四爺帶進屋裏，叫他們隨意在這裏歇息着，齊萬峰一看，所有屋中，有六七撥全是走江湖吃生意的，唱、耍、練，應有盡有，他們這四人就在底下落坐，齊萬峰把他所扛來的兵刃器械擺在了地上，各自低頭不語，不去和別人打什麼招呼，可是這一般吃江湖飯的，看到他們這爺兒四個，是走江湖賣藝的，竟自湊了過來，向他們搭訕，金虎撐侯萍，見那引領他們的四爺，已經出去，抬頭看了看過來這人，是一個跑蕩湖船，唱打蓮香的班主，知道這決不是好人，反倒站了起來，向他答話，這個班主道：「老師父，你是領班的頭目人了，」金虎撐侯萍道：「不錯，不過我們這撥人數太少，是個落了掛的女舢斗班底，就剩了這麼四個人，要什麼沒什麼，湊合着在江湖上裝飯吃吧了，這個

班主和金虎撐侯萍答着話，兩眼却死釘狄雲鳳，狄雲鳳，口中却說道：「班底不在大小，只要看排班的人頭怎麼樣，你們有這麼兩個好胎子姑娘，走到那裏也得吃頭一份兒的，常跑那個碼頭？師父你貴姓？」金虎撐侯萍道：「我叫侯老大，我們跑的碼頭可多了，我侯老大要是說出來，顯着傷人太重，走江湖賣藝的，跟我侯老大論，全得算晚生下輩，差的遠着呢，我走過廣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陝西，江蘇浙江，河南河北，東三省，全走到過，老侯，可以算個老江湖吧」。這個班主被他當面辱罵，成了他晚生下輩，好生不憤，可是他心裏存着貪心，懷了惡念，居然沒有翻臉，反笑蕭說道：「侯師父，你這話可說得好厲害。我就沒聽見說過，一個走江湖的，能走遍了十八省，能吃江南，又能吃江北，走關裏還能跑關外，江湖飯要叫你這麼吃，真得拜你爲師了」。金虎撐侯萍道：「老板，你別這麼謙恭，我一輩子不收徒弟，錯非是我晚生下輩，我決不教給他本領」。那班主道：「侯師父，你多大年歲了，」金虎撐侯萍道：「我自己全把年歲忘了，糊裏糊塗活了這些年，我只知道大約我到了古來稀三個字了」。這個班主冷笑道：「既是這樣，你這麼大年歲，還在江湖上受這個罪，不太冤麼，有了年紀的人，流落在江湖上，無家無業，有個天災病痛，不知道扔到什麼地方，這一世豈不白活，侯師父你想是不是？」金虎撐侯萍心說：好小子，和我弄這一套，你敢開口罵起我來，依然含着笑說道：「對，你說的一點不差，還真是這麼回事，我也覺着不知那時就許把這老骨頭扔在那兒，生在江湖裏，卽是苦命人，命苦只好認了吧」。那班主却說道：「依我不那麼看，是你有福，會去享，咱們全是吃這碗飯的，你可不要怪我口齒輕薄，你這兩個女徒弟，讓給了別人，個人弄幾個錢吃也有了，穿也有了，找個地方一忍，連養老送終全够了。很好的法子，你自己不肯去作，受這份活人大罪，那怨誰呢」，金虎撐侯萍，把兩隻怪眼一翻，向這班主說道：「你想叫這女徒弟幹什麼去」。那班

主笑道：「你別聽錯了，我是想叫你這兩個女徒弟應到一個大班兒裏，咱們這一行全是一樣，賣臉不賣身，那什麼不能幹呢？」金虎撐侯萍一陣大笑道：「這倒是小事，不過我們家的女孩子們，從小在身旁不願意離開我們，更不許你這等好意，這麼來照顧我，我侯老大那能再不知自愛，依我看，這麼辦，簡直我跟你去，我是斷斷又賣身，這還不好麼？這一來惹得這屋中所有的人，一個哄堂大笑，跟着門外有人招呼：「喂！這屋中不能這麼隨便，這不是任撒野的地方，你們自己找了難看，可別怨我們，」下給面子，外面這一聲呼，金虎撐侯萍向這班主道：「小子你聽見了，這全得你招呼來的難看，老老實實的吃你那碗低頭飯去吧！候老大面前不必再弄這套了。」

第三章 獻武功絕技警羣賊

這時外面有人走進來，這班主碰了金虎撐侯萍這個釘子，面紅耳赤，躲向一旁，狄雲鳳狄玉鳳把這個生意人恨得入骨，在這個地方，既不能開口，又不能動手，只好記清了，這班主的面貌，俟機報復，從外面進來的人，招呼着道：「裏面傳你們，先進去兩班，一班唱蘇灘的，一班賣藝的，別的人全好好在這裏等候，祝完了壽領賞回去，找出不肅靜來，不是自己難堪，也給引罵人丟人，現眼，全是吃江湖飯的，難道還能那麼不識像麼？」這一來屋中二三十人，立刻鴉雀無聲，誰也不肯再說話金虎撐侯萍，武師齊萬峰，狄雲鳳，狄玉鳳，隨着傳喚的管家，跟那一班唱蘇灘的，一同走出屋來，往後走着，見這所宅子，建築得果然是十分富麗，迎穿過四五道院落，才轉進了一道垂花門，後面是一片最幽雅的地方，也正是這宅子的最後面，一處處花亭水榭，假山迴廊，佈置得那變獨具匠心，直走到後面，一排五間長的大客廳前，四圍全種着花草樹木，地上也是細草如茵，用人工來整治得整齊

有序，那敞廳內擺着十幾桌酒筵，裏面賓客滿堂，敞廳前面足有十丈長六七丈寬一片草地，四圍全用花柳樹木圍起來，人聲鼎沸，只由來人帶領着到敞廳前面裏面給主人祝壽，跟着就退下來，連敞廳的台階全不准上，這是金虎揀侯萍，和齊萬峰彼此說了幾句，引領他們的家人，叫齊萬峰把扛進來的傢伙，先放在花棚前，這裏放齊幾張桌子，有人在這裏管理他們這些事，全在這裏重寫了姓名，然後由這家人拿了兩張紅字帖，帶着他到了敞廳前，那家人却囑咐，我招呼你們給園主韓三爺祝壽，你們可趕緊行禮，齊萬峰向金虎揀侯萍看了看，微笑了笑，心說你這回還有什麼主意。一個演江湖雜藝的給主人拜壽，工句話沒有，跪地下叩頭，憑金虎揀侯萍要這麼低三下四，這一輩子的江湖，你算白闖了，金虎揀侯萍，如無其事，跟隨着引領家人，來到敞廳前台階下，家人說了聲，站住，聽那唱蘇灘的，一排是七個人，一齊把脚步收住，這時武師齊萬峰趁着家人回事的工夫，往這廳房裏面看了看地勢很大，迎門靠閃屏前擺着壽堂，在壽堂前一排是五桌筵席，座上的家人裏面有一多半看出是江湖道中人，這種事全在久歷江湖過人才望而知，對方的人之身份，其中也有些本處之士紳，可是不過少一半在當中，這張桌上坐着五個人當中這人也就是韓園的主人，年約八旬上下，好一傷威嚴的相貌，赤紅色一張臉，兩道掃帚眉，一雙豹子眼，獅鼻巨口捲唇的鬚鬚，坐在那裏身量比別人高着一頭，個個一個領袖人物的氣概，他一旁坐着，這四人在靠左邊，裏面第一個年紀不過三十幾歲，白素素一張臉，細眉長目，精神各別的矯健，緊挨着他是一個四十許，黑臉廬連鬚落腮鬚鬚，一身的江湖氣，靠右首一個老者，年紀也有七十上下，禿眉毛眼，尖鼻子薄片嘴，吞肩縮背，其貌不揚，在這種場面上，他和這韓園主人坐在一處，實有些不合身份，緊挨着他是一個中年漢子，生在濃眉大眼，猿臂蜂腰，從他神色上就可以看出來是一個武林健者，江湖上鬧蕩的英雄，那四桌上者客人，

高矮不等，形形色色，有老有少，全在開懷暢飲，滿座騰歡，連狄雲鳳、狄玉鳳也全注意到這韓園主人，金鞍剪韓天放，此時那家人從廳裏走出來，站在台階上招呼道：「你們趕趕給主人祝壽，已經賞賜下來和人白銀一兩，祝壽後，先叫那唱蘇州灘的演奏完，再叫那賣藝的齊萬峰在廳前獻藝，那唱蘇灘的班主，帶着他唱手琴師，忙不迭的跪下叩頭，這時金虎撐侯萍却用胳膊一碰，齊萬峯他卻一抱拳向上招呼道：「武林後學侯老大齊萬峰雲兒，玉兒，給園主祝壽了。願主人福如東海，壽比南山。他却躬身一拜，立刻挺身起來，向站在做廳門前的那個管事的家人說道：「大管家，我們那裏領賞，那管事的臉全氣紅了，從鼻孔中哼了一聲道：「好大的架子，凡是進韓園獻藝的誰敢不給韓三爺叩頭拜壽，你只惦著領賞銀子，這賞銀憑什麼給你」。那金虎撐侯萍被這管事的喝叱着，如無其事，面不更色、揚着臉，向這管家說道：「大管家你這可是怪罪的不當，你得分清，我們是幹什麼行當，因為主人是成名的武術大家，既是練武的出身，我們爺兒四個把武術擺在土地上換飯吃，已經是給武術這一門丟人現人，這是為生活所迫，不得已走江湖賣藝求生，我們不敢自卑自賤，怕給練武的把臉面身份失盡，叫韓三爺大好的日子看到我們一家人這麼跪在地上叩頭乞憐，豈不招他生氣，萬眾桃花一樹生，天下武術是一家，門戶不同，全是祖師傳下來的，沒有貴賤，大管家你何必替主人挑這個眼，我們的功夫要練的不好，到可以教訓我們軍去教師學藝，練好了再出來，我們一招一式，還沒敬獻到主人面前，何必為這種虛禮節給我們爺四個難堪，大管家請你給我們多美言幾句。我們走到那裏也不會給人叩頭的」。那位管家還要發話，做廳中主人，座上那個濃眉巨目的江湖客已經走出來，向那管家喝叱道：「韓福，主人大好的日子，那得因為這一小事讓獻藝人隨便爭論，你太不懂規矩了。」那管家被這人申斥得只有連聲答應着退向一旁，這人却向下面招呼道：「賣藝的侯老大，你也要守些

規矩，韓三爺壽辰傳你們一班人進去獻藝，是一番好意，叫你們得些賞賜，受些恩惠，你要這樣任意張狂，豈不自討無趣，聽你的話，雖然傳着武功換飯，定是武林正宗，你們是那一門的功夫，從實講出來，主人定要另眼看待。」金虎撐候萍道：「這位老師傅，謝謝你的好意，對不起，我們不能搬出門戶來，因為我們今日頂着祝壽獻藝的名目，若是再提起師承門戶，那也太以丟人，你老師傅定也是練家子，咱們來個不言而諭，老棍眼像夾剪我們把功夫交待下來，替不過老師傅們眼去，你也就看出我們究竟是那一派功夫了；反正誰也有個耳聞，韓園這裏稱得起藏龍臥虎之地，我已看出來成名的老師傅們，不知有多少位。」

反正花拳綉莊腿，莊稼把勢，他要是懂的什麼的，絕不敢進這個門口，既敢來，就要露兩手兒，雖是練不十分好，絕不能叫人看成跟師娘學的本領，二人現眼騙成吃，若是那一路下流無恥的江湖，他也就下流一輩子吧！」說到這兒，向那賣唱班主看了一眼，微微一笑，合階站的那個江湖客，聽了金虎撐候萍這番話，他絲毫不動怒，向下說道：「侯老大你這老江湖真能講話，今天你算來着了，把你看家本領只管施展出來，這裏所有的人眼睛不空，你真是受過名師傳授，韓三爺定要格外的恩典你們。爺兒幾個少等片刻，就叫你們下場子，可不要好歹交待下來，吃飯領賞，那可對不起你，這番話了。」說到這兒，這人轉身進了飯廳，齊萬峰和狄雲鳳，狄玉鳳，偷眼看那飯廳內，見韓天放這一桌上人全在微笑着，金虎撐候萍却也轉身向這爺兒三前一揮手，一齊退向花棚那邊已然唱蘇離來，唱得倒是十分動聽，他們才轉到花棚前，竟有四個壯士來，把他們帶的那捆傢伙打開，竟自在飯廳前三四丈外，把走飛索的架子支起來，並且安置的傳法，那根長繩纏得力量十足，果然人家全是行家，金虎撐候萍看齊萬峰只是微笑。齊萬峰也明白今日韓園想不把今生一身本領施展出來，非栽跟斗不

可，人家手底下這種伺候人的，全是這麼經過名師的指點，這就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只憑他支搭這繩索架子，就知道人家這裏對於這種功夫不止於懂，並且還有練的，這時那唱蘇灘的已然唱完了一段，他們歇息下來，廳房裏管家站在廳房門口，向外招呼道：「主人叫寶藝人隨便練幾手功夫，可是你們得儘量最得意本領在這裏露兩手，要是那些花拳繡腿莊稼把式，趁早不良練，還不如叫主人們多聽兩段小調開心了，金虎撐侯萍氣的鬍子直扎揪心說好小子氣不出，你敢罵我們不如遊娼，小子你是活膩味了，等着老子得手時，叫你也嚐嚐厲害，這時管家話已傳過，立時退回做廳房門口，金虎撐侯萍，武師齊萬峰狄雲鳳，狄玉鳳，齊走向廣場子當中，依着武林的規矩，向上抱拳行禮，他們是一獨橫排的站着行過禮後，金虎撐侯萍却向前走了兩步，拱着手向廳房裏說道：「我侯老大帶着這師弟，和這兩個女徒弟，遊蕩江湖，到這裏弟子仗着老師們捧場，爺兒幾個吃碗飽飯，論其本領沒有，所仗學的不過幾趟粗拳笨腳，扎兩趟花槍，砍一趟花刀，方才這位大管家明白的告訴了我們，要是花拳繡腿趁早別練，還不如叫這有錢的老爺們多聽兩段小調開心，這個話說的倒是很對，不過我這侯老大還不敢那麼自卑自賤，我們跑碼頭雖然也列入江湖一流，只是來到這瀾滄江一帶，知道這裏是藏龍臥虎之地，更兼這裏主人也是練武的，這練武兩個字，從古至今不能分家，雖然有窮富之分，武術上沒有窮富，或是那勢力小人認錢不認人，認衣裳不認人，看到我們流落江湖的，不管你算是那一流，他把你全歸到一鍋裏，看成了雜合菜，練把式的就是女金斗，女金斗就是遊娼，其實他根本是勢力小人，沒開過眼，才之敢那麼說，我侯老大這回練把式的就不服這個，我們是師父傳來的真功夫，雖然把功夫擺在地上，我們不敢自卑自賤，武術這一行，單人獨練，那種濫學充數，混充行家，他看不出好壞來，只有對手比劃上，

口，論本領就會幾手兒價實的功夫，是專敬的武術名家，江湖道的真朋友，我們走到那個碼頭，一邊賣藝，一邊還要賣命，他把練武的看作遊娼，那不止於是罵我們爺兒四個，凡是練武之人，算跟我侯老大列入一流，我們練到花拳繡腿時，請了第老師招呼一聲吧！」金虎撐侯萍道：「這廳房裏連主人帶客人三四十位，嘩然一驚呼起來，他們萬想不到一賣藝竟敢這麼不怕勢不吃虧，立刻從里面走出一人，站在門口向下招呼道：「賣藝的侯師父，你嘴裏可要檢點一些，這韓園裏用不著要江湖，這裏的管家說話不謹慎，他是無知之人，你一個久走江湖的，那能這麼還口相罵，帶上了座上的主人，你若這麼放肆，可要自找難堪了！」金虎撐侯萍道：「傢府的管家，他明知道自己主人是武林中客。」

他竟敢拿我們走江湖的比作流氓，我們是武功榮耀這種言形我侯老大就沒有那麼大的涵養了。」說話的那人冷笑一聲道：「侯師父！你口口聲聲是武術的價值，不是走江湖騙飯的，那麼你就盡量施展一下，果然你功夫練的好，自有你的好處，少說話，多練功夫，韓園的人，你要知道招子全够亮的，你就趕緊下場子吧！」這人說話間轉身退進廳房，金虎撐侯萍扭頭回齊萬峰道：「淨說不練是嘴把式，咱們話交代明白了，該着下場子練兩手了，話說在頭裏，不能說了不算，我們是對手，過招誰可也別含糊了，有本事不在這裏抖露，離開這韓園不易再看識貨的了。」齊萬峰忙答道：「概要賣頭朝外，咱們把功夫施展施展，有跟斗，要是栽在這兒，可就難着死了，師兄！咱們是過拳脚，過兵刃。」金虎撐侯萍道：「你把你那趟六合刀施展出來，我空手要接你一趟。」齊萬峰道：「師兄那可不是玩的，我這手底下動上手，從來不懼讓人，你也抄傢伙吧，們比劃一趟，倒還可以，空手進刀，萬一一個收招不住，把師兄你傷了，豈不是後悔。」金虎撐侯萍道：「沒有那麼些說的，不驚不驗怎

能靈驗，亮傢伙過來吧！齊萬峯只好伸手拉刀，齊萬峯已經轉背對面，兩下裏相隔一丈遠，齊萬峯一立門戶，使用六合刀法，走行門，邁過步，先和金虎撐侯萍左右略一盤旋，口中尚在招呼着：「師兄你可留神！他已經欺身進步，向前進招，那金虎撐侯萍却施展的是小巧功夫，用燕青十八閃翻，反把身形欺近了齊萬峯，兩下一遞招，齊萬峯倒真不敢跟金虎撐侯萍舍乎了。知道他一身絕技，自己刀法上若是不盡量施爲，還許真要挨他兩掌，齊萬峯是真扎真砍，這口刀在他掌中二十多年的功夫，實在乾了火候，崩，扎，窩，挑，刪，砍，劈，剝，一招一式，全有真功夫，金虎撐侯萍這賴十八閃翻，身形施展開，起，落，進，退，封，閉，擒，拿，才粘，即走，忽左，忽右，這種身形施展出來，輕如落葉，重似磐石，去若驚鴻，來一駭電，在這口刀裏進，退，閃，避，還時時的伺隙進招，武師齊萬峯饒是價殺價砍，反倒提防着他的掌力，落在身上，直到把一過六合刀完全施展盡，還是齊萬峯趕緊撒身縱出來那金虎撐侯萍也把身形停住，向齊萬峯道：「師弟！你真想要我這條老命？手底下一點不肯留情，緩緩氣，咱們換一個各兒，你也接我幾刀，看看能出多少汗，這時廳房裏面已經走出四五各客人，站在那裏低聲談論着，對於金虎撐侯萍這一般人，已經明顯露出來十分驚異，可是這個老江湖金虎撐侯萍談笑自若，就沒把這一般廳房前閤台上所站的放在眼裏。武師齊萬峯向金虎撐侯萍道：「師兄，咱們也該緩緩氣，叫雲鳳，玉鳳上一場吧！」金虎撐侯萍道：「那可不成，我這裏莊家入式只要一伸手，不叫我施展够了，我不能盡興，再說咱們禮尚往還，我接了你一過六合刀，按禮說也該你一起，你想脫懶討好，在師兄面前耍這種奸猾，那算妄想，齊老二下場子沒有別的說的，齊萬峯心想，他是非想叫我當場栽跟頭，給爺開心，才算痛快，這時金虎撐侯萍等齊萬峯答話，却向花棚下執事的人說道：「管事的大爺們，窮賣藝的刀槍靶子，假不齊全，我們借一兩件用可以麼？」這韓園

中上至主人，下至傭僕，沒有一個不通武術。侯萍，齊萬峰才一趙對子功夫，他施展的燕青十八閃翻，小巧功夫，雖有不認識這趙拳術的，可是他那份身形輕靈巧快，已經不是平常走江湖賣藝的能練出來的功夫，齊萬峰的一趙六合單刀，也砍的那麼一招一式全見出十分功夫來，知道這般賣藝的難怪他們口出狂言，敢那麼放肆，人家實有真本領，此時聽他們借兵器使馬，正願意他們盡量施展一下，早有人答應說道：「這位侯師父，韓國裏你要別的或許不現成，這裏十八般大兵刃，廿四件短兵刀，長短傢伙，內家外家，差不多這裏全預備，這裏暗器預備了十八種，只要有本事往這兒施展來，那才是貨真識家」。一邊說着，一邊領着金虎撐侯萍走到這廳房的右側，那裏一排擺着高矮四個架子兵刀，決不是擺樣子，金虎撐侯萍看了一眼，向領過來的一位韓國執事人道：「我把這桿大槍，暫借一用吧」，說着話，從架子上撤下來，握着槍攢手端着微微一顫，立刻用左右把槍身握住，向這位執事人道：「你們還有比這桿大槍重的沒有」？執事人微微一笑道：「這桿大槍，還是我們韓三爺親手所用，再找比這桿槍重的，除非是用生鐵去打過，侯師父，那來得及麼」？金虎撐侯萍也冷笑道：「你的話很對，現打造是來不及，咱們將就着用，他提着這桿大槍，來在場子當中，向齊萬峯道：「齊老二看見了？打人一拳，防人一脚，你砍了我一趙六合刀，我沒有被你招呼下了，現在這趙八勇大槍，就算是回敬，趕緊亮招破陣別碍好道齊萬峯被他逼迫的當着一般人實無法和他說私話，只好咨了聲道：「師兄，你這可真是擠祿我，我空手入白刃，沒下過那種功夫，這也算捨命陪君子了」。金虎撐侯萍道「這裏盡是行家，別動生意口，趕緊動手過招，有話回去再說」。他立刻把掌中這桿大槍前後把一分斜身倒步一手端着這桿槍，往回下撤出三步去，齊萬峯他可是原地方不動了，雖則知道侯萍絕不會當場叫自己吃大苦子，栽大跟頭，可是他這個人各別，偷襲手就可以算計你兩下，你不認真應付他，

雙鳳手，是輕敵，是失禮，可是在空手進兵刃，你就要處處犯規，兵刃中講克長一寸長，一寸強，一寸短，一寸險，現在只有敵強己弱，若再稍一放鬆，一換招，吃了苦子，就不小，齊萬峰身軀往裏一欺，估量着步眼已够，脚尖一用力，用穿掌式，身隨掌進，一照面就想把身形欺進去，金虎撐那裏容他空手先發招，口中喊了個「好」字，他左脚往右一滑，身形一斜，這桿槍一顫，一城面就與槍把進槍，金鷄點頭雪亮的槍尖子，奔齊萬峰的左太陽穴便點，齊萬峰就知道這回汗得出了，一伸手就給自已個厲害，他左脚往後一滑，往後一甩頭，槍頭子點空，跟着揉身而進，居然被他欺進身來，才想攔招遞掌，金虎撐候萍噴味一笑，他就把往回一攔，撤槍頭現槍攔，還帶招呼的把槍尾向齊萬峰小腹上戳來，齊蓋峰左脚往右一撤，他猛照右掌用足了力，往看槍尾上劈去，金虎撐候萍身形一幌，槍隨人走，可是齊蓋峰也不肯容情，一個「大鵬展翅」立就着劈空了的掌式，往腕一展，竟向金虎撐候萍的左肋上劈去，可是他的身形，決沒有候萍快，不差半寸。這掌風就是沾不着他，可是第三個「打」字又喊出，這條大槍，老樹盤根，盤槍頭，殺槍身，向齊萬峰下盤掃掃過來，齊萬峰一個「早地拔葱」用力縱起，斜竄出丈餘遠去，才把這一式避開，金虎撐此時他真個把入骨天槍的招數盡量施展出來，滑，拿，崩，拔，壓，劈，砸，磕，挑，扎，這大槍上十餘訣，他選用的美妙絕倫，不過他每一招

每一式，全像發暗器一樣招呼出來，手底下可是不留情，有幾次竟把齊萬峰打得一身冷汗，齊萬峰功夫本不弱，無奈跟這種江湖異人，真動上手，自己只有甘敗下風，勉強的把一趨劈掛掌施展完了，才要往外縱身，當場向侯萍轍口，金虎撐侯萍忽然又是一個拖槍盤打，他還欲再敬一招，可是耳中聽得吶噓一聲暴響，這桿大槍斷作三截，把地上石沙子飛濺得出去兩丈多遠，有幾個伺候場子的僕人們，被石沙子打得怪叫起來，兩人已各自收住式，武師齊萬峯暗自心驚，因為看韓國主人是一個作壽的日子，你無論如何不能毀他的兵器，果然這一下子招出事來，竟從這客廳前竄下一人來，此人四十多歲的年紀，身形魁偉，紅潤的頭皮，濃眉巨目，鼻直口方，穿舊件二藍川綢的長衫，青緞薄底快靴，兩隻肥大的袖子，高高挽起，來到場子中，金虎撐侯萍正把手中一段槍桿，往地上一扔，來人已經到了近前，招呼道：「這位侯師父，你好厲害的手法，大槍破成三段，你手底下實有真功夫，名不虛傳，你真是一位練家子，我在下週上你這種有真本領的師父，那能當面錯過，願在侯老師你這種掌力以下，討教討教，也免得你把我本領不能盡量施展出來。」金虎撐侯萍和來人一對眼光，見他神光十足，兩太陽穴微微突起，看出此人定是擅長氣功，路含笑說道：「老師父你可是過獎了，我侯老大不過跟師父學了這麼手功夫，一時失手，連大槍全收不住，竟自把槍弄折，跟我這師弟動手，你別看打的熱鬧，我們還是跟練套子活一樣，叫大家看個熱鬧而已，老師父，你要和我過招，我可不敢答應，我功夫沒有這種掌力氣，臨到用上，我也不知那裏來的一個收招不住，糟塌了兵器，還容易買貴他一件，倘若失手傷人，我一個走江湖的只有一條窮命，叫我拿什麼賠呢？」這位老師父，您還是趕緊請回，侯老大沒有那麼大膽。」此人會怒說道：「侯師父，不必和我爭辯，這種生靈口，咱們是彼此心照不宣，不必多費言辭，我在韓國也是客人，這不過是借着侯師父你這身功夫，請我領領招，也算

我給主人獻藥慶壽辰，這是很好的事，何樂不爲，那條大槍我早已看出來值不得侯師父那使用，來！咱們到兵器架子上檢兩件碰不壞，碰不折，趁手的傢伙，盡量的施展一番，你知道這裏的這主人帶客人，眼裏全不空，不虧負人，你們這場子練完了，韓三爺定有一分厚賜，叫你們爺兒幾個痛痛快快地走，你若和我弄那生意口，江湖話，我是決不肯聽你那一套的，咱們練武的全是一家人，這裏邊沒有什麼講究，侯師父趕緊來吧！」說罷，此人不等金虎擇侯萍答話，他是轉身就走。

「奔兵器架前，在一排矮架子前站住，伸手從架子上提起一對鑲鐵雙懷杖，在兵器中這是一種兵刃，平常的人既或有十年八年功夫，用梢子棍三節桿，雙懷杖，全是用好驢棒子砸上鐵箍，接上鐵環子，運用起來，已經够厲害的，這種鑲鐵雙懷杖，平常的兵刃就不敢接他，可是兩臂上沒有五百多斤的力量，也運用不靈，金虎擇侯萍，此時倒微微一笑，知道此人，是對於自己弄折了他的大槍，心懷不憤，他定然當面折辱自己，事情已經擠到這兒，不和他動手，是不行了，遂含笑說道：「老師父你貴姓大名？」侯老大還沒領教，伸手你就抄這種傢伙，真想要我侯老大的命了」。立刻從那兵器架上，抽出一對判官筆，也是鑲鐵打造，向此人說道：「沒有法子，你老師父擠到這兒，我只好破出這條老命不要，陪你走幾招，可是請你存些惜老憐貧的心，別向我侯老大下毒手！成不成？此人冷笑道：「侯師父！你少弄這一套，我雖然不是什麼江湖成名的人物，可是劍川鐵臂石鍾秀在這幾省也跑過些年，多少的也會過幾位成名人物，侯師父從你一進韓園，我已經看出你的路道，不是平常走江湖賣藝之流，既有心來到這裏會會朋友，就不必把別人全看作不慣事的人，何必多費這種無味的言辭，有本領好好施展吧！侯老大這裏是不埋沒人的」。金虎擇侯萍一邊隨他往院子中走着，一邊說道：「這位石老師，你看我不是走江湖賣藝的，我像幹什麼的呢？」那鐵臂石鍾秀說道：「你是幹什麼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咱們功夫

較量完了，還要從此套了交情，那時本來的面目，自會露出來」。金虎撐侯萍道：「石老師，你固是外場人，就這麼辦！，說着話，兩人已經到了場子當中，齊嵩峰就知今天的事要糟，他們各自用了這種重兵器，只要一動上手，誰肯容誰，恐怕眼前就有一場是非，這時那鐵臂石鍾秀把雙懷杖，全是兩隻合到一處，攔到左臂上，跟金虎撐侯萍相隔丈餘，對面一站，金虎撐侯萍把雙筆，在左手倒撐着，兩下裏各自說了一聲：「請」，那鐵臂石鍾秀也實够狂的，他那二藍川綢長衫，就不肯脫下來，金虎撐侯萍口中却招呼着：「石老師你手下留德，侯老大死活全在你了」。這位劍川鐵臂石鍾秀是這川滇一帶，久已成名的人物，他練就的一身硬硬功夫，一雙鐵臂運用起來，有千斤臂力，他把這雙懷杖往右掌中一分，「大鵬展翅」式，門戶展開，斜身側步，往右一盤旋，金虎撐侯萍一對判官筆，依然是兩手合着，也是側身疾走。兩下裏在揚子中各轉半週，鐵臂石鍾秀招呼了聲：「侯師父！咱們乾脆避招，不許客氣，他說話間，把身形往回一轉，竟自飛縱過來，雙懷杖依然是兩節合攏着，並沒撒開，却欺身進步，往金虎撐侯萍的胸前要點，侯萍并不還招，只往下一矮身，雙懷杖從他的左肩頭上空點過去，他一個繞步盤旋，反欺到石鍾秀的背後，不用雙筆，右掌往外一探，向石鍾秀的脊背上一掌戳去，石鍾秀左脚往前一滑，「黃龍翻身」雙懷杖，仍然是合着，猛向金虎撐侯萍砸來，金虎撐侯萍喊了聲：「好傢伙」，右腳往後往左一滑，身軀一個盤旋，已撤出兩步去，鐵臂石鍾秀懷杖砸空，也往後一撤步，兩下裏相隔已有六七尺，石鍾秀猛然把雙懷杖抖開，用足了力，「秋風掃盡葉」這兩隻懷杖隨着他身形猛轉，竟往金虎撐侯萍下盤打來，這種鐵臂雙懷杖，兩節一伸開，懷杖的本身，就有四尺八寸長，加上本人胳膊上伸縮，只要運用開了，合上步點的活動，一丈五尺內，全被他這懷杖威力佔據了，這鐵臂石鍾秀倒真是一身絕頂功夫，懷杖這一撒開，招術上下盤旋。廟，砸，掃，打，砍，

招滑，拿。身軀是活退靈活，左右盤旋，他對懷杖帶着一陣陣寒風；只要被他掃上，就得骨斷筋折，血肉橫飛，那金虎撐侯萍此時也把一身小巧的功夫，盡數施展出來，竄，縱，跳，躍，閃，展，騰，挪，起，落，進，退，忽攻，忽守，忽上，忽下。這一身小巧的功夫，形如一頭活猴，掌中一對判官筆，不急於進招，只是伺隙進攻，兩下裏這一場纏戰，看的人全是驚心炫目，兩下走了二十餘招，鐵臂石鍾秀他對劍雙懷杖，是安心要給金虎撐侯萍一些顏色看，他是連環運用，一招緊似一招，一式緊似一式，那金虎撐侯萍，口中還不住喊著，真厲害！活要命！好傢伙！這樣連接了石鍾秀二十餘了，金虎撐侯萍突然暴喊了一聲，你這老獠祿活人，給侯老大買棺材吧！鐵臂石鍾秀正是一手「烏龍捲尾」橫掃金虎撐侯萍，侯萍一個「鷄」撲火」身軀筆直的拔起，却在一丈五六尺高的半空中，雙判筆猛向後一揚，身軀竟自向後倒翻下去，那鐵臂石鍾秀雙懷杖碰空，他跟着身式半轉，猛然把雙懷杖一提，一次翻回，人也跟著欺身進步，泰山壓頂，猛往金虎撐侯萍雙肩頭砸去，這種打法，狡詐萬分，往左往右，只要以身躲避，更休想逃開，他能運用別人沒有的力量，雙足在外一分，暗成站穩式，提，休想逃開，可是金虎撐侯萍左腳一點地，已經暗暗的下盤一用力，雙足在外一分，暗成站穩式，提丹田之氣滿貫到雙臂上，容得他雙懷杖已到兩肩頭，金虎撐侯萍竟自暴喊了一聲：「開」他對判官雙筆猛往起一崩，跟雙懷杖找個正着，帶叫硬接硬架，噹的一聲，這雙懷杖被振得向左右飛起，雙臂再也收攔不住，往左右分開，金虎撐侯萍却是揉身而退，鐵臂石鍾秀門戶封不住，整個的前胸實心給了人家，侯萍雙筆一合，已然到了他面前，只要一進招，鐵臂石鍾秀就得立時喪命，那知道金虎撐侯萍猛然把雙筆一合，往地上一戳，整扎在石鍾秀面前的地上，深入石沙半尺，侯萍却招呼了聲：「石老師父，我侯老大留著這條老命吧！」掙身一縱，已經竄到齊嵩峰的面前，那鐵臂石鍾秀已然把雙懷

杖拿過來，也扔在地上，向金虎撐侯萍抱拳拱手道：「侯老師果然是武功精純，名不虛傳，我石鍾秀算是佩服你了！咱們再會吧！」轉身退回廳房，這時齊嵩峰不敢再就擒，恐怕招出他們別人來，急忙向雲鳳，玉鳳一點手道：「該着你們女兒兩個練一場了，雲鳳，玉鳳也願意趕緊下場子，免得金虎撐侯萍再招出韓園中厲害的人物，雖然金虎撐侯萍變卦對懷枚佔了勝場，可是那劍川鐵臂石鍾秀實在是個厲害的人物，他一身本領，決不平凡，從他一人身上看起，這韓園中定然隱藏着不少驚天動地的人物，這就是俗語所說，與虎同眠焉有善獸，何況金虎撐侯萍口齒刻薄，容他儘口牽經，恐怕定有厲害的人物出頭對付，他這姐兩個毫不遲疑，各自把青鋼劍撤出鞘來，壓在左臂上，一同走到場指當中，大大方方的雙臂一圓，右掌伸着指結，往左手背上一搭，略一躬身，向廳房那邊施了一禮說道：「我們姐兩個學了一點俗淺技能，在這裏弟子老師面前獻醜。練的有不到之處，請老師父指教！」就是這膠兩句簡單的話，還是眼皮不撩，各自分開，兩下裏轉一對面，彼此一立門戶，竟施展三才劍術，這兩口劍在場子中一施展開，身法步眼腰腿上功夫，劍招上的鍛鍊，只要練過武的看到眼中，就知道是受過名師的傳授，這姐兩個身似游龍，劍如雷閃，輕靈巧快，兼而有之，起落進退，奔騰擊刺，點，崩，截，挑，刺，扎。在劍身上滿見出功夫來，更兼這姐兩個淡裝素服，越顯得與樸素，莊嚴，不妖，不媚氣度非凡，他們這趟劍施展到快收式時，倏然的兩人如兩隻蝴蝶同時飛縱起，竟落在平地架好了的那條長繩上，兩人往上一落，是一東一西這長繩不論崩的多緊，兩個人的重力落在上邊，也是不住的顫動起來，雲鳳，玉鳳扎撒着雙臂，身形隨着起伏好像站在波濤洶湧的船上一般，身形稍微定住，在這上面右手劍左手劍訣依然施展劍術，狄雲鳳從東邊繩端起步，狄玉鳳從西邊繩端起步，這種走繩索的絕技，並不是少見的本領。走江湖賣藝的擅長這種小巧之技的很多，不過功夫上可就極大的

分別，繩索的長短，尤其是長一尺有一尺的功夫這，走繩索最難的是距離太遠，因為兩邊支起來的架子，任憑有多大力量把繩索綁得多麼緊，趕到你一在上面運用起來，就知道繩索長一寸有一寸的難處，這種身軀在上面想走一遭，可是再要是施展功夫，就不容易了。在繩索上是全身之力，左右前後平均着，把力量用勻了，這上面施展劍術，一招一式，全有一定姿勢，不能任意變換，這姐兒兩個在繩索的兩端，一立門戶，狄雲鳳施展的是八仙劍，狄玉鳳施展的是昆吾劍，兩下裏同時起式，同時亮相，狄雲鳳左脚踩前，右脚在後，身形往下一矮，劍尖向前平端，在胸前左手的劍訣指光整對着右掌，往前一遞劍，仙人指路式，把招術展開，狄玉鳳却是左脚踩着繩索，右脚一提，劍，朝上舉，左手的劍訣，橫在劍身後，舉火燒天也把門戶亮開，往前移宮換步，狄雲鳳變劍爲「鶴立鷄羣」狄玉鳳左手劍訣往上一抬，直指到左眉稍，右手劍往下一沉，「金針探海」斜往下一削，狄玉鳳那裏已經換招爲「恨福來遲」，狄玉鳳却把全身往上一提，「丹鳳朝陽」兩人的劍術，可不是整趟的施展，兩下全是拆開，一招一式，兩下裏變換着，一個是往上遞招，對面的必然把劍把變爲下盤，施展他們還換了四步劍，身上已經變化了五招，這條繩索，被她們兩下裏這種盡量施展，忽起忽落，有時狄雲鳳的身軀，往左一偏，脚下的繩索往右一擺動，狄玉鳳那裏必要變換招數，把繩索的力量還了過來，這姐兩個手底下的功夫，身軀上的輕靈，脚底下的穩準，劍把上的變化，在這一班深明武術的眼中看來，不由你不佩服了，狄雲鳳八仙劍連變換了一一招，那狄玉鳳這趙昆吾劍術，却也施展到十四式，忽然那狄雲鳳左手的劍訣往開一展，她是臉向上，背向南，左脚在東，右脚斜往西探，「白鶴亮翅」劍身往外一展，猛然右脚往繩索上一點，左脚往前一提，竟變作「登山望月」式倏然間一個「撒金錢」劍身一甩，好危險的身法，她竟敢在繩索施展開三環套口，掌中劍連續着變換這身軀也連着三個翻身，狄玉

鳳也是正往前換劍的招數，掌也是由慢變倒，狄雲鳳連着「呈龍引鳳」，「快轉陰陽」這一到了第三次翻身，竟是「杏花春雨」隨着翻身之式，劍已够上狄玉鳳劍那狄玉鳳也是一個「玉女殺校」式，正把身形欺過來，兩下里猛然又各自一變招，狄玉鳳把掌中劍往下一沉，「變牛耕地」狄玉鳳却是「黃龍轉身」只聽噹哪一聲，這兩口劍碰在一處，各自把劍身往起一翻，全是一腳踩着繩索，一個腳提起，「金鷄獨立」式狄雲鳳變作「舉火燒天」狄玉鳳變作「樵夫問路」彼此一收式，繩索是起伏不定，可是這姐兒兩個的身形絕不往左右幌動，却同時喝了聲「起」，各自一個翻倒縱，輕輕落在兩邊的繩端起步處，彼此覓按着練劍的規矩一行禮，各自飄身而下，提着劍全向聽房那邊一轉身，略一施禮，退向齊萬峰身旁，那廳房里面一片驚嘆之聲，跟着從道面走出一人，向下招呼道：「這兩位姑娘真受過名師傳授。絕技驚人，韓三爺有話，叫你們師父領你們進廳房問話。齊萬峰向侯萍看了一眼，侯萍微微一笑道：「咱們認栽吧！你我拚了會人命，可沒見絲毫好處佔光得濟：還在她姐兒兩個身上，咱們幹什麼來的，進廳房領賞去，金虎撐侯萍毫不遲疑，頭一個向廳房這邊走來，齊萬峯，狄雲鳳，狄玉鳳，見金虎撐侯萍他是滿不在乎，爺也跟隨一同勾奔廳房，門口有人引導，他們四人走進廳房中，這種地方並不用怎樣拘束，把這座上客人仔細注意的看了一下，金虎撐侯萍也有些暗暗驚心，這裏很有幾個天南一帶綠林中成名的人物，這爺兒四個進得廳房，離着迎面那付座頭還有丈餘遠，全是拱手向上面一行禮，這此那旁座一個四十多歲的江湖道生得眉目間一片精明幹練之氣，銳利的目光，只看着金虎撐侯萍，侯萍是神色不動，只等待他們問話，這人却向下說道：「侯師父你們這爺兒四個在江湖上走了幾年了？」金虎撐侯萍道：「你這話問的合乎，叫我不好答，我侯老大從十幾歲就流落在江湖上，我齊師弟他是半路出家，早年他是規規矩矩的人物，後來擠得各處不能容身，才帶着這兩個

孩子流落江湖，吃這碗風塵中不飽的飯，所以現在我們這爺兒四個，沒法子算，反正全是命運不好，把武術擺在土地上，給練武的丟人現眼吧。問話的這人微微一笑道：「侯老師你不要過於這麼自謙，你是老江湖了，眼睛不空，你把韓國所到的客，全仔細看看，這裏除去本地的幾位殷實商人，和地方上的紳士，其餘所有的全是我們道中人，咱們不過弄那些假事。侯老師我記得在別的地方見過你，爲什麼竟自掩飾着本來面目，你是在天南一帶，很成名的人物了，其實咱們是各走各的路，誰也犯不着誰，本可以不知你交待這些話，不過怕的是你認爲我們這班人有眼不識泰山，你既入韓國找個若是拿你當作吃江湖飯的，豈不叫你笑話我們這班人有眼無珠了麼？金虎撐侯萍冷笑着說道：「你這老師父真怪！我不明白你這是什麼意思。侯老大來韓國難道另有圖謀，被你看破麼？一個江湖賣藝的人，走遍了天下吃遍了天下，認識我的人太多了，我們是賣藝爲生，到韓國來獻藝領賞，在往高處說，是以武會友，我們這夥賣藝的與別人不同之處，就是願意有子弟老師時時賜教，丟人現眼侯老大看作是家常便飯，此處不能停留，再開一個碼頭，一樣有我們的去處，只爲久已聞名韓國中，是藏龍臥虎之地，我們雖然不給祖師爺爭氣，把師父所教的功夫來換這碗飯吃，但是我們守法安分……」。金虎撐侯萍還要說下去，靠下首一個年約五旬左右，也是生得極矮的身材頭頂已禿，只在頂心後有一縷稀疏的頭髮，拖在腦後一條長沒有二尺的髮辮，臉上黃焦焦帶着病容似的，兩道短眉毛一對黃眼珠，鼻樑彎塌，翻鼻孔，唇上留着，短鬚，也是七長八短，其貌不揚，看着那麼叫人討厭，他偏着臉看着金虎撐，此時却截着金虎撐候萍的話道：「朋友！我看最好不要再往下說了，朋友你竟是何如人物？不必再作這種怪模樣的情形，你那藥箱子爲何不帶來？」金虎撐侯萍仔細注意他，倒真想不起那裏過此人，可是他分明已戳破了自己的行藏，微笑着答道：「我到韓國是獻藝，不是治病來的，我管它何用

「那人道：侯老師，這裏主人也久仰你大名，你那歸名江湖的那件金虎標，何不叫主人也請開眼？」侯萍道：「我那件東西，是對付虎狼明用，韓國中全是子弟老師們，所以不會帶來，拿駕要看它很容易，我今晚送到，絕不失信，這位老師父你很好的眼力，叫我侯老大欣喜萬分，居然有認識我侯老大的人，只是恕我眼拙，沒領教老師你高姓大名，我們在那裏會過？」這人冷笑一聲道：「我不過是無名小卒，就是亮出『萬兒』來，侯老師也不會知道，你今夜若是真個前來，我倒要給你多引見，幾位朋友，韓三爺也願意和你親近親近，咱們話可說在頭裏，我們全是江湖道中人，光棍作事來明去白，今夜若是失信於我們，這瀾滄江一帶，只怕你們不容易就那麼走開了，那時可別怨我們不懂交情，話說回來侯老師也不會那樣吧！」侯萍點點頭道：「你這個朋友話說得十分對，侯老大雖然不是什麼了不得的人物，你既然略知我出身來歷，諒你也知道我所走過的地方，漫說這瀾滄江這樣的好所在。又是在光天化日下，風平浪靜之時，能够坦然來就能坦然去，絕不會在那興風作浪之時故意的和自己過不去，這裏還沒呆够呢！」那人道：「很好！你們也辛苦了半天，主人是很慷慨的，現在更知道侯老師你是江湖道上有名的人物，不能再輕視了你，現在給你預備了一桌很好酒席，叫你們爺兒幾個痛痛快快的擾一頓，再回店中有什麼事，咱們晚間再商量」。金虎撐侯萍道：「很好！我想主人不會對於我們過於吝嗇，我們爺兒幾個可是指望着在主人這裏賺一筆好價錢走，給我侯老大掙個後半輩的生涯，我晚間再來時可別叫我們空手走」。那人笑答道：「朋友你放心吧！定叫你趁心如願」。金虎撐侯萍說了聲：「咱就那麼辦了！我們這桌在那兒擺？」那人說道：「這裏人太多，你們吃着也拘束，小客廳中已給你們預備好了，說了這句向廳房門口招呼了聲：「來呀！把他們領到小客廳中，好好款待，那正座上的韓國主人，始終是一句話沒發，金虎撐侯萍是滿面春風，招呼着齊萬峯，雲鳳，玉鳳

，隨着門外的兩個家人，一同走出廳房，聽得廳房裏面一個人放聲狂笑，聲若洪鐘，竟有幾個人付合着笑了起來，金虎撐侯萍帶着志得意滿的神情，一邊往前走着，向齊萬峰，雲鳳，玉鳳，說道：「這趟沒白來吧！貨賣識家，功夫不虧負人，這才叫英雄用武之地，你看看主人多麼大方，一個賣藝的能得到主人這麼重酬，整桌的酒席。款待我們，不只於這趟沒白來，我覺着這輩子全沒白活，還有天大的好處，就在今夜師弟你心裏痛快不痛快」。齊萬峰道：「這你還問個什麼勁落到這步好運上，眼看着咱們就全有了準飯了，再不用在風塵中流落下去，我回去就給祖師爺燒高香，那跟隨的家人廳他兩人的講話，全是肥邊帶着冷笑，離開這座花園子，往西邊穿過，兩道院子來，轉進一道跨院這裏是三間小客廳四面的走廊，院中十分清靜，這韓園的家人，把小客廳的風門拉開，金虎撐侯萍頭一個昂然走入，齊萬峰，狄雲鳳，狄玉鳳，也全跟隨進來。這屋中也收拾得十分講究，在靠裏邊地當中，已經擺好了一桌酒席，四個座位，上首兩座，左右一邊一座，金虎撐侯萍說道：「師弟你看看，這樣主人到那裏去找，今天要不痛痛快快的領主人的盛情，那也太對不住主人的一番好意。金虎撐侯萍一邊說着，已經坐在位上，齊萬峰招呼着狄雲鳳，狄玉鳳一同落坐，這位莊丁過來拿起酒壺給斟酒，齊萬峰却扭頭向金虎撐侯萍看了看，侯萍是伴伴不睬，端起酒杯來，他是一飲而盡，齊萬峰心說你倒真有個寶貝勁，豁出這條命不要了，先享些口頭之福，齊萬峰遂也隨着他一同飲酒吃菜，只有狄雲鳳，狄玉鳳姐兩兒因爲在後面客廳中金虎撐侯萍已然和人家說僵了，分明已經預備今夜到韓園中和這裏的一般江湖道中人一較高下，只是那金蛟剪韓天放雖則沒開口，他那神色上對我們這般人起了極大的疑心，含着一片惡意，此人分明是我們不共戴天之仇的對頭人，眼前就是一場大禍，應該就此撒身，離開韓園也好預備打算，在客廳中發話的人分明是江湖中一個極厲害的人物，他已然明講說出我們這班人

，本來不的面目現出，只怕惹離財家場一帶全不容易了。看這位老前輩無其事，他似有十分把握，不過把我們只有四個人，這韓園中所到的人物足有二三十位，內中很有些江湖中能手，眼前就是生死關頭，那還吃得下去，這美酒佳肴，這屋中又有莊丁伺候着，不便說話招呼，狄雲鳳只有連連向齊萬峰皺眉示意，只是齊萬峰也叫無法可想，現在只有聽憑金虎撐侯萍的主張，他的性情特別，自己若是開口告訴他早早離開韓園，還不定招出他什麼刻薄話來，這時金虎撐侯萍連飲了三四杯，他已經看出雲鳳，玉鳳，有不安的神色，金虎撐侯萍把酒杯往桌上一放道：「姑娘聽，跟我們跑了多少碼頭，吃了多少辛苦，何嘗遇上這種開眼的主兒，不拿我們當下流江湖人看待，你們反倒無福消受，真是怪事，只可惜主人還有些不懂禮節的地方，好歹他也得派個人來照應我們，也顯得他作主人的尊重江湖客。」這句話沒落聲，門外一人應聲而入道，韓三爹豈是那種不開面的主人，滿堂的客人。他不能脫身，只好叫我來替他稍盡主人之禮，侯老師我要敬酒三杯。」這人已經從外面很忙的走到桌案前，侯萍跟齊萬峯略微的欠身答禮，金虎撐侯萍哈哈一笑道：「主人太客氣了，我不過是一句笑話，真個把主人這裏的貴客驚動了來，此時狄雲鳳，狄玉鳳一看進來這人好魁偉的身材，身量高大，紫色臉膛，兩道掃帚眉，一雙豹子眼，獅鼻，巨口，唇上短短的黑鬚，穿着件藍綢子長衫，兩隻袖口高高挽起，腳底下白襪青鞋，從上到下，全身帶着武勇之氣，看此人的神情，是來意不善，雲鳳，玉鳳，因為在兩旁坐着，和來人最接近，在這種情勢下，不能不戒備，各把此坐的椅子略往後推了推，看事不祥，只好先動手，可是此人到了這酒席筵前，伸手把酒壺拿起，左手向他右臂下袖管上一托，這隻右臂露出半截來，臂上的虬筋暴露，他酒壺已經向金虎撐侯萍遞過去，侯萍此時倒也顯得十分知禮，居然也站了起來，暗中脚下往後錯了半步，却用雙手捧着酒杯，向來人道：「既承厚愛侯老大敬領盛情。」這

人把酒壺往酒杯上一搭，可是他的酒壺下半截完全擗到金虎撐侯萍的手指上，酒在杯中盪着，只見侯萍的酒杯和這人的手中酒壺形如連在一起，微微的來回推動着，酒已斟滿，這酒下裏腳底下全盪出響聲，酒杯和酒壺一分開，金虎撐侯萍却把酒送到口邊，一飲而盡，哈哈大笑道：「侯老大很知道駕尊隨得起我們之意吧！此人點點頭道：「侯師父，果然稱得起江湖上的好朋友，我們敬重得一點不差」說着話，他又連給滿了兩杯，才把酒壺放下，跟着拿起箸來，把盤中的一樣菜夾起來，就向齊萬峰面前送，金虎撐侯萍微微一笑，却把左掌伸出，向這人脖子上輕輕的按道：「朋友，我們這位師弟，飲食上有許多毛病，他不想吃的，你要敬他，他就要翻臉了」。這人被金虎撐侯萍這一攔，他很快的把手撤回，却一拱手道：「既是這樣，我倒不好勉強了，二位姑娘隨便用些菜，恕我不再照應了」。談到這兒轉身走了出去，金虎撐侯萍向齊萬峰一笑道：「酒足飯飽，這才了我們走到的時候，有什麼事晚上再見吧！」這四個人，一同站起，莊丁們伺候着往外送，這門外都有這韓園的執事人，在那裏等候着，說是奉主人之命，說與師父們晚間務必的請到這裏，別候着我們再去到店中相請了。

金虎撐侯萍道：「叫你們主人不必惦念，這種好地方，我們不來，豈不是太饒了麼，說着話，金虎撐侯萍向齊萬峰道：「我們整個兒的來，可不能把零碎東西留下，那幾件找飯的傢伙，難得還存在這兒作押賬麼？」齊萬峰纔要發話，向他們問，身旁一個莊丁已經答道：「師父們放心，你們所用的傢伙，已經打發人送還店中了。」金虎撐侯萍微微一笑道：「韓三爺真能體貼人，我們在韓家塢這裏，可有了照顧我們的主兒了，我們放心大胆的在這里住下去，絕沒有人敢再得罪我們，師弟你說不是，！」齊萬峰只得點頭答應，隨跟韓園送出來，管家作別，一同趕奔人和棧。

第四章 溯前塵悲切談往事

來到店房，這時正是店中清靜的時候，店夥胡阿三正在店門口歇涼，一見金虎撐侯萍等回來，纔含笑迎道：「師父們回來了，真不含糊，我們真沒想到這時就能回來。」金虎撐侯萍道：「夥計你早看定了我們非被留下一個兩個的不可，誰想到我們居然不缺胳膊不短腿的全回來了，夥計你萬沒想到，是不是？」胡阿三道：「侯師父，你別冤屈好人，無怨無仇的，我們焉能那麼想，我說是這幾天還早，像你們全有頂正好功夫，韓三爺定要格外賞識，一高興就許留你們住三天五天的，這回彩頭不錯吧。」金虎撐侯萍道：「那滾含糊的什麼，我們幹甚麼去的，不爲圖利誰肯早起，夥計，沒白教你替我們掛心，我們這回連後半輩的飯全賺出來了，弄好了就許養老送終，連棺材全賺出來。」侯萍一邊說着，已然走進院中。那金阿寶也從裏邊出來，見了侯萍等進來，也陪着笑臉道：「師傅，這趟可沒白辛苦，還是這韓家塢能養江湖人吧，人和棧你們就放心大胆住着吧，方才韓園來人替師傅們送傢伙來。已竟留下話，師傅們只管在這裏住着，連店錢帶飯錢，不用你們管，韓三爺那兒把師傅全包了，你們運氣還真不錯，這回算遇上財神爺了。」金虎撐侯萍道：「夥計你也跟着站了光，我們得了實惠也不能忘了你們哥兩個，你們等着吧。」金阿寶聽着話風不順，已碰過他的釘子，不敢再惹他，立刻把房間門開了，侯萍跟齊萬峯進五號房間，狄雲鳳狄玉鳳仍然到六號房間內梳洗歇息，齊萬峰等到夥計伺候完了，退出屋去，向金虎撐侯萍道：「老師傅，我們這次韓園可算沒白去，敢情這裏窩藏着這麼些江湖人物，這金較剪韓天放，大約也就是我們真正的對頭人了，老師傅，不是自己我先氣餒，我們爺四受盡千辛萬苦，爲的是甚麼，如今好容易祭着那韓天放的可疑之處，此人已竟十成有八成

是我這兩個甥女的不共戴天的仇人，我們焉能再放手，不過我們把事也過於放大意了些，不該早早的把形跡顯露在他們面前，現在分明對於我們已起了疑心，不過我準敢斷定他絕不知道我這兩個甥女，就是他的仇家兩個女兒，因為狄氏全家遇禍時，這兩個孩子完在襁褓之中，他萬想不到這兩個孩子會活到今日，找到頭上來，不過今日一看到韓盟的情形，實不容易動他了，他這裏窩藏着這些綠林扎手人物，雖有侯老師相助，也嫌人單勢弱，只要動上手，就再難兩立，這種事只要打草驚蛇，就不容易再下手了。侯老師我看現在的情形，於我們十分不利，他已派人到店中，分明是有暗中監視我們之意，這件事還要從長計議才好……」剛說到這，狄雲鳳，狄玉鳳已竟全走過來，進得屋來，把屋門帶嚴，這姐兩個滿面凄惶的站在齊萬峰面前道：「舅父我們這可到報仇雪恨之時了，可憐我一家三十餘口，慘死惡魔之手，如今才是給他們九泉雪恨之時，只是甥女們本領有限，只怕未必能够殲除這個惡魔，辜負舅父十餘年養育之恩，死去的父母，也空留了我們這兩個女兒了！」雲鳳玉鳳，竟自吞聲哭泣起來。這時金虎撐侯萍是若有所思，怔忡忡的似乎在想什麼，忽的向雲鳳玉鳳道：「姑娘，你有復仇之志，怎的這麼沒有骨氣，你們是否已認出你們所尋之仇人，這不是含糊的事。」狄雲鳳把淚拭了拭道：「不會錯，此人左耳下有一顆黑痣，這是他的特徵，定是他無疑了。金虎撐侯萍微搖了搖頭道：「我看這金蛟剪韓天放，好像十五六年前的一個綠林劇盜，不過事隔多年，我也認不清他了。」狄雲鳳却很帶着驚異的向金虎撐侯萍道：「老前輩看出他像從前綠林中那一個？」金虎撐侯萍哼了一聲道：「據我看，他頗像十幾年前橫行岳陽的綠林中最扎手的人物，我若是沒看走了眼，他定是鐵鷄子韓沖」。狄雲鳳點點頭道：「老前輩，這次還許是看對了，弟子也想着或者就許是此人」。金虎撐侯萍帶着懷疑的神色，看着雲鳳玉鳳說道：「難道你們訪尋的也就是此人，怎麼竟會和他有不共戴

的問要歇業不幹，一般鏢師伙計，那會願意，大家未免對鏢頭此舉表示出不滿來，認爲你只顧個人賺然家成業就，有了飽飯吃，不願意在刀尖子上滾了，可也應當替大家想想，全在鏢局多年，雖說是鏢頭以鐵掌金槍打出來的天下，可是紅花也得配着綠葉，沒有兄弟這麼出力幫忙，你一個也不會把這個字號叫響了，振川鏢局，把牌匾關閉，江南北的道路打通，這不是一年半載的事，鏢師伙計們隨着牌匾起來，現在不論去那路鏢，全是平平安安的，就可以把鏢賺到手，現在你突然把這個買賣歇業，雖則是當鏢頭的待人不薄，對於大家有一番打算，可是就忘了弟兄們這一散開，另換到別處，那會像這打出來的江山好幹，人家一致要求，不准狄筱川歇業，可是這位狄鏢頭他話已出口，決沒有挽回，那肯說了不算，兩下裏竟自僵持起來，彼此雖無惡意，可是這種事也就非要弄到雙方傷了和氣不可，一般朋友們看着不肯不管，當日把這件事按下去，從中的給兩下裏一說合，振川鏢局字號仍然叫他在着，由這裏一位鏢師展玉堂接辦幹這個買賣，他是隨着狄筱川成立鏢局時來的，也是多年的朋友了，由他頂着這個字號，所有原有的人，還是照樣幹下去，只有狄筱川退出鏢局子，可是狄筱川跟這一般朋友們，交待的明白，更請了本處的一般交往的買賣家，和同行的朋友，當衆說明，自己從此算退出振川鏢局，對於鏢局子的事，完全由展玉堂接過去，姓狄的對於振川鏢局概不過問，概不負責，這狄筱川他這種辦法，本是不徹底，這也就因爲江湖道之事，把義氣二字看得重，把朋友的交情看得重，他不忍過於決絕了，更不忍叫一般好友爲難，自己知道個人不幹了牌匾不摘，字號不改，那好推得那麼乾乾淨淨，將來是否有所牽連，個人只好認命了，在當時算是交待的明白，所有商家買賣，交往的主兒，已經當着他們，把自己退出的情形說明，就是再應了什麼大眾的事，那只有衝着振川的字號，我狄筱川是不負責，這樣交待完之後，個個都把歷年所得的利益，平均分配了大家，由鏢師到

飲計，人人有份，自己全辦完了，收拾一切，回轉家鄉，離別鏢局子辦得事情還有些牽連，暫時總算是把肩頭上這個重担放下，覺得心頭非常舒暢，家中也尚沒有多人，只有齊氏夫人，和兩個小女孩，雲鳳玉鳳，雲鳳年只四歲，玉鳳才一週年，狄老鏢頭和夫人齊氏也全夠了年歲，夫人也不能再生育，自己覺着這麼兩個女兒也就足以終老天年，待這兩個女孩子稍長大，個人把一身所學傳授了他們，姐妹兩人有這麼兩個女兒也足可娛晚景了，狄筱川把一身武功絕技，並沒傳授了多人，還是在初幹鏢局子時收下一個徒弟，也是武林同道，浙南鐵鞭手胡展堂之子，名叫胡玉駿，狄筱川跟這武師胡展堂是武林中的朋友，彼此全是誰都景仰誰，那胡展堂一生所學，全是外壯硬功，他兒子胡玉駿，也是單傳一派，操練上這種功夫，不過三十多歲，不能完婚，他家內人口少，自己有些田園，決不是指着吃江湖飯，胡展堂自幼練這種硬功，完全是性之所近，依他的意思，本想叫胡玉駿克成家學，親手成全他，他老妻却是一再的攔阻，不叫兒子再練這種硬功，鐵掌金槍狄筱川那時才在江湖中闖出一萬一兒來，不斷的走鏢到浙南，和這位武師胡展堂交了朋友，這胡展堂遂把兒子拜在狄筱川的門下，狄筱川也會把他帶到鏢局子中傳授他五年的功夫。不過狄筱川那銀梭的絕技，胡玉駿並沒得着其中的訣要，功夫淺的多，狄筱川是安心想把自己一身本領完全傳與了這個徒弟，那知鐵鞭手胡展堂竟得了一場重病，把兒子胡玉駿招回家去，胡展堂終至一病不起，那胡玉駿家中又沒有別人，他父親死去，只剩他和母親支持門戶，不出來再練功夫，更兼他家業應該敗落，逆事屢生，所有的田產既遭到連年的旱潦，更被廣人的侵佔，這胡玉駿雖不是什麼富家子弟，可是他頗有父風，和他爹爹是一樣，既不事家人生產，更揮金如土，把錢財從來沒看重，他父親傳了四五年的功夫，竟自日漸窮蹙，母親可是關心着家業一敗塗地，終年臥病，把個胡玉駿就算是就快了，弄個功不成，名不就，所以師父這覆他一

雙鳳塚

錫是六七年功夫，未曾來過，這位狄老鏢頭更因爲近幾年長河有別家的鏢局子不斷的走浙兩鏢，自己存着同行的義氣，應該要接買賣時，總對於同行讓着一步，所以這浙南一帶也就不來了。那時交通阻隔，師徒二人音信隔絕，狄蘇川把鏢局子事擺脫，回轉汨羅江畔，蘆林潭故鄉之後，也就把這個徒弟算忘掉，自己也因爲對於他的功夫沒教成，總算是半途而廢，一身所學得來的不易，倒也很願意傳授個徒弟，免得把師門所學帶到土中去，只是不能如願，也只好付諸無可如何，他回轉故鄉四個多月的功夫，正到了初秋的時候，這時江水正在暴漲，狄老鏢頭所住的蘆林潭正對着汨羅江一個大碼頭，這裏船隻最多，老鏢頭常常在天光一亮，或在傍晚的時候，總要到江邊走走，這天夕日卸山，狄蘇川無事在江畔閒遊，顧着江岸往西走下來，因爲碼頭這一帶，一片喧囂自己要躲開這一帶，看到落日餘輝，照到江面上那綺麗的景色，最叫人心曠神怡，走出有半里之遙，這時一輪紅日，已然落了下去，江面上立時照得萬道金蛇，一隻隻的帆船，全是風帆滿引，也全要趁帆，這落日餘輝之下，趕至停船的所在，更有一艘漁船的船，散幫在江邊一帶，張網捕魚，這位狄老鏢頭看得心曠神怡，自己因爲天色也就要黑了下來，已有一二里的路再慢慢走回蘆林潭，也正早晚飯的時候，方要轉身，突然的那江面一帶，起了暴喊之聲，只見那大幫漁船，全在把船頭掉轉，因爲從上流放下一隻客船來，把風帆放足了，竟自不肯收篷，有一隻小一些的漁船，躲避的慢一些，竟自被他這隻大船撞翻船上三個漁夫，也全被翻入江中，這漁戶門見這個客船，行船這麼無禮，撞翻了船，他依然不肯收篷，沒見過這麼壓梁霸道的，漁船上的漁夫們，又何嘗是什麼省事的，一邊招呼衆漁戶，堵截這隻客船，一邊開口大罵，這一來那隻客船，船隻依然沒停，河是把風帆的力量收了一半有些慢了，船艙中出來兩個人一個年約三十多歲，一臉的尖滑之氣，一身小打扮，那一個年歲却有四十多歲，濃眉巨目，鼻溝口，身體頗

爲雄壯，穿着一身藍川綢的短衫褲，丁字步在船頭一站，那個年輕的却闖在他頭裏，高聲喝喊道：「你們這全是那裏趕來的野種，開口就要罵人，漁船上的漁夫們大叫道：『江裏行船還沒見過你們這種不通人性的東西，你有什麼等不了的事，在這漁船聚集的所在，竟自這麼任意的闖起來，船撞翻人撞下水去，還這麼不講理，這船全不停，你有多大的勢力，今天咱們得鬧個起落出來，不講出個道理來，你就休想再走了』。船上這人冷笑一聲道：『你們這是本地的船幫，就敢欺負外來的客船，江面上是走船的地方，你把水路全擋上，撞翻了你的船，那是你自己找死，你們再不閃開，阻擋我們去路，那可真有些找死了』。這個答話的漁夫，正是蘆林潭漁戶船幫的首領人，姓周名叫萬林，平日是很規矩的漁家，今日遇上這種無情無理的事，這分明叫擠事，提着一柄魚叉，恨聲說道：『你是那裏的船，你姓什麼，憑什麼勢力敢這麼欺負人，今天就是不叫你走了』。說到這兒，更大叫一聲，弟兄們，把船往上圍，弄出人命來，有我姓周的頂凶，這時被撞翻的那隻漁船漁夫，雖然翻在水內他們全是精通水性，已經從水中冒上來，上了別的漁船，吃了這種虧，那肯饒，這三名落水的漁夫，駕船趕過來，也是開口叫罵，這時來船，那個穿藍綢短衫褲的先前是一句不說站在那兒看釐，此時見漁船包圍，不叫自己船走開，更有動手之意，遂向這周萬林道：『朋友，據我看，你省些事吧！你們要趕這麼蠻橫，可怨不得姓金的無禮了。把你們漁船撞翻，決不是故意跟你們爲難，我們有要緊事，得緊趕一程，船隻大，風帆放滿了，你是行船的人，還會不懂麼？立時收篷沒有那種本領，漁船稍躲閃着容忍，一時的大意，把你們漁船攆翻。全是水面上朋友，稍微吃點虧算不了什麼，你們真想不放手，就憑你們這點人還未必禁得住金二爺拾掇』，那周萬林聽到這個客人，也是這麼不通情理，立時怒叱一聲，你們這全是那兒趕來的野種，敢在蘆林這麼蠻狂，你下去吧，他把手中的魚叉一掉頭掄起來向這人的

腿上去，那個年青的，却自往下一矮身，伸手把魚叉接住，只用力往外一送，周萬林他已經被連人帶魚叉翻到江中，這一班漁夫們，見頭目周萬林又被打下水去，立時吶喊一聲，全往上圍，也有拿魚叉的，也有拿竹篙，齊向客船上圍攻，這客船上兩個人頗具身手，全是赤手空拳，可是手脚展動後，漁夫們竟自又有六七個被打下水中，這一來這江邊一帶，可就亂了，鐵掌銀梭狄小川，在江邊看個滿眼，先前本不願管閑事，後來看到這羣漁夫們，實在吃大虧，他們只憑氣力，沒有功夫。這來船的兩個人，全是一身的好武術，再若不管，這幾十個漁戶，非全被他們打傷不可，當時狄小川一擦長衫，飛身縱起，從一隻隻小船上輕登巧縱，連着三個騰身已經撲上了這隻客船，口中却招呼着，朋友們，也過於家以強凌弱，還不給我住手，這時那個年輕的他已經離開自己船，竄到一漁船上，把兩名漁夫，一個打傷在船艙內，一個被翻到水中他見忽然有人竄上自己的船，他從小船一縱身翻了回來，喊了聲，你是什麼東西，口出這種狂言，你下去吧，他雙掌住外一抖，竟照着鐵掌銀梭狄小川的左肋後打來，狄小川微一幌身，來人的掌打空，狄小川用左掌向他面門一擊，這少年一幌閃避，狄小川往回一撤，右掌是「葉底摘花」撲的一下，打中了這人的右肩胛下，他身軀騰起，被打出六七尺去，落在江中，這時那年歲稍大的，那個客人，他是原先護着自己的船，漁船只要欺近了，就被他擊退，忽然看見狄小川這種輕身縱躍，撲上船來，他目已心驚，退到艙門口，就在這剎那之間，自己人，竟被來人打入水中，他往前一欺身，雙掌作式，夢和來人動手，狄小川緊退到船頭，用手向他一指道：「朋友你先別忙，這裏誰也跑不了誰，更扯頭喝令漁夫們，不得動手，姓狄的担當你們一切，這班漁夫，多半是住在蘆林潭一帶，狄小川是個成名的鏢頭。在外面已經闖出威名來，現不幹鏢局子了，住在家中，江邊又是他常來的地方，誰不認得他這種名望遠鎮的主人，立時全停住手，狄小川清時向這船上的

客人拱拱手道：「朋友有你這身本領，定是江湖道上的朋友，怎麼竟自這麼濕着自己的本領武功，對付一班賣苦力氣的漁夫們？你也未免太看不起自己了，這蘆林潭一帶，所有指著江面生活的弟兄，全是安分守己的人，姓狄的不得不多管這場閑事，朋友請你亮個「萬兒」，姓狄的也是江湖道上跑了多年，到處裏全願意交朋友，朋友你今天這種行爲可實有些不當，並且也太以藐視蘆林潭沒有懂事的人了。」此人哈哈一笑道：「尊駕姓狄，還沒領教你大名」。狄發川道：「無名小卒，在下狄發川，鏢行中鬼混了多年，現在是回家務農，作一個安分守己莊稼人了」。這時被狄發川打下水中那個，已經從自己的船後梢翻上來，他却不肯吃這個虧，竟從後艙抓了一把手叉子，從艙頂子上翻過來，却厲聲喊道：「你這小子，居然敢來摸劉四太爺，我索性打發了你吧！」他竟從艙頂子竄下來，是安心動手行凶，却被站在艙門口的這人往前一趕步，把他抓住，用力往回一帶，喝聲：「劉老四，不許你這麼無禮，你得聽我和人家狄老鏢頭，把話講完了再動手不遲，這個年輕的被他自己的首領這一攔阻，他才把身形站住，把手叉子倒提在左手中，站在一邊。那狄發川倒措着兩手，神色不動任憑這小子張狂，只微微冷笑着，看着他們這一來，反倒顯得他們十分不够朋友了，船上這個客人說道：「原來是振川鏢局老鏢頭，鐵掌銀梭狄發川，這我們可失敬了，原來尊駕竟住在這裏，我們若是早知道，也就登門拜望了，老頭你名重江湖，不過這種事很可以少管」。狄老鏢頭冷笑道：「尊駕這個話怎麼講，今天的事是我親眼得見，朋友你在我們這個小地方，竟這麼任意施爲，更打傷了許多漁夫，難道就叫我們這些吃了虧的人，甘心受辱，這也未免於理不合，朋友你尊姓大名怎麼不肯賜教？」這人却冷笑一聲道：「狄老頭，你是名震江湖的人，我這無名小卒，冒犯虎威，我稱名道姓，不過多栽些跟頭，這江湖道上行走，彼此發生些衝突，動手傷人，算不得一件事，何況又沒有出人命，難道老鏢

頭你這麼大的人物就要管這種小事麼」。狄筱川喝叱道：「看你的情形，是久走江湖的朋友，怎的竟這麼無情無理，撞翻了船，打了人，就想這麼善罷干休，去到那個地方，也沒有這麼不講理的，沒有別的，漁戶雖窮，用不着向你訛索，你只向他問當真認錯，這件事就算完，佛受一柱香，人受一口氣，朋友你這麼一走，沒有人肯那麼甘心，你既然不肯亮萬兒，姓狄的也不勉強，這入却微微冷笑着道：「船壞了賠船，人傷了治傷，還有什麼大不了的事，你要叫姓金的賠禮認錯，我還不那麼甘心，狄老鏢頭，得非是你把鐵掌銀梭全叫我領教一番，我還許任憑你處置，就是把我這個人留在這兒，我也沒有一點含糊，狄筱川道：「朋友你這麼講話，未免不近人情，我狄筱川走遍南七省，還沒看見敢在我面前這麼強梁的，聽你的話風，是要我狄筱川在你面前領教領教了」。那人點點頭道：「不錯，正是這種意思，不過我是要討討教。狄筱川此時也叫被他這種無情無理逼迫的，不能再容忍下去，是非只爲多開口，煩惱皆因強出頭，已經骨上就顧不得許多。何況一般漁夫們，衆目相視之下，已不容自己不管到底了，立刻說了聲：「朋友這裏地勢窄小，你隨我來。」狄筱川一轉身，腳點船頭騰身縱起，連着兩次騰身，借着漁船接脚，已經飛落在岸上，那人也跟踪而上，狄筱川只把長衫的下角往腰上一掖，一回身，這個江湖漢子已經撲到，他口中說着場面話，手底下可是一照面就施展出十成力量來，說了聲：「老鏢頭，賞我兩招」。身隨掌進，撲到狄筱川的面前，左手往外一探，指尖向上，立掌向老鏢頭的面門上便劈，老鏢頭唱了個「好」字，往右微一斜身，身軀往下一矮，用左掌虛虛的，找他的腕子，一個橫身打虎掌，黏着巴掌下打出來，這種掌風勁疾，帶着十二分的力量，這入却往右一翻身，撤左掌，身軀往後一矮，「橫架鐵門門」反往老鏢頭的右臂上劈來。狄筱川右脚尖往外一滑，撤身抽拳，身軀更往地下一矮，隨着右腳往後滑之力，已經翻身轉過來，雙掌從左往右「橫掃千鈞」式

，向這人腰肋打來，此人一掌劈空，狄筱川身形更撤得快，一轉身，雙掌又到，他把左腳往右滑開半步，右腳往上一提，雙掌一分，「金雕展翅」右掌的掌風，向狄筱川後背上掃來。他這一手用的勁疾異常，狄筱川驀然一驚，把身軀往回一帶，往下一沉，竟自二次往起一長身，却是上半身斜着，反在右一探身，右掌是「金龍探爪」式，向他太陽穴點去，這才把他招術卸了。可是狄筱川往外一縱身，立刻閃身避開他，一抱拳喝問道：「尊駕用展翅金雕的手法，莫非是岳陽三鳥，金老當家的麼？」那人把身形收住，哈哈一笑道：「狄老鏢頭，恕我金子壽無禮，改日我們弟兄定要登門謝罪，現在請你高抬貴手，我金子壽不陪了。鐵掌銀梭狄筱川一聽這人原來是岳陽三鳥，自己知道無意中遇上這種強敵，這時見金子壽縱躍如飛，已經逃回他的船上，可是那些漁船尙在圍圍着，不肯散開，筱川只好追至江邊，高聲招呼道：「漁船的弟兄們，所有今日江面上的事，全在我狄筱川一人身上，有什麼事全歸我担承，閃個面子，趕緊叫來船走開」。狄筱川這一招呼，漁夫更因為狄老鏢頭已和這人動手，雖則沒見勝敗輸贏，這時既有他的話，不能不聽，不能不往後退，跟着漁船們紛紛往開一散，展翅雕金子壽的大船已經照舊開行，那金子壽退進艙中，也不再出來，他的船走後，狄老鏢頭站在江邊，把這裏漁船的頭目周萬林叫至面前，向他說道：「此次來船中和我動手的人，是江湖中有名的綠林道，現在我們這一截留他，已經算結了深仇大怨，可是決不與你們相干，現在有什麼事，他們朝着我一人講了，弟兄們受傷的回頭到我家中取藥，只要傷痕不過重，我收藏的那種製使傷的藥，還有些效力，弟兄們受屈的全看在我姓狄的身上吧！」周萬林忙答道：「老鏢頭你不要客氣了，錯非是你趕到這，還不定要多出幾條人命呢！總算是把大家的臉面保住了」。狄老鏢頭拱手說道：「弟兄們太賞臉了，那麼我先行一步了，狄筱川遂轉回家中，這件事過了很多的日子，狄筱川見岳陽三鳥始終沒前來，遂也

把這件事忘下，過了有兩月光景，忽然這一天，自己多年沒上門的那個徒弟浙南胡玉駿竟自到來，老鏢頭一看他，這種神色，就是一驚，形容憔悴，一條左胳膊用布帶子跨在胸前，明顯已受重傷，老鏢頭把他叫到前面客屋中，胡玉駿給師父叩頭之後，臉上的神色越發難看，狄筱川道：「玉駿你這是從那裏來？胳膊怎麼受的傷？我們師徒音信隔絕，我認爲你早把這個師父忘掉，如今竟大遠的來到這裏看望我，你作什麼事了？」胡玉駿帶着滿面羞慚的說道：「師父！弟子的事，真是一言難盡，我家運太不好了，父母相繼去世，那點田產，完全沒有了，一半是被人謀奪，一半是弟子不善經營，當初我回到浙南，我爹爹病的日子很長，把他老人家料理入土之後，日月是一年不如一年，母親也連愁帶病竟也去世，這一來，弟子更沒臉見師父了，所以這幾年潦倒異常，自己弄得功不成，名不就，萬般無奈之下，這才想起投奔師父暫找一個安身之處，那知道趕到長沙，師父已經退出鏢局子不幹，展玉堂師父接掌鏢局，我本是投奔師父去的，你老人家不在那裏，我決不願呆下去，立即告辭，可是展師父正因爲鏢局子人不够用，竭力的把弟子留下，並且展師父的話說的又十分懇切，他說是師父雖然不幹了，不過他老人家因爲年歲大，厭倦風塵，才一心回轉家鄉，鏢局子字號未改，仍然像他老人家在鏢局一樣，并且當初我又在鏢局子呆過，他們全是一般舊人，我既想出來作事，我既然投奔到那裏，再容我離開鏢局子，定要被人笑話，定看成師父手下的一班人，絲毫不念舊情，老鏢頭一走，就算全完了，吃這碗江湖飯，焉能那麼作事，我因爲展師父言辭懇切，他決不是虛言的挽留我，我想着好在走到那裏也是想憑本領換飯吃，不過在振川鏢局作事，全是一般舊人，比較着有些照應，遂安心在那裏暫時存身，預備到師父這裏來一趨稟報一聲，可是鏢局子事情很忙，從我一到那裏，就再不得脫身。不時的隨着他們出去走鏢，倒也相安無事，不想弟的命運不濟，十天頭裏應了一撥鏢是二十萬的現款

，滿用騾袱子護送到胡州交鏢，這趙路線雖然買賣少，可是每年也要走他一兩次，這支鏢就由弟子領率，還有一位鏢師，隨同保護，離開長沙府，路上是平平安安，才入了岳陽境內，鏢趨子走在老樹灣地方，竟自出了事，弟子總算是年青經驗太少人家直從長沙府轍下來，到老樹灣動的手，匪黨並不多，可是這次劫鏢的個個手底下厲害，爲首的兩個人，任憑我交派出什麼場面話來，他是一概不聽，當面告訴我就爲得振川鏢局的牌匾，故意的要太歲頭上動土，要看看振川鏢局掌字號的有多大道行，事情說僵，當時動起手來，和我同去的鏢師，陳永壽受了極重的傷痕，雖則喪不了命，也算落了殘廢，弟子拚命力戰之下，也被匪黨所傷，這條左胳膊幾乎他砍被斷，騾袱子被劫走不算，連振川鏢局旗，也被匪黨拔走，這種劫鏢，分明還另有着用意，臨行時，匪黨竟報出「萬兒」來，動手的匪黨竟是岳陽三島中展翅雕金子壽，火鴿子張紀年，他們把騾袱子劫去，我們全受了重傷，連夥計趨子手也傷了六七名，一場慘敗，逃回了鏢局子，鏢頭腰玉堂幾乎急死，這二十萬鏢銀，不原回鏢局子賠不起，振川字號就是從此摘了牌匾，展師父也是一場官司，展師父遂親自趕奔岳陽，按着鏢行的規矩，前去要鏢，可是還沒入岳陽境，匪黨們竟自遣人暗中邀劫，不容展鏢頭前進，連着三次暗中襲擊，最後這一次，在店房中，和匪黨們交了手，那知道這班盜黨，人既多動手的人也厲害內中竟有那岳陽三島中火鴿子張紀年，他竟用噴火筒，把展師父燒傷，更險些把店房也給燒了，臨行時明着向展師父交待，叫振川鏢局子人趕緊回去，不必白費這種事，想要這騾子杖，只有請振川鏢局老鏢頭親自到岳陽一會，火鴿子準保原物奉還，當時展鏢頭身受重傷，更遭到這種污辱，憤不欲生，自己非要橫刀自刎，師父請想這種情形下，武功不是人家對手，鏢銀被扣留，人家商家那肯答應，在展鏢頭沒回到鏢局子，鏢銀主本已鏢在振川鏢局子坐候，吃這行買賣的，沒有資本，沒有家產，完全是憑着人闖出來的弄到這

種地步也實在難活下去，大家商量到最後，鏢局子總然把牌匾一摘，盡其所有的賠償人家，只怕連一半也賠不出來，跟頭栽到底，振川鏢局子這個字號從此算完，凡是在這個字號內找飯吃，別處也不能再幹了，那岳陽三鳥劫鏢後點名叫姓，要師父一出頭，這場事就算完，可是展師父他不是不願臉面的人，師父退出鏢局，原本是對於這碗飯吃够了，在鏢行中安心洗手，當日散夥時，也說的明白，任憑鏢局子幹的好壞，師父是概不過問，這時出了這種逆事，展師父有何面目來找你老人家，只是展師父，既頂着振川字號，事情是他一個人承當，旁人雖是利害相連，總全算作事的，不過他遭到這種身敗名裂的事，漫說還是鍋淘飯的人，本着江湖道的錢氣，但分有力量，誰能細手旁觀，是大家商量好，鏢局子白號未改，毀到這種情形，總要尊敬你老人家一聲，他們可不能够作那反覆無常的事，事情是大家弄毀了的，不能放到師父的身上，這場事決沒有挽回的希望了，只有展鏢頭在破產之後，跟人家到案打官司，弟子想到總是跟你老人家師徒一場所以才親自前來，在老人家面前領罪，我們師徒雖然隔別多年，我總是師父一手教出來的徒弟，振川鏢局，是老人家一手立起來的，我想求老人家不論看在那一方面，救全我們一回，你老出頭給料理料理，師父交遊既廣，威名早已樹立下，岳陽三鳥，他既然指名請師父出頭，大家認爲或者還許和你老人家有什麼牽連，求師父念在展鏢頭也是師父舊日手下弟兄，共事多年，感情一些沒傷，如今他毀到這樣，無論如何，請你老人家搭救他這步劫難，倘若能够把這場事挽回，就可保全了展鏢頭的姓名，更把振川鏢局的字號也保住了，連鏢局子一般人也算師父給他們在江湖道中留了生路。」說到這兒，胡玉俊跪在狄筱川的面前，叩頭不止，狄老鏢頭聽到番話，面目變色說道：「玉俊，你快起來，我們爺兒兩個用不着這樣，這種事我看的清清楚楚。胡玉駿叩頭起來，狄老鏢頭接着說道：「鏢行這種買賣，從來是露的起臉，栽不起跟頭，許謙不許賠

，何況瓦罐不離井口破。任憑你天大本領，也沒有跑一輩子順風的，所以幹這行只要不及早抽身，適可而止，早晚時要毀在這種買賣上，我狄筱川振川鏢局十幾年的功夫，先前雖然是殺出死命，憑着武功本領把江南各路打通，那不是容易事，大家是親眼得見，我老頭子是拿命換來的這點虛名，後來這三年，風平浪靜，這種錢賺着很容易了，可是作鏢頭的時候也在担心，緩提防着有個失閃，並且江湖道上尤其是綠林中，不時的有出奇的人物，在各處鬧「萬兒」爭名頭，鏢行這種買賣，時時有危險發生，所以我決意的把這個字號收來了，洗手不幹，我狄筱川保全了這點虛名，個人不想發財致富，認頭吃這一碗莊家飯，可是鏢局子中全不容我抽身，那時大家幾乎落個不歡而散，一般朋友出頭給息和這場事，終於把振川字號原個的存在着，只有我自己退出鏢行，王駿，你想這種事我明知辦的糊塗，可是大家當時只認定了若不這樣辦，那就是我安心自己有了餬飯吃，不給弟兄們留話，我明知後患正多，定有今日，到現在事已臨頭，賣不得後悔了，好，我狄筱川是命裏該當，命中造定，我得不着好收緣結果，我能够攔盤開一切麼？岳陽二鳥，我早知道有這麼一撥名的綠林，別管他是否真個點名叫姓狄的出頭，我狄筱川曉得鏢局字號沒改換，就無法推乾淨，你去歇息歇息，咱們明日立刻起身。狄筱川自己可滿明白，這場事不盡是鏢局子處置不當，完全還是個人本身已經無形中結下仇怨，這完全還是江邊漁船鬧事，展翅離金子壽被我截留，氣憤不出，才有如今這場事，一點不差，他是安心找我，狄筱川，當晚把家中事安排一番，對於家中也不肯細說，局子出事的情形，恐怕家中人担心，第二日一早，帶領着胡玉駿趕奔長沙府，一路上絲毫不敢耽擱，緊趕到長沙府，振川鏢局，老鏢頭狄筱川一進鏢局子，就是一怔，鏢局子過道內坐着兩名商人，打扮的和兩名公差，正在那裏和伙計們口角着，狄筱川這一走進門來，鏢局子伙計全是舊人，一見老鏢頭到，立刻向那商人說道：「你們先不用

鬧，這就好辦了，我們老鏢頭趕到，親自料理，有天大的事，他老人家足可承當，你們何必這麼不留一點面子，「這兩個商人內中一個年歲很輕的說道：「師父們是在外面久跑的，什麼事比我們明白，我們櫃上若是吃的起這種虧，也就可以放手，自認晦氣，賺了錢的買賣，遇上了逆事，損失個三千五千銀子，算不得什麼，這全是三年結大賬作買賣的心血，完全在這票鏢銀裏子，實在是担不起，我們也不願意這麼趕盡殺絕呀！」狄老鏢頭站住了，向這兩個商人一拱手道：「二位掌櫃的，沒領教貴姓？」本鏢局子伙們忙給指引道：「這位是老仁記絲廠陳老闆，這位振泰銀樓齊老闆，今天已經到了限期，帶着縣衙門的人到來，一定得叫展頭跟隨到案，展鏢頭傷勢太重，頂現在還不能行動，這裏他們二位說，有人頂着去，可是他們二位並不答應，狄老鏢頭來了，你老給設法維持一下吧。真要是把這種情形教展師父知道，他是好險好面的人，恐怕性命就不易保了，」狄筱川向這兩個商人拱拱手道：「我在下姓狄名筱川，這個鏢局子我一手立起來的，只爲我這二年來身體多病，家中更有些事要我親自料理，所以把鏢局子完全交給我們展師父替我管理一切，想不到寶號們這撥鏢竟出了事，我這振川鏢局在長沙府地面，十幾年的功夫，總算是仗着大家捧場，沒有裁過跟頭，我記得老仁記絲廠，振泰銀樓，三年前也曾交過買賣，這次的事，落到這樣情形，我這振川鏢局這塊匾牌就完全算粉碎，可是姓狄的就這麼把鏢局子扔掉，實不甘心，二十萬鏢銀數目雖大，我鏢局子雖然是只仗着虛名，可是我狄筱川傾家敗產，求朋友們幫忙，還許賠得上，老闆們是明白人，幹我們這行的，要名不要命，我自認振川鏢局這四個字，還不致於就這麼栽下去，我得着信之後，趕緊的趕了來，就爲是料理這場事，二位老闆要是能賞我這個老面子，暫時給我們留些臉面，回頭對於你們兩家寶號，必有人到見你們主事的人。衙門口我們也有人釘着去，我狄筱川要向寶號討十年的限，原票要回鏢銀絲毫不能短

少，至於耽擱日期，悞了寶號的事，任憑怎樣分派，我狄筱川願認一切損失，若是不能賞我這個老面子，沒有別的，幹鏢局子這行買賣把這條性命早已交待在這塊牌匾上，我狄筱川和展玉堂認頭打官司，要死的要活的不藏不躲，全有人來釘着，到了那時也不會含糊了，查封我的家產把我辦成什麼罪名，我們算命裏該當，自認無能，事情現在只好這麼辦，我狄筱川但憑二位的吩咐了」。這位老鏢頭這番話軟中透硬，老仁記絲廠來的人，名叫陳家珍，他忙含笑說道：「老師父，你把話可說遠了，我們仁記絲廠主事的人何三爺，不斷的題起你老來，是我們湖南省幹鏢行的頭一塊牌匾，這次走鏢失事，老鏢頭不在場，弄到現在東家方面，和櫃上幾乎鬧了意見，這種情形，我們也不便細說，爲什麼多得罪朋友呢！有狄老師父你出頭，只憑你老一句話，我們是作用人的，雖則不敢答應老師說一聲，十天內狄老師已答應把鏢銀找回，這是他們求之不得的事，那會不願意，衙門口裏我們派人去，跟着班上的人給回覆一聲，求十天的限，鏢銀沒有着落，那時再請官家公事公辦，總算是商家這方面人情面子全有了，那時事有在，也就沒包涵了，狄老師父，就這麼辦吧！」說到這兒，老仁記絲廠和振泰銀樓所來的人，帶着公差一同回去，鏢局子伙計們暗暗嘆息！這真是人的名兒，樹的影兒，老鏢頭沒到，他們幾乎要逼死活人，人家一出頭。立刻是十足的面子，這你不服氣，老鏢頭這點威望成麼？大家是衆星捧月把狄筱川請進櫃房，這位狄老鏢頭一進櫃房，只見裏面冷冷清清，只有一位鏢師愁眉不展的坐在那裏，狄筱川十分嘆息，自己雖說當日一心退出鏢行，不再作這種整天在刀尖子上滾的買賣，可是現在因爲這場事回來，在看到自己一手成立的振鏢川局，毀到這樣，不由把以前那種心情，全轉變了，個人認爲當初的打算，完全錯了，總算毀在自己憂柔寡斷上，那時退出鏢行，任憑鏢師們怎樣不答應，應該毅然決然的把這個字號收拾了，只爲敷衍大家當時的面子，雖然跟頭是他們栽的，但

是有振川鏢局，這四個字在，和本身丟人現眼，有絲毫分別，這次既然重返長沙，只有破出這條老命，把這個面子找回，趕緊把振川鏢局完全結束了，再不要這麼含糊下去，狄老鏢頭暗中這麼嘆息着，落坐之後，這位守鏢局子的鏢師，姓張名開甲，迎接着老鏢頭落坐之後，胡玉駿向師父說了聲：「展師父現在後面，師父可去看看他麼？」狄筱川點點頭，跟隨進來的一般人，張羅着老鏢頭淨面之後，及泡上茶來，一個個全是陪笑臉。求老鏢頭把這場事給料理下來，總算是保全了鏢局子所有人的臉面，狄筱川含笑向大家說道：「不用你們託付，過去的事，咱們不講，這個鏢局子現在我還依然拿他當作我自己的買賣，振川鏢局栽了跟頭，如同我姓狄的本身折在外面一樣，這裏鏢不能找回我狄筱川也就沒臉再見人，你們大家等候我自自辦法」。說罷：帶着胡玉駿走出櫃房，胡玉駿已經先跑進牀，展玉堂此時真叫無地自容，當日把這個鏢局子盡力的和老鏢頭爭執，不叫他把牌匾摘了，自己接到手中，如今弄出這場事來，把振川鏢局子臉面丟盡，真是生不如死，他反把兩眼閉上，這時狄筱川已然走到牀前，狄老鏢頭一看展玉堂面無血色，他在那裏，雙目緊閉，自己越發的難過，這就是幹鏢行的下場頭，爲的養家吃飯，毀到這般地步，老鏢頭本是一批牢騷，人全有見面之情，何況看到他這種情形，那還肯說什麼不滿意的話反倒湊到近前低聲招呼道：「玉堂找來了，你現在傷勢可好麼？」展玉堂再不能不答應，把眼睜開看了看，狄老鏢頭，眼角竟流下淚來，嚥了一聲道：「老鏢頭我展玉堂可實在對不起你了，我只恨我不能當場死在他們手中，叫我多活下來，反倒多加贈了罪孽，我自己無非耍攏着這般弟兄們把這個鏢局子不叫散了，我雖是一片好心，不明白的就許想我展玉堂野心太大，爲我自己打算。如今竟自這麼毀在岳陽三鳥手中，我自己死生到不足惜，把鏢頭你一世英名，叫我姓展的一手斷送，我實沒臉見你了，幹鏢行的臨到這種情形，算是把我們這一行的臉面全丟盡，我身受

重傷之下，不能行動，謝家字號裏，人家是血本所關，那肯絲毫容情，百般逼迫，連官人全找上門來，老鏢頭我還有什麼臉活下去，現在老師父你肯趕到這裏，我展玉堂至死也忘不了你老的好處了，好朋友作事不能嫁禍於人，我闖出的禍，我自己不能承當，反把老鏢頭拉出來，替我頂這場禍事，我要安定那種心，實在是禽獸不如了，只爲振川鏢局字號沒改，我恐怕破產賠銀，他們要牽連到老鏢頭身上，所以才請胡玉駿趕到，汨羅江蘆林潭，給老鏢頭送個信，這件事到現在我們幹鏢行的人不能說上別的話來，商家是血本所關，我們不能怨人家逼迫的緊，只有認命賠鏢，你老肯這麼大遠的到來，這也很好，現在我展玉堂沒有別的希望，這票鏢銀是兩家字號合一處走的，我只有把他們請到鏢局子中，好在他們全是本街老字號，當日老鏢頭退出鏢局子時，老仁記絲廠，振泰銀樓，雖則沒在場，可是這街上有好幾家股實字號，他們全是親眼得見，我們是再再的要求，把振川鏢局的字號留任仗着老鏢頭這桿旗給我們仗着門面爲是弟兄們仍然接續着至大江南北走鏢，老鏢頭回家務農對於鏢局子且不再過問，這是他們大家耳聽眼見的事，今日在我展玉堂手中，落到這個結果，只有把局子和我個人家中盡其所有，完全拿出來賠這票鏢銀，不足之數，我展玉堂只有一命承當，官家把我辦個什麼罪名，我認了命，只是他們只要沾染劉姓狄的一字，我展玉堂可不是不要臉，那是他們擠的，我只有豁出這條命去，鏢銀丟失，保鏢的沒有纒着兩畝地出來賣命的，全憑是武功本領，信得及我們叫我們保，出了事從鏢頭伙計沒有一個含糊的，全把命賣上了，依然沒保全住，那他們也只好認命吧，有什麼禍事，我展玉堂頂到那步也不會含糊，這就是我的心意，老頭我把你一輩子英名撈了，我對不起你了，鐵掌銀校狄筱川聽到展玉堂這番話，哈哈一笑道：「展師父，你全想錯了，論到我們的事，我狄筱川在這種時候推個一乾二淨，我有得是理可說任憑誰他憑從我身上想什麼主意，那是妄想，不

「請我現在有些願者上鈎，我自己倒要甘心淌一水了，狄筱川也是一個沒有身家沒有財產，只憑這條漢子在江南闖出來的名姓兒，我對於這種買賣幹了這些年，若不是十分灰心，我焉肯忍心和弟兄們散夥，實在是早看透必有今日這種結果，所以我一再的想拋下這碗飯，回家務農，如今後悔的話誰也不必講，這就叫命裏該當；我知道展師父你一個外場朋友，刀放在脖子上，決不會說出含糊話來，不過我狄筱川在這種情形下，我若是袖手不管，我這一世可就算白活了，憑着振川鏢局四個字，姓狄的也得接這場事，這塊牌匾是我立起來的，如今任憑他生了三頭六臂，把我這四個字號想給粉碎了狄筱川尚有這三寸氣在，我得看看動我這桿旗的人，展師父你只好好的安心養病，事情不必再問，討限期賠鏢，我已經和原主兒說過了，諒他們也不肯不答應我辦不出個眉目來，我狄筱川就能安生活下去麼？」展玉堂道：「那一來我害了老鏢頭，叫我至死對不起朋友」。狄筱川道：「你若那麼想，我袖手不管，你到案打官司，破產賠鏢，就算對得起我狄筱川了麼？」這句話問得展玉堂啞口無言。狄筱川趕忙着又安慰着他道：「岳陽三鳥，我過去雖和他們沒有認識，可是耳中早有這麼一撥綠林道，姓狄的不是張狂自大，我還沒把他們真個放在眼中，你好好歇息吧，我把這原鏢要回，咱們落個好好收場，豈不痛快麼？」展玉堂含羞帶愧點點頭道「現在叫我也實在沒有什麼可說的了，但願如此吧」。狄筱川又向展玉堂安慰了一番，轉身够奔前面，仍回到櫃房中，自己歇息够了，親自到老仁記絲廠，振泰銀樓去了一趟，只問他們能容日期不能容，如若能容日期原鏢找回，是兩下的禍份，若是不能等候，只好認頭打官司，姓狄的雖然退出鏢行，有這個字號在，決不能推乾淨，任憑這件事怎樣辦，姓狄的全願意承當。到底沒有含糊，可是這兩家字號，對於老鏢頭全是十足的面子，很慷慨的答應下來，並且官面上也不用鏢局子出頭，由他兩家去給維持，並且當時還要給老鏢頭接風，狄筱川當面推辭，

說是只盼鏢銀如數找回，那時定要痛痛快快的饒大家一杯喜酒，這鏢說完了，狄老鏢頭回轉岳陽子，伙計們看着老鏢頭對於要鏢的事，絲毫沒有舉動，只把出事的詳情，又細問了一番，把當時出事的一場的一名趟子手一名伙計，叫到身旁，囑咐他預備預備，明早一同起身，趕奔岳陽三鳥，多一個人不帶，任什麼人不請，自己要單人匹馬，前去要，這鏢種情形，鏢局子人，誰不就心，不過不敢多言語，只有聽憑老鏢頭的吩咐，到第一日一早，老鏢頭只是隨身應用的東西，帶着趟子手張勇，伙計侯元起一同起身。在第三天，來到岳陽地面，伙計們告訴這已經到了出事的地點，老鏢頭狄筱川路上對於鏢局子事，一字不題。在這天傍晚的時候，已經到了迴流港地面，這裏是一個大鎮甸，老鏢頭狄筱川，知道這岳陽三鳥塚子鑿設立在港灣外鳥鴉嘴內，從這裏由水路去不過一二里遠了，遂在迴流港鎮甸上落了店，叫伙計侯元起去備辦了一份名帖，自己寫好了，告訴趟子手張勇，伙計侯元起，早早的歇息，明日黎明時我們就要去拜訪岳陽三鳥。趟子手張勇，和伙計侯元起，這次跟隨狄老鏢頭出來，也算豁出性命去了，在走鏢時，鏢師伙計好幾十人完全毀在人家手內，如今老鏢頭只憑一個人，要想把鏢銀要出來，真是一件險事了，說翻了只要一動上手，我們就算鬼門關上掛了號一樣誰還能想活着出來，兩人這一夜那裏還睡的着，到了天光才亮，早早起來，鐵掌銀梭狄筱川，把自己的兵刃暗器完全收拾在一處，交給趟子手張勇，伙計侯元起帶着名帖，一同離店房，鎮甸前就是江邊碼頭，來到碼頭上，叫趟子手張勇僱船隻，到港灣外鳥鴉嘴，張勇看到一隻小船，遂招呼他，叫他送到鳥鴉嘴去，這船戶一聽，抬頭看了看，向張勇問道：「客人一共是幾位？」張勇道：「我們一共三個，船夫道：「客人是遊山還是訪友？」張勇道：「我們坐船給船錢，你問這些有什麼用」。船夫道：「我們得問問，你要是遊山請你另找別的船隻，我這小船運不去，要是訪友，那倒好另講了。張勇

一笑，也明白船夫的話，他是和這岳陽三島是互通聲氣的，遂說道：「我們是那裏拜訪朋友」。船夫道：「那很省事，連船錢全不用你老花了，立刻回頭向離開一兩丈外一隻漁船上招呼道：「喂，金阿寶，你們的買賣來了，這裏有三位客人，要到烏鴉嘴去，據說全是朋友，你們還不快些把人家送進去？」跟着一隻漁船蕩蕩過來，船頭上站定一個二十多歲的水手年輕力壯，手持着竹篙，後哨尚有兩名水手船頭上這少年水手向張勇點點頭道：「客人是到烏鴉嘴去的麼？」狄老鏢頭趕緊搶到頭裏，答道：「弟兄們多辛苦了，我們入烏鴉嘴拜訪當家的」。那弟兄點點頭道：「客人請上船吧」。跟着把一塊跳板拋下來，搭在船頭，老老鏢頭狄老勇帶着張勇侯元超一同上船，水手撒跳板，用竹篙一點這隻船已經倒退出去，立時離開碼頭，這水手行船的手法十分純熟，離開江岸，水勢非常急，浪濤起伏，這隻漁船在水面上衝波逐浪，走的很快，轉過一道港灣，遠遠已經看到一片湧起水面的孤島來，這船直奔那孤島的入口處，這種地方是天生來的一種險惡地，跋起水面二十餘丈高一座小山崗，越到上面，越往外探去，遠遠望着如同一個鳥嘴一般，對面盡是些礁石，這是烏鴉嘴入口處，船來到切近，前面的水手，却把手往唇上一按，吱的响起一聲胡哨，跟着見那烏鴉嘴上有有人探身向下查看，這船頭上的水手，却仰着臉招呼道：「迴流港的漁船歸隊，帶來了三位客人，你們給回稟一聲，這船往裏放不往裏放？」上面却說了聲：「金阿寶，你等一等，這隻船在水面上停住，工夫不大，從烏鴉嘴內蕩出一隻漁船來，船頭上站着一個三十多歲漁夫打扮，穿着一件短衫，一件短褲，褲脚挽到膝窩上，光着腳板，頭上戴着大竹笠，那肉色全是黑紫，足見是水面上的朋友了，後面是兩名水手，兩船頭貼近這個漁夫，却向那金阿寶招呼道：「客人可會報過「萬」。金阿寶搖搖頭，這漁夫帶着怒色道：「攔塗，我們怎樣給進去回稟」。說着話，他已跳上船來，向狄老勇拱手道：「客人，尊姓大名，到烏鴉

獨是找那一位，就從川船拱拱手道：「多給弟兄們添麻煩，在下是長沙府振川鏢局，狄從川特來拜訪這裏三位當家的，這還有名帖，有勞弟兄給通報一聲。」這漁夫聽了，立刻換了一付笑臉道：「原來是老鏢頭親駕自臨，好，我好老鏢頭回覆一聲，仗計候元起，已經把名帖遞了過來，漁夫伸手接過去，跳上他自己的船，却向那叫金阿寶的招呼道：「阿寶，老鏢頭是外場朋友，那好叫他在這裏儘目等，你把船開進去吧。」狄從川忙說道：「這位朋友，咱們別失了規矩，請朋友你親自驗關我這候僱伙計包袱內可帶着東西了。」那漁夫哈哈一笑道：「狄老鏢頭，你可是多禮了，咱們還用得着講這些個麼，自管往裏請。」狄從川說了聲：「這是賞我老面子了，這兩隻船，先後往烏鴉嘴裏蕩進來，進了這水口子狄從川一看這裏面只有靠着左邊的水邊上，停着兩隻小漁船，每一隻船上只有一各水手，決沒有別的船隻把守着，這情形很是平常，船沿着這條水道，往裏走出有半里地來，左邊從水中湧起的礁石，已經平下去，接近了有陸地的地方，頭裏那隻船，船上的漁夫說道：「老鏢頭請下船，在這裏略候片刻。」說罷他那那隻已經如飛繞着裏邊的水道衝進去。金阿寶把船隻攔岸，這裏靠水邊蓋着三間木板屋，老鏢頭帶着勇俠元起，跟隨金阿寶走進了這木屋中，裏面只放着幾件很粗笨的桌椅，也沒有陳設，老鏢頭在這裏坐下，歇息，金阿寶却轉身出去，跟着用木盤送進茶來，可是他一句話不肯答詢，轉身退出屋門外，狄從川却坦然不疑，把這盞茶一飲而盡，狄從川趁着屋中無人低聲告訴張勇臨往着去候不要帶着他，聽我的吩咐，張勇點頭答應，沉了工夫不大，聽得四下裏連着響了一陣胡哨，跟着聲音沉寂下去，狄從川不禁微微冷笑，認爲這定是岳陽三島要擺出個陣式來，抖抖他弟兄的威風，叫我看看這烏鴉嘴的陣式，工夫不大外面一陣脚步響，那水手金阿寶却把風門拉開，向狄從川招呼道：「老鏢頭我們當家的到了。」狄從川跟着往外迎時却聽得門外一人帶着笑聲說道：「想不到

威震江南武林中的老前輩狄老英雄竟肯賞臉到這烏鴉嘴小地方來，這真是給我弟兄臉上貼金了。「隨着話聲頭裏走進一人，狄老鏢頭一打量這入年紀在五旬左右，生得中等身材，像貌十分英挺矯健，目光銳利，說話的也就是他，嗓音十分尖銳他身後跟定一個正是蘆林潭所會的那展翅金鷄金子壽，那金子壽後面還有一位這人身量高大，比金子壽還高着一頭，身體十分魁偉，黑紫的臉膛，濃眉巨目，在他那體格氣魄上看，就帶着練硬功夫的神氣，那展翅金鷄金子壽却搶行了一步，抱拳拱手道：「狄老鏢頭你竟能這麼賞臉賜光來到烏鴉嘴賜教，我金子壽在蘆林潭和老師父相會多有冒犯之處，本當早的登門謝罪，只爲一切事牽纏着，始終沒有騰出工夫來，如今反倒蒙老鏢頭親自前來，這顯着我金子壽太失禮了」。鐵掌銀梭狄筱川哈哈大笑道：「金老當家的你太客氣了！那時在蘆林潭江邊實在因爲跟當家你素昧平生，直到你報出「萬兒」之後，我這才知道是岳陽三位成名的英雄二爺金子壽，那時我在下頗有得罪之處，不過我狄筱川自從退出鏢行，一心在江湖道上洗手所以本當前來謝罪，只爲怕叫一般朋友們笑話我始無終，所以沒肯到岳陽來拜訪，如今爲了振川鏢局的事，誰叫有我的牽連，我這才斗胆前來，蒙當家的們這麼看得起我，竟容我狄筱川進烏鴉嘴這真是榮幸之極了，金當家的給我引見引見」。展翅金鷄金子壽一指那年歲較大的說道：「這是我拜兄韓沖，江湖上匪號鐵鷄子」。又一指那身量高大的說道：「這是我拜弟火鴿子張紀年老鏢頭往後你多照應吧」。鐵掌銀梭狄筱川含笑答道：「當家的不要這麼客氣，我可不敢當」。鐵鷄子韓沖忙說道：「這裏不是待客之所，請問老鏢頭一共來了幾位？別叫我失禮」。狄筱川含笑答道：「就是我在下一人，這是個伙計」鐵鷄子韓沖道：「老鏢頭裏請！趙子手張勇、伙計候元起，分站在門旁，他們却先走出門外，站在兩邊等候，狄筱川略一謙讓，已走出門來，那鐵鷄子韓沖却向狄老鏢頭這個包裹可是綠鴉兒來的麼？」狄筱川回身說

道：「不錯，是我一路防身的兵刃」，鐵鷄子韓冲道：「叫伙計們給老鏢頭一同拿到裏面吧！」狄孫川忙說道：「當家的我在下縣行吃了這些年，此次我狄孫川是按着朋友的交情來拜山門，那能不懂得這點規矩，這已經很失禮了，還是放在這裏吧！」展翅鵬金子壽忙說道：「老鏢頭你也過分客氣了，既然是外場朋友，何必拘束這種小節，這裏不是存放東西的地方，還是請老鏢頭帶進去吧！」狄孫川把話已遞到，遂身旁招呼道：「張勇你把這包裹拿着，當家的們過分看的起我們，我們越顯得小家氣了，立刻由張勇把包裹拿出來，這岳陽三鳥陪着狄老鏢頭來到水邊，這裏早停着一隻較大的客船，船隻上並沒有絲毫模樣只有四名水手，連方才韉信的那個漁人，全不跟隨出來，一同上了船，這隻船一直往裏走，所經過的地方，決不像按窩立寨那種聲勢，沿着左邊一帶山嶺下面，盡是些蘆葦和水竹子，在右邊完全是探出水面的礁石，上面也滿生着荒草，只不過隔個十幾丈遠，或者一間，或者是兩間的草房，水路盤旋，繞越，並看不見多少船隻，也沒有埋伏，把守的人，偶然有一兩隻小船，船上面只一兩人，還沒有一點佔立山寨的樣，全是平常船戶和漁夫的打扮，這位狄老鏢頭江湖道上多年的朋友了，越是看到這樣，越加佩服，這正是真人不露像，岳陽三鳥分明在這一帶具極大的勢力，他手底下黨孫衆多，這烏鴉嘴是他按窩立寨的地方，他竟自反把鋒芒盡斂，這倒更見出他是難鬥的人物來了，船又轉過兩個灣子，眼前已經另換了一種形勢，在一個十幾丈寬的岸邊，築着一個短柵牆，地門大開着口有兩名赤手空拳的弟兄把守着，岳陽三鳥向狄老鏢頭狄孫川謙讓着，一同走進門，這裏面地勢十分寬敞門內數十丈長的一片空地，靠東西兩邊還有着天生來的樹木，未經採伐，在這樹木空隙間，夾着十幾間房子，全是因陋就簡，用木石堆架，迎面一排五間較爲高大的木板屋，在門前有四名年輕力壯弟兄徒手侍立，站在那兒伺候着，這種情形，決看不出一些是那綠林道安窩立寨之地，很像一個種山

地的農戶人家，來到正面屋門口，趨子手張勇仗，計侯元起，撒身向兩旁，老鏢頭和岳陽三鳥一同走進屋內，只見廳屋中十分寬大，有它丈長，只有靠東道隔斷開一間屋子的地方，門上掛着軟帘，這一邊全是一通連，形如敞廳可沒有一些講究的陳設，只是些沒有油漆的粗製桌椅，牆上只有掛着些兵刃暗器，這裏的情形又像是山居獵戶的大家，彼此落坐之後，門外的壯漢跟着獻進茶來，這岳陽三鳥的首領驅鶴子韓沖向狄老鏢頭拱手問道：「老鏢頭在長沙府設立振川鏢局，江湖道上誰不敬仰，我弟兄在這岳陽地面做這碗江湖飯，對於這種或名的人物，早想齋結識一番，只是沒有一個朋友來引見，不敢冒昧前去拜望，恐怕老鏢頭怪罪，如今竟蒙老鏢頭俯賞，來到烏楊嘴，我們弟兄榮幸萬分，但不知老鏢頭有何賜教？我們弟兄洗耳敬聽。」鐵掌銀梭狄振川一面答禮，一面說道：「韓老當家的，在下幹着鏢行，完全仗着江湖道上一般朋友們看得起我，叫我在這江湖道上好歹的蒙混了這些年，我狄振川不是不開面的朋友，這些年來叫我這振川字號能够在江南道土抱這桿鏢旗保持到十幾年的功夫，我很是知足，所以自己早想到見好就收，知道朋友已經捧了我，我不能够一味的狂妄下去。所以一年前已經離開振川鏢局，這個字號由我狄振川下一名弟兄接着支掌下來，這種事情，實非出我本願，只爲他們隨我十幾年辛苦了一番，我若是毅然的把大家散夥，也顯得不盡人情，只爲我顧全朋友，才毀壞了我個人，他們竟得罪了大當家的們，銀錢被這裏扣留，所有走鏢的人，全折在岳陽地面，我狄振川雖然洗手不幹，無奈振川鏢局主體沒有更改，我不能置身事外，這才忝顏的趕到岳陽，親自向當家們的面前謝罪，不過我得請示，他們既以振川鏢局的鏢旗走到老當家們的這條綫上，有什麼不守鏢行規矩之處，得罪了當家的們，才把他們折辱到底，我狄振川斗胆請示，他們指着這桿鏢旗胡作非爲，給我得罪朋友，把我十幾年闖出來的道路，完全給我毀掉，我雖則不幹這一行了，也不肯甘心

，故此要來親自請示一番，我明白了當時的情況，和抄劫銀罪於老官家的情形，我也好破產賠鏢，教訓他們一番，叫他們也明白明白，失敗受辱罪有應得，我想老官家的個全名成名的英雄，定詔指教我一切，念在我們都是吃江湖飯的同行的義氣，不至怪罪我的冒昧吧？」鐵鵝子韓冲聽到了鐵掌銀梭狄鏢銀來的了，狄老鏢頭你自管安心，二十萬鏢銀我們絲毫沒動，鏢鏢子原個封存，短一兩銀子我韓冲賠一斗黃金，不過咱們把話說明白，振川鏢局在長沙金字牌顯立了這些年來，江湖道上一般朋友，已經承認你老鏢頭是外場講交情識面子的人物，雖則是南路上的買賣，只一個振川字號，把我們綠林道中完全算是制服住了，狄老鏢頭不怕你過意，一般江湖上弟兄並非是全怕你那鐵掌銀梭的厲害，實是在你自從走鏢以來，對於綠林道中沒有失禮的地方，拿江湖道的弟兄全當朋友看待，所以不得不閃這個面子，凡是咱們吃江湖飯的，沒有把錢看重了的，總是朋友難得，義氣爲重，所以十幾年來，你振川鏢局在大江南北，風平浪靜，這也甭說是誰捧誰，完全是互相敬重，老鏢頭你厭倦了江湖，一心洗手不再吃江湖這碗飯，回家務農去享田園之樂，這種辦法朋友們誰不敬重，這就叫見好就收，在江湖道上落個完完整整，可是老鏢頭你撒身不幹，却依然憑藉你振川鏢局一桿鏢旗，凡是這一帶有油水的買賣，在你這桿鏢旗掩護下，不容江湖道的朋友染指，老鏢頭你這件事辦的未免把綠林道的朋友們看得一文不值了，你若不退鏢行，就逼你狄老鏢頭的威望，坐鎮在長沙府鏢局子中，憑一桿鏢旗走在那裏，得看你老朋友的面子，誰肯跟你爲難，可是明明你對於振川鏢局脫離乾淨，還要掌管振川的字號來挾制我們這也未免的叫綠林道的弟兄喘不過這口氣來。先前我們還不知道你們內裏的詳情，後來我二弟金子壽路經汨羅江，蘆林潭地面，親自遇到了老鏢頭的金身大鵝，知道確實的歸隱故鄉，鏢局

子已經完全沒有老鏢頭你的一些牽連，這種情形我們可實難忍耐了，對不住老朋友你，我們這才把這冒名頂替振川鏢局一票鏢銀，在這條線上扣留下，我們倒要借這這場事辦他個水落石出，這振川鏢局是否還在老鏢頭你的手內，只要老鏢頭出頭，仍然親口承當鏢局子還是你的，你雖然不在鏢局子坐鎮，要憑這桿鏢旗走遍江南，只要你口中說出，我們決不留難，二十萬鏢銀如數奉還，我弟兄還要領罪，鏢梁子上全給你掛上紅，親自送出烏鴉嘴，這可是完全由你狄老鏢頭親口承認，倘若是你實在對於振川鏢局沒有牽連，你洗手不幹，是千真萬確，我們弟兄也不作趕盡殺絕的事，我知道姓展的把妻子全賣了也賠不起這二十萬鏢銀，我仍然是如數還給他，只有叫他立時把長沙府振川鏢局換個字號，振川鏢局的鏢旗永遠的留在我烏鴉嘴也算為弟兄們作個紀念，這麼一來對於老鏢頭你本身威名無累，對於江湖道的弟兄們也算是有了解，姓展的仍然願意吃保鏢的這一行，在江湖道上闖這條好漢，叫他憑自己的力量，另立起字號來，我們那時就各憑手段，他有本領叫他把岳陽這條線，親自打開，我們弟兄有本領見了他的鏢就要扣留，那時和老鏢頭你毫無牽連，我們仍然不失過去的交情，我韓沖這種辦法，有不合理之後，老鏢頭自當當面指教」。鐵掌銀梭狄綏川到這時實在是騎虎難下，箭在弦上不得不發，遂向鐵鷄子韓沖說道：「韓老當家的你這番指教，我實在是佩服你的高明，我本應當一切聽命而行，無奈我狄綏川從二十多歲走到江湖路上來，我還沒有栽過這麼大的跟頭，如今在我已經收場之下，叫我這麼丟人現眼，韓當家的你這口口聲聲說什麼不作趕盡殺絕的事，我看你實在是趕盡殺絕，不為姓狄的稍留餘地了，不錯我這振川鏢局不應該這麼狂妄，憑一桿鏢旗，要在江湖路上，各位當家的面前借道走鏢，只是各人的事，有情非得已，你我全是在江湖上指著朋友成名立業，這次姓狄的辦了錯事，我優柔寡斷，未能把振川鏢局乾乾淨淨作個收場，可是當家的們也得稍微顧全過去的交情

，你扣留二十萬鏢銀，決不該把振川鏢局的鏢旗也留下，更仗着人多勢衆，人傑地靈，把保鏢的殺傷了好幾名，盡情凌辱，展玉堂二次要鏢，那也是鏢行的規矩，當家的們認爲事情不能那麼解決，你應該好好的把他擋回去，叫我姓狄的親自出頭辦理，當家的們竟自下毒手，這已經是不守綠林道的規矩，現在姓狄的前來親自謝罪，我已當面承認處理的不當，才這麼得罪了朋友們，已經給了我姓狄的一個難堪，現在就不應逼人過甚，振川鏢局立時關門收市，鏢旗還得永遠留在岳陽地面，韓老當家的你也太把我狄筱川看作酒錢飯袋了，你如若能賞面子把鏢銀交出，我狄筱川自能叫當家的們認識我狄某這個朋友，可得容我把這票鏢銀物歸原主，一切事情完了之後，我請到一般朋友，把你們弟兄請到上座，我當衆結束振川字號，把鏢旗捲起，振川字號永遠收場，那一來姓狄的也算保全了二十年江湖威望，當家的們也算顧全了江湖道的義氣，今日姓狄的來實不相瞞，我就沒想再回去。火鴿子張紀年，一聲狂笑道：「老鏢頭，我們韓大哥對於你所講的話，可是決無惡意，你既打算把振川鏢局鏢局子收拾不幹了，你就不該拖泥帶水，不想吃又不想放手，這是你自己種下的禍根，如今你親自來到岳陽，論江湖道的面子，我們答應你鏢銀如數奉還，你趁此收場，還不失英雄的本色，識時務的爲俊傑，狄老鏢頭，你今天是自己來的，我們弟兄若是有對你不起之處，豈不落得仗着人多勢衆，以強凌弱，既然是我們好言相勸，你不肯聽從，足見你對於振川鏢局已經退出的話，不過是現在掩耳目罷了。鏢旗是你的，走到那裏你能不承認，何況狄老鏢頭離開長沙府之後，又何曾作到了洗手江湖不再多惹是非，我們拜兄他船隻行經汨羅江畔，還險些被你扣留，你一個洗手江湖的人，還要那麼強梁，你今日講的這番話有誰肯信，狄老鏢頭久仰你拳術兵刃暗器，全有驚人的絕技，獨到的功夫，我們這弟兄三人中，任你指出一人，只要你能夠勝了我們，這烏鴉嘴岳陽三鳥的從此除名，我們弟兄洗手江湖，準

雙 鳳 殲 仇

你比狄老鏢頭乾淨，江南地方，我們弟兄從此除名，老鏢頭你看這足够朋友吧。一鐵掌銀梭狄綏川那裏肯信他們這番話，岳陽三鳥是誓同生死的弟兄，他們有一個敗在他人手內其餘以焉肯甘心，自己此來已破出這條老命，和他們一決生死，何必再有更弱於人之感，遂微微一笑說道：「張老當家的，你真是江湖道上成名的英雄，作事慷慨大方，我狄綏川萬分敬服，不過狄某此來，是久仰三位當家的各有一身不同的絕技，威震綠林，遇到這種機會，我焉能修得錯過去，我狄綏川願在三位當家的面前一領教，也不枉我來過一趟。」那展翅鵬金子壽站起道：「狄老鏢頭既這麼一再的要求，叫我弟兄在你面前獻醜，我們若是過却感情，倒顯得辜負了老鏢頭一番美意；我金子壽在蘆林潭和老鏢頭相遇，未能够盡情領教，你的武功絕技，今日幸喜駕臨，我願意在老鏢頭面前，再請教一番，鐵掌銀梭狄綏川抱拳拱手道：「金當老家的，你這算賞我狄綏川的全臉了，咱們到外面過幾招，彼此印證印証武功，這也不能算是爲仇作對吧」。這時鐵鵠子韓冲，火鴿子張紀年，全跟着站起，一同走到外面，鐵掌銀梭狄小川來到前面空地上，向那丁字步一站，說道：「金老當家的，我們還先過過拳招，免得彼此有什麼失手之處」。那金子壽却答道：「在蘆林潭我金子壽已經領教過老鏢頭的手法，我久仰你那口金背砍山刀有獨得之技，老鏢頭何妨在刀法上賜教一番，狄小川微笑點頭道：「咱們是恭敬不如從命，當家恕我無禮了」。狄小川把長衫脫去，候元魁趕緊換過去，趙子手張勇已把包袱打開，把老鏢頭的金背砍山刀抽出來，遞與了狄老鏢頭，這時展翅鵬金子壽也把長衣脫下去，伸手從腰抖出一條虬龍捧來，往後邊撤了數步，拳頭垂在地上，手攥龍尾，狄老鏢頭把金背砍山刀抱在左臂上，手攥着刀盤也往後退了兩步，兩下裏亮開式，狄綏川手攥火鴿子張紀年，金鵠在門前，展翅鵬金子壽說道：「老鏢頭賜招。只請你刀下留情，收着一點，我金子壽是與你討教」。狄小川道：「當家的，你太

雙 鳳 凰 仇

容氣了」。說到這兒一轉身，却向鐵鸞子韓沖火鴿子張冠年略一施禮，說了聲：「當家的們指教」。身軀已經隨着話聲又翻轉回來，右掌向刀纏上一抖，向金子壽說了個「請」字，立刻走行門，邁過步，刀挨右手，却往左壓刀盤旋，那腰翅鷗金子壽，也把桿棒一抖，左手抓住棒尾，斜身側步，向左盤旋，兩下裏在這空地上各轉半週，身形齊往右一轉，成了正對面，狄小川口中喊了聲「請進招」腳下一用力，已經騰身而進，竄到了展翅鷗金子壽的面前，掌中刀往起一翻，却是刀刃冲上，刀背向下，平端在胸前，往外一抖腕子，刀尖奔金子壽的胸頭，便黏，這是開開路，虛中實，實中虛，只要一對一架，趕緊撒招，封架稍慢，就能立時把這一招用到，那金子壽見刀尖遞到，他右腳往左一撤，微一斜身仍然是雙手握着桿棒，却用棒頭往金背砍山刀上橫着往外一碰。這老鏢頭腕子往回下一翻，刀鋒向下，身軀可是往左甩，這種鳳凰單展翅，命背砍山刀斜劈出去，金子壽杆棒砸空，狄小川招術已變，他左脚擦着地，往後一滑，身軀已然隨着一轉，搥棒頭，甩棒尾，烏龍捲尾，反往狄老鏢頭雙腳後纏來，老鏢頭刀撲空，已經騰身往起一縱，杆棒掃着腳下過去，往下一落，那金子壽正把杆棒往回一帶，可是狄老鏢頭一個「長虹貫日」，身軀橫着。這口刀從左往右掄過來，刀頭正向金子壽右半身斜肩帶臂劈來，刀鋒勁疾。這一招隨着身形才落，非常的快，那金子壽只有一斜身，甩肩頭，金背刀刀身擦着他肩頭的衣襟劈下去，只差半寸，金子壽這條右臂算是沒被劈掉，已經驚的他一身冷汗，他趕緊往後一撤身，把掌中的杆棒運着施展了三個疾招，三環套月上中下反覆連環三式，才把這個緊急的式子解開。兩下各自施展開，狄小川的刀法果然與眾不同，崩，扎，排，窩，翻，砍，劈，剝，這口刀上下翻飛，那展翅鷗金子壽也把這條龍棍桿棒盡量的施展開，只是他已然被狄小川方才的一個險招，把勇氣給他削去了一半，手底下對於平日使用杆棒上，靈活巧快的手法，立刻也減了三分，何

變 鳳 殲 仇

况狄筱川今日安心來到烏鴨嘴單刀會三鳥，沒打算能够逃得活命去，無論如何二十萬鏢銀要不出來，自己也是不能再活下去，把一輩子的英名完全斷送還不如和他們以死相拚，就是搭個血濺烏鴨嘴反叫江湖道上一般朋友知道狄筱川英雄一世，收源結果不是爲自身是爲了朋友而死，倒顯得沒白在江湖上幹這一輩子了，俗語說，一人拚命萬夫難當，他這時動上手，再沒有逃走保命的心，所以他這刀法上越發的威猛無敵，展翅離金子壽這條虬龍棒可就討不好了，在鐵掌銀梭狄筱川用了手單鳳朝陽刀向展翅離金子壽面門上一點，那金子壽雙手抖虬龍棒，橫架金樑往上一躍，這位老鏢頭狄筱川猛然往右一翻身，身形轉過來往回下一帶，金背砍山刀，左腳順着地面往外一探，往後轉着滑一滑，這口刀已然掄過來，老樹盤根向展翅離金子壽的雙脚削來，金子壽也是往左一斜身，杆棒斜着往下一沉，右脚落地，騰身往後竄出五六尺去，右手握棒頭，甩棒尾，金龍歸海，從上往下猛往狄筱川右肩頭砸來，狄筱川奔他下盤的刀，這一砍空了，他的虬龍棒到老鏢頭身軀後往前一欺，右脚往左脚前一抬，這口刀猛然從下往上一翻，刀刃向上，刀背向下，擦着他的虬龍棒，棒身往身後猛然一展，噲哪一聲，金背砍山刀，完全擦着虬龍棒的棒身，削去一溜火星，虬龍棒被這種刀身的力量一振之下，往左甩出去，這位老鏢頭右脚才往前一點地，這口刀從自己身後圈回來，往外一抖右臂，身軀也隨着向前一探身，夜叉探海刀頭直奔展翅離金子壽的小腹上扎去，那展翅離金子壽他的杆棒被削傷，猛然住回再一擰身，右肩頭往身後甩，把身軀偏過來，才好讓開刀口可是已經閃避略遲，哧的一聲在他右腿的腿根上靠裏側，斃刀口扎上，連衣服全挑破，金子壽吭了一聲，忍痛咬牙，再往外一縱身，右脚已然用不上力，身軀踉蹌的往前撞去，已經塌塌的要摔倒地上，那火鴿子張紀年已經一縱身竄了過去，把金子壽架住，這時鐵掌銀梭狄筱川，刀交左手，倒背着右手，往刀櫃上一搭，向金子壽招呼了聲：「當家

的，恕我狄筱川收招不住，太對不住了」。那鐵鷄子韓沖哈哈一笑，却走了過來，向狄筱川道：「狄老鏢頭果然刀法厲害，我二弟那是你的敵手，你這種武功本領，怎會不在江湖道上成名，我韓沖全拜服不盡，老鏢頭還肯賜教我幾招麼？可是不強人所難，我聲明在先，決不是仗着弟兄們人多，用車輪戰法，不把老鏢頭你毀在這兒不算完，那可不是我姓韓的本心，肯賜教不肯賜教，只憑狄老鏢頭一句話，我決不相強，鐵掌銀梭狄筱川，哈哈一笑道：「韓當家的，你也太客氣了，這是我的來意，我此來就爲得在當家的面前領教一番，也叫我多長點見識，韓當家的你要怎樣賜教，狄筱川情願奉陪，鐵鷄子韓沖道：「那麼我還要在你這金背砍山刀上討教幾招，狄老鏢頭你刀法上收着一點，我這喪門劍可沒有真功夫」。狄筱川道：「我不會再講客氣話了，咱們手底下見功夫，請你亮劍賜招」。這時他手下的羽黨。遞過一口喪門劍來，韓沖接在手內，那展翅離金子壽已被手下黨羽搽進了後面，這裏兩下一亮開式，鐵鷄子韓沖把掌中這口喪門劍施展開，狄筱川一看他果然功夫實在純，比那展翅離金子壽老鏢的多，自己也把刀法盡量施展出來，這次鐵掌銀梭狄筱川却變換了刀法，用六合刀來對付他，這口喪門劍，這岳陽三鳥以鐵鷄子韓沖武功最爲精純，狄筱川和他這一把招術撇開他這喪門劍運用的非常厲害，起落進展，吞吐撒放，全時尺寸準，手法穩，變化靈，劍身靈活，不黏不滯，已經得武功上真純火候。狄筱川這口金背砍山刀，只仗着不下四十年沒離開掌中，更兼狄老鏢頭只在功夫上下着苦心，所以頂到現在這般年紀，動上手精氣神始終不懈，所以這口刀運上，非常得力，鐵鷄子韓沖功夫雖好，只爲這些年來在岳陽地面已闖出「萬兒」來，真可說是名利雙收，綠林道中沒有再敢和他弟兄們爭強奪勝，他不止於不時的在水面上作着劫掠生活，更把持住岳陽七個大碼頭，大小船幫起卸貨物全得着他烏鴉嘴拿一份漏規，誰也不敢惹着他弟兄一人，這一來把岳陽三鳥既養成了驕狂自恃，目中無

人，更因爲銀錢來得過多，全是沉於酒色，鐵鷄子韓冲是酷好賭博，岳陽地面是一個極大的碼頭，賭局裏面三天兩頭有他的踪跡，所以無形中他被那酒，色，賭博，把精神氣力全消耗了，這些年在綠林道中，就算是一帆風順，數年中就沒有像今日和鐵掌銀梭狄梭川這麼動過手，此時竟驕得有些氣力不支，走到二十餘招，這鐵鷄子韓冲鼻竈鬚角全見了汗，這種一動手的情形又是誰也不肯留情，手底下稍一含糊不死必傷，可是狄梭川此時雖然連着對付這麼兩個勁敵，他依然氣力充沛，韓冲知道也非要在敗在他手中不可了，忽然想到自己的三楞瓦面鏢，是綠林道中久已成名的暗氣，能打流星趕月迎門三不過，我何先發制人，我話說在頭裏，不容他施展好歹讓他帶些傷可解救眼前這個危局，意念一動，掌中裏門劍招術上反緊自一施展，口中却在招呼道：「狄老鏢頭刀法果然名不虛傳，我要領教你兩手暗器，老鏢頭可敢接我一鏢？」鐵掌銀梭狄小川眼見得金背砍山刀已能勝了他這口裏門劍，突然聽得他說出這種話來，立刻憤怒十分。心說韓冲你可是真個自己找死了，狄梭川要不敢接你三鏢，我這銀梭不能賞給你，所以狄梭川一邊動着手，毫不遲疑帶笑回答道：「韓老當家，請你自管賜教。狄梭川情願接你三鏢。」這鐵鷄子韓冲在狄梭川話一答出，他猛然裏門劍虛往外一點，往旁一斜身，已經縱身出去，竟竄向西南角，他這擰身之式，是從右往後一斜身，劍遞出來，身形撤去，裏門劍是在左肋下壓着，可是韓冲這種打鏢的手法，也十分厲害了，身形才落下去，鏢已發出來，已沒看出他怎樣把劍換左手，他身形才往地上一落，身形不轉，上半身猛往後一翻，右手往起一揚，倒翻着身軀，一支三楞瓦面鏢，竟自奔狄梭川的胸臆打到，好快的手法，狄梭川金背砍山刀是橫壓在左肋下，左手按着刀背，鏢到往右一斜身，這支三楞瓦面鏢，正擦着左肩頭打過去，喀啷的這支鏢落在了身後又餘外，可是狄梭川在這一斜身時，把掌中刀往左肩頭後一鏢，已然插在了肩頭的後腦內，不過鐵鷄子韓冲

他滑容得欲從川再滾過式子來，把面這支鏢發出，揚翻出來的身軀往回一撤，已然一斜身，竟自打出第二支鏢來，這支奔狄小川的小腹打來，狄小川身式斜着，右脚往左探出，見第二支鏢到，身軀猛往右一長，左脚也往右一提，這支鏢打到，他竟用左脚往外猛一踹，把三楞瓦面鏢又給踹落在地上，口中却招呼了聲：「好鏢法。」那鐵鷄子韓沖這兩鏢連着打空，他却一轉身，他是從左往後，身軀旋轉過來，脚下一點地，反往南一縱身，竄出五六尺去，這時狄後川也往起一縱身，口却招呼着，韓當家的如何停鏢不發，我要還敬了；他左掌往左肋下一探，那鐵鷄子韓沖他是故意的這一遲延，身形往南一落時，他的喪門劍却是用輕悄的手法，在左手倒提中已然斜插在背後，身形往這一落在地上，猛然一翻身，說了聲：「接鏢二字，這時他却雙掌發鏢，一通打出三出支來，一支奔狄後川的胸膛，一支奔左肋，一支奔右跨，這種斜月三星，任憑你往左右，或是往起竄，你總要挨上他一鏢，那知道狄後川已經拿定了主意，我是至多只能你三鏢，總叫你嘗到一手雙梭的厲害，他的鏢發出，狄後川的銀梭已經出手，奔胸膛，奔左肋的兩支鏢，相隔還有五尺，竟被一對銀梭打落，奔右跨的一支，狄後川只一斜身，竟用左掌把鏢尾抄住，抓在手中，一振腕子，把這支鏢甩回來，反向鐵鷄子韓沖胸前打到，這鏢沖往起一斜身，狄後川左掌中早扣了雙梭；已經隨着這支鏢相繼發出。一支奔他右肩頭，一支奔他左跨，狄後川並不想真個要他的性命，自己想藉叫他嘗到了手雙梭的厲害，自己先把眼前這個面子爭回來，鏢銀原回，設法再解釋兩下仇怨，鐵鷄子韓沖五三楞瓦面鏢打出，竟被人接鏢反擊，又是羞憤，又是心驚，這兩支銀梭已經打到，他往左一閃身，想要橫縱出去，那知右肩頭的閃開，奔左跨的正打他小腹內，噙哧一聲，那隻銀梭竟斜斜穿入小腹落在地上。這鐵鷄子韓沖一聲慘叫，仰身倒地，火鷄子張紀年見鐵鷄子韓沖被兩梭打中，眼見得定要斃命，他這一梭下，兩個盟兄全斃在狄後

川手內，他們是誓同生死的弟兄，那還肯再顧自己是否人家對手，怒喊一聲：「姓狄的！你真個狠心辣手」，他早把長衫甩去，鬼頭刀抄在手中，把他背後的五雲噴火筒絆繩整理好，此時張紀年眼全紅了，騰身而起，飛縱到鐵掌銀梭狄筱川的身旁，鬼頭刀斜肩帶臂就劈，狄筱川此時也不便再發話，再分辯，只有用金背砍頭刀接架，這時兩人的動手情形，可是十分厲害了，這兩口刀一招一式，全往致命處下手，火鴿子張紀年因為岳陽三鳥在湖南省內，真是耀武揚威了這些年，就沒有敢動弟兄們一指的，如今眼見得兩位拜兄全毀在人家手內，在江湖道上只要栽在當場，這烏鴉嘴就不能立足，那還不以死相拚，火鴿子張紀年這口鬼頭刀施展開，如同疾風暴雨，只是在岳陽三鳥弟兄們中，以火鴿子張紀年武功最弱，他那是狄筱川的對手，一連兩次險些傷在狄筱川的刀鋒下，這時四下裏胡哨連鳴，先這烏鴉嘴內本是遼蕭飄把子之命，全在四面潛伏，不准露面，要等着把狄筱川戰敗之後，那時把烏鴉嘴內隊伍全亮出來，叫姓狄的看看，這烏鴉嘴內勢力，決不在他才入烏鴉嘴時擺出來，故意的發叫狄筱川看這種成名的綠林，決不作那小家氣，當時兩位當家的全受傷，鐵鴿子韓沖這一梭受的很重，手下頭目們已然響起胡哨，所有一隊隊的弟兄，全往大廳這邊聚攏來，頭目剛喝令弟兄把鐵鴿子韓沖搭奔後面，可是韓沖已經咳嗽一聲緩緩過來，原來這一銀梭雖然是打中了要害，但是梭頭稍斜了半寸，竟自保全了他的性命，血流的過多，傷勢是够重的，鐵鴿子韓沖竟自睜開眼，手下弟兄們見飄把子沒死，驚喜之下，低頭招呼，當家的我們搭你到後面，這時火鴿子張紀年跟鐵掌銀梭狄筱川動手，已到了最後關頭，那張紀年一招走空，被狄筱川的金背砍山刀把右臂割了一下，那火鴿子張紀年往外一縱身，他刀換左手一拉五雲噴火筒下面的卡簧，嘎吧一聲，噴火筒上口的卡門一炸，從裏面打出一溜黑烟，向狄筱川掃去，狄筱川雖沒見過這種東西，可聽說過，在他往外一縱身時，就知此人要下毒手

，往起一聳身時，但是這種五雲噴火筒所打出來的烈焰，竟是斜掃一片，除非是在他身形往外一縱時，能够向他相反的方向，緊自縱身，跳避還可以閃開，此時已經被他這噴火筒的烈焰掃到身上，立時衣服燃燒，這左跨也被燒着，痛澈肺腑，狄筱川身軀往下一落時，知道再容他二次打出來，非被他當時燒死不可，一咬牙關，掌中竟扣定一對銀梭，往下一矮身，那形勢是肩頭找地，往地上一滾，好把身上火焰壓滅，可是這雙梭已經在這種姿式下，用足了力量，向火鴿子張紀年左肩頭，和左肋打去，果然張紀年是斜轉着身子，要再打二一次，這一對銀梭到，他往下一低頭，身軀是躲開，奔他左肋的這支銀梭，正打在五雲噴火筒上，這種噴火筒本是堅固的竹筒所製，平常的暗器，是不容易打壞，可是狄老鏢頭，在被燒傷之下，竟自把腕子上力量用到十二分，這一梭打出來，竟自把五雲噴火筒給打裂了，裏面的藥物開炸，立時燃燒起來，他這可真是惹火燒身，張紀年往外一縱身，他却也往地上一倒，一個懶驢打滾，把身上的火全壓滅，可是他口中却在喊着，弟兄往上圍，別教姓狄的走了。」他這手下弟兄，全是亡命之徒，可沒有怕死貪生的，尤其到了這種患難的時候，真有一股子義氣勁，呼啦的往上一撞，各舉兵刃，這時鐵鴿子韓沖已竟坐在地上。被手下頭目扶着，看到那火鴿子張紀年，也被燒傷，動手群毆，他趁掙扎着招呼不准動手。這時鐵掌銀梭狄筱川竟自把那身上的火也壓滅了，挺身躍起，向羣匪們哈哈一笑道：「弟兄們自管動手，姓狄的單人拜山，沒打算再活着出烏鴉嘴，你們只管招呼。」這時那鐵鴿子韓沖却一點手，嘶啞着聲音招呼道：「朋友們過來。」這時一班匪黨們見飄把子沒死，不令動手，遂全停住手，圍着狄筱川來到近前，鐵鴿子韓沖道：「朋友，你今日來到烏鴉嘴，總算是你二十多年的鏢行沒白掙，岳陽三鳥完全算栽在朋友你手內，朋友你放心吧，江湖道的弟兄們，死活算不得一件事，說什麼辦什麼，不能反覆，沒有反悔，老朋友你不要見笑，手底下一般

弟兄們，若真個把你們落個一敗塗地，這就叫樹倒猢猻散，我們算完全，弟兄要在各自東西之下，一致的對付朋友們。不過你是一個走南闖北成名露臉的老鏢客，總能够原諒這些事，這正足見他們心目中還有我弟兄三人，好在姓韓的這口氣沒斷，我還能管的了他們，你只管安心」。說到這兒鐵鷄子韓沖頗有些氣力不支，鐵掌銀梭狄筱川暗中可真佩服他，到底是這成名的綠林主，與衆不同，受這麼重的傷，依然還要一頭鑽動兒，這在關江湖朋友身上，也實是難得的人物，他在喘息之間，鐵掌銀梭狄筱川望了望四週，雖然岳陽三鳥全敗在自己金背砍山刀，和一手雙梭之下，可是他手下羽黨甚多，真要是在情急之下，和自己一拚生死，雖未必就毀在這羣黨羽手內，但是連戰了這三個勁敵，也有些力量筋疲，自己也得爲自己打算，雖明知道就讓是岳陽三鳥無力向自己報今日之仇，他這烏鴉嘴的總梁子醫，就算讓狄筱川一腳踢散，他們決不會甘心，這要以死報復，好夕的我把鏢要出來，先把我狄筱川眼前這進難關闖過去，有什麼事再說了，當時趁正色的向鐵鷄子韓沖招呼道：「韓老當家的，我狄筱川在不得已之下，傷了你們弟兄，現在後悔我可來不及了，我得比什麼人看的明白，打人一拳，需要防人一脚，韓老當家的，今日這件事你焉肯就這麼善罷干休。你的傷痕雖重，我看還不致於性命有傷，韓老當家，我狄筱川暫且告辭，你趕緊治療傷痕，有什麼事故日再談，韓老當家的自管放心，我狄筱川不藏不躲，我已有了言在先，振川鏢局子，我只要回到長沙，是立時歇業，我仍然回泊羅江時蘆林潭，靜候老當家的信息吧，說罷決不再題鏢銀的文字，轉身就走，鐵掌銀梭狄筱川，這可是故意的要反響這麼一下，那鐵鷄子韓沖，一聲苦笑，却招呼道：「狄……狄老鏢頭，你你別走。」他說道：「這個話用的力大些又喘息一刻，才示潛瞪着眼睛說道：「我已你傷在銀梭之下，你怎麼這麼不懂朋友面子，竟敢當面罵我：難道你真個看成這烏鴉嘴除了我弟兄三人之外，就沒有再留你的麼。」鐵掌銀梭

狄篋川却幌然問道：「哪老當家的，此話怎麼說，我狄篋川實在有些不懂了，我那一句說話不對，老當家的只管當面指教，鐵鷄子韓冲嗚呼的說道：『你爲什麼來的，狄篋川道：『一來拜訪，二來陪禮。』鐵鷄子韓冲道：『那麼鏢銀你更不曉得。』狄篋川道：『固然是爲鏢銀而來，現在韓老當家身受重傷，我焉能那麼不懂人情，就是爲這二十萬鏢銀把姓狄的押到監牢，我也不能含糊，我要是題了岳陽三鳥一字，就算我姓狄的白在江湖上闖了，鐵鷄子韓冲道：『好朋友，我多謝你大仁大義，不過姓韓的現在可不領這種情，鏢銀二十萬險封沒動，弟兄們趕緊的把振川鏢局的鏢垛子好好送出烏鴨嘴，有敢不遵我姓韓的命令，我就認爲他是不南立的仇人，離開我面前，對狄老鏢頭有一分無禮之處，那就是你們罵我姓韓的不够朋友了，狄老鏢頭你請吧。』鐵掌銀梭狄篋川此時也提着心，不敢多和他再敘話，鬆拳拱手道：『多謝韓老當家的賞我狄篋川的全險，我告辭了，鐵掌銀梭狄篋川轉身往外走，趙子手張勇，伙計侯元起，全跟在身旁，狄篋川走出六七步來，却聽得鐵鷄子韓冲在力竭聲嘶下，竟自怒喊了聲：『你們還不把兵刃放下。』狄小川却故作聽不見，耳中可聽得身後一片兵刃落在地上之聲，有六七名頭目跟隨在狄小川身後送了出來，直到在外城舊的登船，可是決不見那鏢垛子在什麼地方，狄小川可是絲毫不作理會，也不去問他們竟穩立船頭，連左右全不張望，後面跟隨着三隻船護送着，毫不停留，船隻一直的開出了烏鴨嘴，原送狄小川到烏鴨嘴來的那隻漁船，依然在外面停泊着，此時狄小川可也有些担心了，自己捨死忘生闖入龍潭虎穴，饒倖的戰勝了岳陽三鳥，可是他口口聲聲大仁大義。怎麼出了烏鴨嘴鏢垛子不送出來，這可叫故意擠事了，他只要反覆，我還要重返烏鴨嘴和這羣匪黨一拚，鏢垛子不要出來，有我這條老命活着又有什麼用，心裏想着，在未離開匪黨監視之下，仍然故示鎮定，換到這隻船上，一直往江岸駛來，船到了岸邊，水手放跳板，請狄篋川登岸。

，自己看了看江岸邊上，除了船夫水手和商販客人，自己的鏢槩子何曾給送出來，鐵掌銀梭狄筱川此時可有些不能忍耐了，他想這個船我不能下，我無論如何原船要回烏鴉嘴，問問那鐵鷄子韓冲，他算是那道的朋友，憑我姓狄的單刀會三鳥，我算對的起他們，你們武功不到虛有其名，敢在姓狄的金刀銀梭之下，口口聲聲你們是叫字號的好朋友，不能含糊了，可是到現在二十萬銀兩不給我送出來，空口的嚇哄我狄筱川，在這種時候，實在講不起大人大義了，沒有別的，該着河裏死，井裏淹不死，我此來認命了，狄老鏢頭心中這麼盤算，也不過剎那之間，可是站在船頭沒往下走，自己回身方要發話時，從江岸上緊走過兩人來，一個是伙計打扮，一個穿着長衣服，已經有五十歲，這兩個人來到跳板前，却向狄老鏢頭招呼道：「老達官，你老沒有別的事，趕緊請回店中吧，鏢槩子全排在店門口，烏鴉嘴當家所派去的人不能盡日等候，請老達官趕緊回去，他們也好交待完了回去覆命。」鐵掌銀梭狄筱川雖是久經大敵，此時不由的轟的一下，臉上發燒，幸虧是自己在船頭上把江岸上全細看了一遍，才要開口說話，可是沒說出來，雙合店主已來，這我要是早早的向船上匪黨發話，我要走回烏鴉嘴討要鏢槩子，我這個跟頭裁到那裏去！這真是萬幸了，遂向店主點點頭道：「有勞掌櫃的了，回身向船上送自己的匪黨，以及水手們一拱手道：「弟兄們多辛苦了，改日我狄筱川定要親來拜謝，說罷，帶着趙子張勇，伙計侯元起，下了船，跟隨着雙和店的店主，伙計，够奔店房，遠遠就望見雙和店外一排的鏢槩子，齊齊整整，全停留在那裏，街上看熱鬧的人可多了，可是鏢槩子這邊雖沒有多少人，來監視保護，看熱鬧的人，全躲得遠遠的，並且一個大聲說話的也沒有，狄筱川知道這岳陽三鳥在這一帶威勢實在够大的，黎民百姓，誰敢觸犯自我晦氣，才走到店門，已經有一人過來，迎頭說道：「朋友，回來了，韓老當家的叫我來把鏢槩子送到這裏，請老鏢頭親自點一下，有什麼差錯，我們完全負責

賈，狄筱川急忙抱拳拱手道：「朋友們這是賞我狄筱川的全臉，我承情不盡，好！我已經拜領，韓老當家的盛情，二十萬鏢銀我已如數照收，朋友裏邊坐。」這名匪徒一拱手道：「老鏢頭，既是信得及我們，韓老當家的立等我回話，我可不敢再耽擱，並且韓老當家叫告訴朋友你，現在鏢梁子完全交到你手內，最好你不要再耽擱，立時起了鏢，若是在平時，我們當家的敢說大話，從這裏直到長沙府，這趟線上只要颺起烏鴉嘴出去的，就沒有敢動一動的，如今梁子確是被朋友你已經挑了，韓老當家的從今日起，就算洗手綠林，再也管不着別的事了，萬一再出了事，我們韓老當家的即容易惹朋友的誤會，也跟着栽二一回跟頭，那可未免不值了，話已說明，朋友們斟酌去辦罷，所有朋友你來這的店飯錢，韓老當家的全代付過了，咱們再會了。」說到這兒，一拱手轉身而去，鐵掌銀梭狄筱川，望着他的後影，心說：好厲害岳陽三鳥，到了這樣勢敗途窮之下，他依然一步不肯放鬆，把話兒墊上，再出了事沒有他的牽連我還是不必較這個勁，光棍作事，見好就收，烏鴉嘴一散伙手下的黨羽很多，那種亡命之徒，什麼事全作的出來，遂向趙子手張勇，伙計侯元起，打了招呼，立時起鏢，保護着梁子趕奔長沙府，狄老鏢頭雖是走鏢多年，什麼担驚冒險的時候全有，可是再沒有現在這麼提心吊胆，一路上絲毫不敢大意，把驢梁子算是平安保護到了長沙府，自己算是一塊石頭落地，鏢局裏對於老鏢頭親自要鏢，大家也是把心提到嗓子眼兒，這種事誰也沒有十分的把握，路上早已派人暗中跟綴打聽，此時鏢局子早得到了信，一齊遠遠的迎接着，把老鏢頭接回振川鏢局，老仁記絲廠，跟振泰銀樓，全派了人來，他們也是遠接高迎，徒弟胡玉俊，和鏢局子一般伙計們，全是歡歡喜喜照應着回到鏢局子，全卸下來，把銀亮推到櫃房前，狄筱川此時回到鏢局子，雖則是大更全勝而歸，可是自己的這場禍終歸是脫不過，狄老鏢頭在櫃房中略為歇息之後，遂把老仁記絲廠，振泰銀樓，兩家的主事人請了

雙 鳳 職 仇

過來，向他們說道：「振川鏢局，這次對不起寶號，鏢局子失事，就攔了這些日子，現在雖託寶號的福，把鏢銀原回只是不能給你們兩家把原保的鏢銀交到地，現在請你兩家把這二十萬鏢銀收回，一切的損失，振川鏢局請願意包賠一切，只好請寶號們另去託付別家，把鏢銀運去，小字號還不敢盡自耽擱。我們這次專料理完之後，振川鏢局也就算歇業了，這兩字號的人，因為這次振川鏢局失事，事情鬧的十分嚴重，押鏢的人死傷過半，音說是鏢局子答應賠償，兩家字號不肯認贖種損失，但是事情鬧到最後，真等到破產賠鏢，一個鏢局裏有什麼，幹鏢行的全是人產業，落到最後，也不過是一場損失，如今退休的老鏢頭，親自出頭，竟把二十萬鏢銀給奪回，這就很難得了，所以這兩家字號，到此時反倒處處顯出太仁大義，不只於一切損失不叫包賠，所交的鏢費，也不用再退還，立刻兩字號招呼了同人伙計來，各把鏢銀起走，他們自己到縣衙門遞稟帖消案，狄筱川把對外的事情辦完之後，這才來到後面，展玉堂這兩天的功夫，傷勢已經好了一多半，此時聽到這位狄老鏢頭竟自把鏢原回，人逢喜事精神爽，他竟自掙扎着下了地，等候老鏢頭進來，一見狄筱川的面，展玉堂迎頭說道：「狄老師，你對我姓展的這份恩情，我這一生一世，不會忘了，只要是我能够在江湖道上活下去，我決不能作忘恩負義之人，我說肺腑的話，此次老鏢頭去要鏢，我可沒指望准能够把這場事圓滿解決，岳陽三鳥全是一身極好的功夫，綠林道中扎手的人物，沒想到這一去竟能到成功，把我們的臉面完全找回，別說我的傷痕一天比一天好起來，叫我帶着這口氣，能够看此鏢鏢子重進振川鏢局，我展玉堂死也瞑目了，鐵掌銀梭狄筱川說道：「展師父，你我的事，無須乎說那感恩戴德的話，我們不是那種交情，咱們還有事細商量，展玉堂落坐，這時鏢局子的管事的，以及賬房，和胡玉梭，鏢子手等全完跟進來，這是老鏢頭的囑咐叫他們前來，一同落坐之後，狄老鏢頭把比去岳陽鳥鴉嘴登門要鏢，單刀會三鳥，所

有經過情形，說與了大家，這種爾形誰不稱讚，可是狄彥川向大家擺手道：「論起來，姓狄的敢這麼要鏢，這在我們保鏢爲業的本行中，總可以算得起朋友了；我這次入鳥窠，決沒想再活着出來，幸情是借着大家的福分，我沒死在火鴿子張紀年的五云噴火筒下，到此時我想起來，全有些不寒而慄，我闖蕩江湖二三十年，還沒有經過這麼場凶殺惡鬥，到現在我想起來自己全不信我會有那種應付三鳥的本領，不過現在雖則是把我們險面保全住，鏢槩子要回，事情計算是有些起有落，論理說我既然背却誓言，輕入江湖，二次出馬，我得再幹出個樣兒來，振川鏢局，已經倒下来的牌匾，被我挽回，我們這桿鏢旗足能够在江湖上，提的起字號，可是我狄彥川不願意再作那種妄想，就是敷衍一個時間，仍照維持下去，我狄彥川已經這般年歲，何況這次在鳥窠，我雖則戰勝了岳陽三鳥，可是我自己精神氣力所吃的虧，只有我自己知道，鏢局子事尤其不能勉強的幹下去，弟兄們聽我良言相勸，趁此收場，咱們總算把鏢局子這塊牌匾自己掛上去的自己落下來，這算幹鏢局子的紅子紅瓢，岳陽三鳥並不是完全消滅，他手下黨羽衆多，雖是這次他們遭到澈底的慘敗，大家想想，他們焉肯甘心所以這場事到現在，並不算完，後患万多，如何這時趕緊把鏢局子收場，岳陽三鳥縱然不能甘心，好在我姓狄的有家鄉有住處，鏢局子不幹了，他們不甘心這場事，只有到蘆林潭去找我，那時我只有他們給什麼接什麼，把咱們幹鏢局子這點臉面全可以保住，此時若是戀戀不捨，只怕這川振鏢局子，非要毀到底不可了，展師父，你現在的意下如何」此時展玉堂真是羞愧異常，當日若是聽從人家狄老鏢頭的主張，把鏢局子好好一收，那會有這場事，現在弄出這場大禍來，不是狄老鏢頭念舊情，出頭相救，自己破產賠鏢，還得有一場官司打，到現在自己還有什麼話好講，紅漲着臉，向狄彥川道：「老師父，你得原諒我過去的糊塗，總算我年輕沒經驗，非要幹這個買賣不可，雖則說我居心無愧，爲的是攏着大家不散

雙 鳳 殲 仇

想不到在我手中丟人現眼，若不是老鏢頭出頭，我至死也沒臉見人，現在我也是萬分灰心，正好趁這時把這字號收了，我展玉堂從此更行改業，再不吃這碗飯。」狄篋川說道：「淚師父也不用那麼想，事情臨到我們頭上，那就叫命裏該當，現在好好的收場，你回家養些時，憑你個人一身的武學，走到那裏也是條漢子，咱們就這樣辦吧。」遂令管賬的先生，把賬目結算起來，第二日在縣衙門遞一張稟帖，好在鏢局子並沒有牽連，立時准許，大家散伙之下，狄篋川是仍回轉泊羅江畔蘆林潭，那展玉堂他是住家在江北，道路很遠，傷痕還沒完全好。老鏢頭打發胡玉駿護送展玉堂回家，並且知道胡玉駿也是無投無奔的人，囑咐他把展師父送到家之後，只要願易吃碗莊稼飯，只管趕奔蘆林潭投奔自己去，大家這才分手。鐵掌銀梭狄篋川，遂回到汨羅江畔蘆林潭，老鏢頭對於這場事，總在心頭懸着，認爲這岳陽三鳥，終歸是後患，自己回到家鄉之後，閉門不出，倒不是怕這岳陽三鳥，立時尋來報復，却挑他烏鴉嘴之仇，只爲自己對一切事，灰心已極，個人在江湖道中，闖蕩了半生，總算是落個完整，及時早早洗手不幹，這種急流勇退，不算看的不明白，並沒貪戀着鏢行裏能够賺錢爲後輩多留積蓄，自己毅然收場，焉想到由命不由人，終於毀在沒有斬鋼截鐵的手段不能完全把振川鏢局整個的收，以至留了後患，弄出這場事來，到如今微倖的把鏢要回，可嘆自己爲的是想保幾年，情願意吃碗莊稼飯，落個好收源結果，那知道依然由不得自己那麼想，那岳陽三鳥他們在江湖綠林道中，全是闖出萬兒來的，這樣毀於一旦，焉肯甘心，看起來自己真是命該如此了，老鏢頭雖則在家中不能時時的把這種事放在心上，可是那一時想起來，不禁如同熱油澆心一樣，每日裏在宅中除了自己仍然操練功夫，仗着眼前有兩個聰明伶俐的女孩子，那雲鳳已經九歲，玉鳳已經七歲，狄老鏢頭雖然膝下無子，可是這兩個愛女聰明伶俐，尤其是會哄這個老爹爹，老鏢頭的夫人齊氏，晚年生育了這麼兩個姑娘，現在年

雙 鳳 戀 仇

歲已經到了，後嗣無望，可是有這麼兩個女兒，老夫婦倒也知足，狄老鏢頭遂在無聊的時候，只有教授雲鳳玉鳳練功夫，借以消磨歲月，從出事三四個月的功夫，安安靜靜，那徒弟胡玉駿，送展玉堂鏢師回家之後，他竟自個投奔師父來，因為他已經無家可歸，老鏢頭也因為家中無人，遂把胡玉駿留在了身旁，替自己照管田園地畝，轉過年來，狄老鏢頭的內弟，齊萬峯來到蘆林潭，看望齊萬峯他也是江南武士家，夙有一身武功本領，在外面幹了些年，保鏢護院的事業，倒頗積蓄了資財，自己在這年從北省回江南，路途上無意中聽到了風言風雨，他姐夫鐵掌銀梭狄筱川，竟跟岳陽三鳥結下不結之仇，岳陽三鳥，至事敗之後，把梁子畧算是散了，所有他的部下弟兄，完全遣散，他們相率的離開長沙府，已經到了山東地面，那鐵鷄子韓沖，竟自結識了德州名武師楊金榜，此人專攻硬功掌力，在左右大河南北就沒聽說過有能接得他這種掌力的，不知如何，岳陽三鳥中鐵鷄子韓沖，竟自和他結成莫逆之交，這楊金榜居然肯把他這種掌力傳授韓沖，並且他更揚言於外，只要他掌力練成之日，也就是鐵掌銀梭狄筱川斃命之時，他們不能够重回岳陽，再入烏鴉嘴，今生今世，不回南省了。齊萬峯聽到這種傳言，自己和狄筱川是至近的親戚，並且自己又很敬重這位姊丈。同胞兄妹五人只剩了這麼個姐姐，自己是老生子，從小時簡直就是胞姐撫養大了的，姐姐出嫁之後，那時父母逝世，更被姐夫留養多年，他們夫婦對自己是恩深義厚，聽到這種信息，趕緊回到自己家中，略微安置，趕到蘆林潭來看望姐夫狄小川，也為是探聽探聽實在的情形，齊萬峯來在蘆林潭，到了狄老鏢頭家中，看到一家人安然無恙，心裏很是高興，兩個甥女婿則小小的年歲，全是靈牙俐齒，非常的聰明，鐵掌銀梭狄小川和內弟齊萬峯已經數年沒見面了，相見甚歡，特意的預備下很好的酒菜，齊萬峯接風洗塵，叫胡玉駿和雲鳳，玉鳳陪着，齊萬峯看着兩個甥女婿，遂向狄老鏢頭道：「姐夫你這一把鏢行的事業推開，回到

蘆林潭來享這田園之樂，這件事辦的實在對極了，你閑暇無事之時，何不把那一身本領傳給我這兩個外甥女兒，這兩個孩子聰明可愛，你若是好好的教給他們，實有成就，鐵掌銀梭狄小川端着酒杯，手捻着鬚鬚說道：「我總想一個女孩子家，學就一身本領又有什麼用，不過我們練武的家風，全是把功夫看的很重，所以我也就教給他們一星半點的功夫，我可沒有別的想頭，不過叫他們能够保護自己就是了，雲鳳，玉鳳已經全隨我練了多時。」齊萬峯聽着高興，遂向這姐兩個盤問着初步的功夫，這狄雲鳳，雖則年方九歲，可是對於舅父的問話對答如流，站椿立架子竟全明白了，重要的地方齊萬峯尤爲驚異。但是想到在德州所聽到的風聲，立刻又把愁煩勾起，遂向狄小川道：「姐夫你在鏢行洗手，這件事我早已知道，只是內中竟牽連出一場是非，姐夫竟也未能脫身事外，不過我離着家鄉太遠，實在的情形知道不清楚，現在是否已經完全辦理俐落，狄老鏢頭被齊萬峯這一問，觸起前情，「嚙」的嘆息一聲道：「瓦罐不離井口破，這真是牢不可破之理，任憑你怎樣想擺脫乾淨，也由不得你。」老鏢頭遂打展玉堂不准自己把振川鏢局完全收束，也接續着振川這個字號，依然幹下去，竟自惹出一場殺身大禍，二十鏢銀被岳陽三鳥劫掠，以及自己出頭捨命要鏢一切的情形，一字不遺完全說與了內弟齊萬峯，齊萬峯把頭搖了搖嘆息說道：「這真是冤孽債了，岳陽三鳥要只有一人在，恐怕他們未必甘心，姐夫還要謹慎提防才好，要依我看還不如早早的離開蘆林潭，另遷移到別處去住，這並不是我們就這麼怕那岳陽三鳥復仇，姐夫要知道明槍易躲，暗箭難防，岳陽三鳥在湖南省是闖出「萬兒」的綠林道，一場慘敗，糜子窩算散了，以他們素日的行爲，焉肯甘心，好在振川鏢局已然歇業不幹，只是姐夫你在這蘆林潭可就十分不利了。」

第六章 罹慘禍殺家蓋林潭

鐵掌銀梭狄小川憤然作色的道：「萬峯二弟，我知道你所說的完全是一片好意，只是我狄孫用在江湖中飄蕩了一生，不論遇到多麼重大的事，我沒有皺過眉頭，我明知道和岳陽三鳥這場事，終爲後患，但是我在蘆林潭不是住了一年半載，我焉能遷移到別處去住，二弟是你得到什麼信息麼？彼此全是至親，我知道你對我關心很切，你把真情實話說與我，也叫我有個準備。」齊萬峰道：「這件事，我也不願隱瞞，岳陽三鳥飄把子鐵鷄韓沖他已經離開江南地面，不知什麼時候竟投到了德州武師楊金榜的門下，他要重學武術再練功夫，可是他揚言於外，要爲岳陽三鳥在江南地面重叫字號，他實實預備，和姐夫你再拚鬥一次的，雖則不知道他現在掌力是否練成，所以我想冤家宜解不宜結，姐夫你暫時離開蘆林潭地面，這也不算丟人現眼，過個三年兩載也可以把這件事無形中消滅過去，豈不是一家之福」。鐵掌銀梭狄小川道：「二弟我不那麼想，我從來作事總願意他有個結果，那鐵鷄子韓沖他就是在蘆林潭找不着我，焉肯甘心，我躲到那裏也一樣被他搜尋的着，何況我在大江南北也算立起「萬兒」的人，我若是不敢二次接他的就是叫我苟延歲月的活下去，我還有什麼臉見人，我只有在蘆林潭等待他前來。齊萬峯見姐夫狄小川對於這件事固執起來，自己也不好再深勸，不過齊萬峯暗打主意，認定了這場禍一發作起來，就是不了之局，齊萬峰遂故意的不肯再走了，住在狄小川這裏，明着說自己外面的事也不願再去作，願意幫着姐夫整頓田園，這種事有狄小川求之不得，齊萬峰遂在蘆林潭住下來，暗中也是是要助姐夫一勝之力，可是從齊萬峯來到蘆林潭，依然是風平浪靜，岳陽三鳥消息全無，齊萬峯再向長吉山左右，大河南北的武林同道去打聽，反倒全不知道那鐵鷄子韓沖的下落了，

這件事日久天長也就把他漸漸的忘掉，齊萬峯一幌在姐夫家中住了年餘。在這一年中齊萬峯就把這兩個女孩子看成自己的子女一般，他把自己的武功本領也盡量的傳授給狄雲鳳。狄玉鳳這姐兩個年歲雖小，但是自己的父親和舅父傳授自己武功的情形，更與教徒弟不同，全是盡心盡力每一種拳術，器械全不厭其詳細講解，總要叫他兩人透澈明白了，所以雲鳳，玉鳳不過二年多的光景，把長拳短打兵刃器械樣樣的全明白運用之法，只不過限於年紀小氣力不足，雖則把各種功夫明白了，並需要尋久的時期精純的火候。日月如梭，光陰似箭，轉瞬的工夫，狄筱川從長沙府結束了歸局了，回到蘆林潭已經是三年光景，齊萬峯因為事情已經攔冷了，並且那鐵鶴子韓冲也離開了德州楊武帥的門下，鎖聲匿跡，不知他躲到什麼地方，自己靜極思動之下，仍然想要到江北一帶走走，和狄小川說明，狄筱川也不好攔阻他，在這天備酒餞行，從一掌燈，這弟兄兩人喝着酒談談講講，直到二更交過方才離席，齊萬峯他在前面三間倒座跟胡玉駿一同住着，這位狄老鏢頭這所宅子前後是三進，房子前頭是三間倒座，作為客房接待朋友之所，後面是一所三合房子，就是狄小川老夫婦帶着兩個女兒雲鳳，玉鳳住着後面還有一道院落，只有三間正房，是狄老鏢頭一位居孀的老嫂和一個女傭人住着，還有跨院小房子，也就作為廚灶和堆積農具之用，人口不多房屋也整整齊齊，門房中有一名老家人，操作些雜事，這時天色已經不早了狄老鏢頭酒也用得有些，迷迷糊糊的到了後面，也就躺下睡着，雲鳳，玉鳳這時也早已歇息下，齊萬峯雖則是也飲了不少的酒，但是他第二日一早就要起身離開蘆林潭，心裏有事懸着，無論如何也睡不着了，約摸已經交了三更，那胡玉駿自從來到師父家中，每天除了練功夫之外，就到田地裏去帮着操作，他顯着身體十分健壯，到了晚間到床上就睡，呼天震地不到天亮不醒，這齊萬

峰轉不能成睡，反覺得躺在床上十分苦惱，自己想着這真是怪事，自己又不是年輕人不當出門，

一頭到走把心捉起來，一個久在江湖上跑的人，那還會有這些毛病，不由的坐了起來，想着二更已經交過，索性不再睡了，好在頭一天跟姐夫，姐姐全已經辭過行，說好了自己走的早，到時候不再驚動他們，可是怎樣也得等天亮再起身，因為屋中還有胡玉俊不能不管不顧的把人家鬧醒，所以齊萬峯燈也沒撥亮，拖着鞋來回在屋中走着，要消磨這兩個多時辰，他才在地上來回轉了兩週，耳中突聽得屋瓦發生些響聲，他遂把脚步停住，仔細聽時，心中大驚，這房上分明是有人了，遂一回身把桌上的油燈那一點的光燄，一口吹滅急忙來到窗前，先側耳細聽，好像在過道旁房簷的那裏有衣裳震動的輕微聲音，齊萬峯把窗紙點破，往外看時，只把這院中直看到屏門前，沒有一些異狀，心裏可已想到有人若是在側座上面他不下來，怎麼會能看見他，就在齊萬峯一怔神之間，那房簷口沙的一響，已經有一個夜行人輕輕落在地上，此人一身短裝，背上插定一對鐵拐，短衣襟小打扮，非常利落完全是錄林道中夜行人的裝束之他往下一哈腰，把身軀矮下去，轉着身軀往側座這邊查看，忽然見他向簷頭上一點手，又是一條黑影落在他身旁，這人身量比較着高大，也是青綢包頭，却是平常的一身短衣，背上揹一口厚背鬼頭刀，這兩人附耳低語略作商量，彼此分開，先下來那個却貼進了側座窗下，那個身量高大的，他却撲奔了後面，一縱身已經上了屏門的牆頭，身手十分輕靈矯捷，他才往屏門上一落時，左右兩邊和他不差先後，又撲上去兩條黑影，由東邊這個過來的背上揹一口喪門劍，西邊上來那個背上揹着一個奇形的圓筒，齊萬峯可看不出是什麼暗器，眼中所望到的已有四名匪黨，這一來齊萬峯心裏可就膽戰了，按這種情形決不像綠林道想在這裏作買賣，這蘆林潭雖是小地方，很有幾個高厚的人家，外來的盜匪知不清楚，他定要找那深宅大院去動手，若是知道這是鐵掌銀梭狄小川的家宅，那麼在江南道上的綠林決不肯向狄小川身上作打算，不閃個面子也擺着老鏢頭的威名，這麼看起來，所來的

雙 鳳 殲 仇

半多可就是那岳陽三鳥鐵鷄子韓冲無疑了，在屏門上牆頭這三名匪徒，經一緩一聚，也就是略一停留，各自騰身縱起，已經全撲奔了後面，齊萬峯心說，看這情形今夜可算完了，那知就在這三名匪黨才撲向後面，跟着在這倒座的屋頂上，房瓦嘔叭的響了一下，又是一各匪徒從房上飄身而下，才湊在當前查看，這名匪黨他竟自把身形退回去，和才下來這個匪徒緊在一處，略作耳語，這名匪徒已然也轉身撲奔了後面，齊萬峯知道今夜這場禍是不易脫過了，自己不管他外面怎麼，向屋中查看，趕緊轉身把身上的衣服收拾緊趁俐落，湊到了胡玉俊的床前，輕輕把他喚醒，附耳低聲告訴他，趕緊收拾預備抄傢伙動手吧！現在匪黨不知來了多少人，今夜就是咱們爺們拚生死存亡的時候了，齊萬峯才收囑咐完了，向胡玉俊這幾句話，突然聽得房左右吱吱連着兩聲胡哨一響跟着圍着這房子四週全按了聲，齊萬峯剛把兵刃抄在手中，窗戶上一陣大亮，後面已然火起，更聽得內宅中一片喝喊之聲，點名叫姓的招呼姓狄的趕緊出來，齊萬峯知道事情已然發作，剛招呼胡玉駿開門往外闖，這可好，用不着他開門了，紙窗上一亮，外面的匪黨，已用火摺子，把窗紙引着，齊萬峯一脚把門踹開，縱身竄出來，還是胡玉駿也已經把自己的鐵鞭拿到手中，縱身竄出來，可是外面的情形真叫人不寒而慄了，在內宅喝喊殺聲，宅子的四週胡哨的聲音，四下響應，院中已經有兩個匪黨。把南倒座點着了之後，他們也竄上了二道門矮牆上，齊萬峯這一闖出屋來，牆頭上這名匪黨厲聲喝叱，屋中出來的朋友，相識的趁早纔出「萬兒」來，今夜岳陽三鳥到蘆林渡單我的姓狄的，和別人可沒有牽連，敢伸手多管閑事的，那是他自己要作狄綾川的替死鬼，齊萬峯看到這種情形，更聽到牆頭匪黨這種話風，知道今夜這場禍無法脫過了，岳陽三鳥不來則已，他既然安心是報復前仇，姐夫狄小川這一家算完了，疾風知勁草，患難顯賓朋，何況我齊萬峯跟他還是骨肉至親，這種時候我再顧全性命，枉在江湖道上走了，掌中一壓刀

，厲聲斷喝，朋友們既已報出「萬」字，岳陽三鳥我是久仰大名，姓齊的今夜趕上這場事，我焉能不管，既是道上的朋友，你們這麼動手，就算殺了，以多爲勝，暗算他人這豈是成名露臉的英雄所爲，朋友你請下來，姓齊的尙還敢領幾招，牆頭上這名匪徒，長得身高有七尺左右，面貌凶惡異常，在南倒座已然被火燃燒之下，院裏照得很亮，他在一聲狂妄中，縱身而下，向齊萬峰怒叱了聲，不識抬舉的東西，好言好語的對你講，決不肯聽，你接刀吧！往前一躡身，一口鬼頭刀搜頭蓋頂齊萬峰剝來，齊萬峰往左一錯步，個繞步盤旋，從左往後一翻身，縱起二尺多高來，掌中刀猛往這匪徒的鬼頭刀上剝下去，齊萬峰這種動手的情形，一照面就想拚個你死我活，因爲內宅的聲音傳佈過來的，在羣匪鼓噪中，夾着有人受傷慘嚎，齊萬峰那還想活下去，他這一刀劈下來，這現身動手的匪黨，正是岳陽三鳥中火鴿子張紀年，岳陽三鳥中以他最爲手黑心毒，他往回一撤刀，竟自把身軀縱出去，這倒出乎齊萬峰意料之外，一照面不想動手，齊萬峰此時心慌意亂之下，把平日那種精明幹練減去一半，往前一縱身，他身軀才一縱起，那火鴿子張紀年今夜也越乎江湖道的規矩，他脚下才一點地，半轉身甩左肩頭，刀已換在左手，右手一拉五弓噴火筒的千斤繩，崩的一聲，一股子黑烟出來，齊萬峰漫說還是猝不及防，就讓提防到他有暗器，只是脚下沒落在地上，也無法閃避，這一來臉上，身上，滿被這火筒中噴出來的硫黃烟，稍所製成的火粉燒上了，往地上一落時，還算是早聽姐夫說過，火鴿子張紀年噴火筒的厲害，此時忙的一矮身，冒頭找地，刀已抄出去，叭叭的在地上一溜，來回翻滾，把身上的火燄壓滅，這時已經有南倒座上，和屏門旁的矮牆上，竄下來兩個匪徒，刀棍齊下，向齊萬峰身上招呼，那胡玉駿闖出屋來，他那裏見過這種陣勢，自己雖然提着鐵鞭，似想闖到後面，接應師父，終是沒見過陣勢的人，有些胆怯，齊萬峰動手過利那之間，已經受傷倒地，胡玉駿猛然驚醒，自己就是

不動手也逃不出去了，他把鐵鞭掄起，從台階上一縱竄過來，正落在齊萬峰的身旁，也正是那兩匪徒過來動手取齊萬峰的性命，胡玉駿他身軀往這邊一落時，左邊這個匪徒刀正剝下來，向齊萬峯雙腿上下手，胡玉駿一右腿，往左猛踹出去，這條鐵鞭却趁勢往右一展，這兩個匪徒算是該着倒運，也是齊萬峰命不該絕，要論動手，胡玉駿這點本領，他一過來是準得送命，可是全虧了火鴿子張紀年這一噴火筒，這種東西打出來，濃烟極重，前面的院子又不大，烟處迷漫，這兩個匪徒全沒看到胡玉駿撲過來救應，一個被踹得刀甩到墻下，身軀滾上去，那個被鐵鞭一掃，竟打得右半邊臉血肉模糊，立時斃命，那張紀年一噴火筒燒傷齊萬峰之下，更看到同黨下來收拾齊萬峰，他更不認識這齊萬峯是何如人，想不到反被胡玉駿連傷了兩名部下，張紀年一聲怒吼，猛撲過來，可是齊萬峯被火燒傷得不着性命，趁着烟氣沒散之時，胡玉駿更救應了他一下，他身軀逆着又翻滾了兩步出去，一個「鯉魚打挺」縱起來，他竟自往東南牆角下竄過去，這裏牆頭極矮，齊萬峰微一縱身，已到了墻頭上，他却不住內宅去，趕忙的縱身到南倒座的後房坡，一個懶驢打滾兒，順着房坡滾後房簷口，這裏雖不是他的家，他已住了年餘，宅子的形勢，瞭如指掌，輕輕的一飄身，落在房後，那裏可正是街門的西邊，他是緊貼着房簷子下來的，下面黑暗異常，伏下身去，先不敢動，查看街門附近，齊萬峯稍一張望，知道今夜實在沒有一分希望了，順着街東西全有匪黨把守着，從街門往外闖，決逃不出人去，這裏所有的居住戶，全被匪黨震嚇住了，不敢出頭，這胡哨聲連運的響着，齊萬峯自己退出宅子，並不想逃走，他是另有打算，順着後房簷下，轉奔西南牆角，西口有一條小巷，正是他宅子的旁邊，齊萬峯暗在暗影中隱蔽着身軀，直奔宅子的後面，往四外探查，這宅子後面，離開數丈外的民房上，也有人影搗動，齊萬峯明知道有把守的人，自己也要冒險闖一下，齊萬峯在暗影中掩蔽着身形，繞到後牆下一個轉角

的地方，這裏黑暗異常，貼着牆根往起一縱身，雙手抓住了牆頭，身軀不敢往上拔；恐怕上面有匪黨們把守着，自己冒然往上一闖，只要被他們看見，自己身上又帶着傷痕，再休想逃出他們手去了，慢慢的往起長身，向這附近一帶查看時，牆裏邊正是後院一個夾道，這裏離開房屋有丈餘，這靠後高房簷下，堆積着些柴草和破舊的傢俱，房頂上也沒人，又回頭往身後對面的民房上看時，往東出去有五丈遠，房上假有一人在那裏來回走着，斷定是匪人巡風的黨羽了，齊萬峯趕緊的手底下一用，身軀往起一拔，下半身也翻上牆頭，可是不敢往起長身，平臥在頭上，略一緩勢，身軀已然翻下牆裏，雙手一鬆，已經落到牆下，貼在牆根底下，矮着身軀，仔細聽了聽，滅殺之聲頗近，這時後院的房子也有被火燃燒的，齊萬峯知道這種地方，只要稍一遲延，只怕連自己也走不脫了，火光大亮之下，踪跡不能隱藏，匪黨又多，那邊能逃出他們手去，趕緊從那後房下東北牆角轉過去，這是通着前院的一段夾道，齊萬峯好在道路熟，順着這條夾道往前走出沒有多遠來，離着內宅只隔着一段東山牆，這夾道的靠東面，就是廚房和長工們住處，耳中忽然聽到低微的哭泣聲音，齊萬峯大驚之下，把身形停住，仔細查看時，這種聲音出在廚房旁一間堆積柴草的屋子內，齊萬峯遂縱身竄進這屋門口，裏面黑黯黯的，悲聲止住，靠牆邊一堆柴草，竟自顫動起來，齊萬峯低聲喝問：「什麼人，藏在裏面？還不趕緊出來。」跟着這柴草中似有人低聲細語，忽然柴草往兩下一分，從裏面攢出來的正是外甥女雲鳳玉鳳，這兩個小姑娘齊往齊萬峯的身上一撲，哭着招呼道：「舅父，你老怎麼不早來救我們？可吓死我們了。齊萬峯趕忙低聲喝斥道：「不要怕，不許哭，你爹娘怎麼樣了？」雲鳳年歲略大一些，他今年已經入歲懂得一些事情了，緊抓住齊萬峯的衣服，低聲說道：「舅父，我爹娘全被害了！」齊萬峯一聽，真是痛斷肝腸，自己竟無法解救，姐夫狄篋川終於喪命在岳陽三島手中，胞姐也同時遇害，這兩個

外甥女既然已落到自己手中，無論如何，也要捨死忘生，把兩個孩子救出去，總算爲姐夫留下一條命，遂把玉鳳抱起，厲聲囑咐道：「你們可不許出聲，只要是被匪黨發覺，我們的形跡，就全別想活了。」齊萬峰遂一手挽着雲鳳的手，仍順着夾道子撲奔後牆，才到了後牆上，聽得內宅那邊猛一的聲，好似倒了一面牆，可是火焰飛騰，這一來齊萬峰可真要急死，內宅這一着起火來，後牆這一帶可就不易隱藏了，雖然房屋被燒，火光有濃烟裹着，一陣明一陣暗，只是現在有這兩個孩子，自己身上又有傷痕，四週還有匪黨巡風，只要踪跡落到匪黨眼中，再想脫身逃走，真是勢比登天，齊萬峰心驚胆戰之下，盡力的往那黑影處隱藏着，不由暗暗的禱告着姐夫丈胞姐的陰翳護佑，叫我們逃出了賊黨之手，幸爾這種火燃燒起來，濃烟俱多，還可以趁亂脫身，只要離開這座宅子，大致就可以保住活命了，緊貼着西北壁角下，齊萬峰心裏可是毫無把握，揹着一個外甥女，氣力一個提不住，竄不上牆去，爺兒三個可就非死在賊黨之手不可了。把雲鳳的手鬆開，把他推到緊貼壁角，好在他身矮小，蹲在牆根下，就是有匪黨們闖過來，也不致於立刻發覺，這裏有人，齊萬峰低聲囑咐玉鳳把雙手從自己脖項下圍過來，千萬要抓住了自己胸前的衣服，那玉鳳倒也真個聰明，他已經牢牢的抱住了舅父的脖項，齊萬峰抬頭看了看牆頭，知道死活就在這利那了，立刻用足了氣力往起一縱身，身形騰起，雙臂把牆頭攔住，齊萬峰在江湖上也跑了十幾年，驚險也見過不少，此時心提到嗓子眼，騰騰的跳着，這一攔住了牆頭，不知道自己是死是活了。只要對面巡風的匪黨一望見，準得立時喪命，在這牆頭下，因爲現在手中連兵刃全沒有，將頭往對面查看時不由放了心，方才翻進來的所看見的那個巡風的匪黨，竟不知他什麼時候已經離開此處；齊萬峰趕緊一翻身，身軀翻出牆來，一推牆頭，輕輕落在地上，這房後面黑暗異常，趕緊把玉鳳放在牆根底下，耐耳低聲囑咐他，不要動，不要招呼，齊萬峰趕緊翻到裡面，又

把雲鳳救出來，聽了聽前面街道上胡哨聲，仍然是邁響聲，匪黨們還沒有退走，仍然把玉鳳攆起領着雲鳳穿着後面的小巷，往這村莊邊上疾走下來，這時所好在那所有這村中的野犬，被匪黨們這一吶喊打着胡哨，早已驚得一片吠聲，齊萬條帶着兩個外甥女，雖則時時驚動野犬狂吠，倒還沒引起匪黨的注意，可是將將的離開了小巷的出口處，也就貼近了蘆林潭的村子邊下了，耳中忽然聽得背後相隔不遠，在屋面上有人喊着：「既然是前面全搜尋到了，那個動手的人不知去向，這一定是從莊子後面逃走的咱們搜」！屋頂上咚咚的響聲，已經有好幾個匪徒從民房上撲奔了莊子邊，齊萬條一聽到這種喊聲，知道自己不易脫身了，可是要死中求活，還要掙扎一下，看了看，這村莊外邊一片農田，有些個桑林野樹，倒還可以隱蔽的住身形，可是想到匪黨已然追近，遂把雲鳳夾在肋上，從村莊中竄出來，順着農田小徑飛奔桑林，可是離開這桑林足有一箭地，相隔着還有十幾丈匪黨們已然從村中屋頂上翻下來，全落到莊子的邊上，四五條黑影，各提着兵刃四散開，也向農田這邊搜尋過來，齊萬條回頭一看，這可算絕望了，可憐自己手中沒有兵刃，連最後一拚全不能如願，只有被賊趕到，任憑他們殺戮，齊萬條腳下雖是不停，可是貼近桑林的那六七丈田地，比較停身處高出二三尺來，只要往那環一闖，雖是在黑地裏也定然要被匪黨看見，只顧向前面張望，脚下竟踩的一道水溝，身軀往前一栽，趁緊的用左手一按地，算是沒把雲鳳砸在身下，這道水溝是灌溉農田用的，此時雖然沒有水，可是儘是濕泥，想站起來一脚陷入泥中，更因為始終沒把雲鳳撒開，左胳膊下扶着他，身體更不靈活，就在這一掙扎間，那般嘍嘍的匪黨已到近前，齊萬條索性的把雲鳳也往濕泥上一放，自己也往下一伏身，嘍嘍的兩條黑影，竟從他們身旁不及二三尺處竄過去，居然匪黨們沒注意到，水溝內有人潛伏，這一來，齊萬條越發不敢動了，濕泥中等了好大的工夫，聽得桑林那邊好一陣噶噶，「搜尋匪黨們竟自失望而歸

，迂到翻回來，却集合一處，離開停身處，更遠了他們直撲近蘆林潭的村莊，齊萬峯這才敢慢慢的把玉鳳從濕泥中抱起來。雲鳳不敢出聲還在水哭着齊萬峯也把他拉起一同走出這溝，這爺兒三個此時這份狼狼的情形真是可慘，全是一身濕泥，就這樣連大氣也不敢出，明知道匪黨們已經退進村莊，可是仍然是提心吊胆，要到了一片柳林中，齊萬峯這才把玉鳳放下，雲鳳竟自失聲哭起來，齊萬峯遂含淚說道：「好孩子不要哭了，我們逃得了活命，已非容易，遇到這種禍事，這是無法可想，你們年紀雖小，也知道眼前的情形，我們現在還沒脫離危險，不要哭，不要難過，有舅父在，就能保得你們的活命，好在匪黨把全家殺害，房屋焚燒之處，他們決不會再停留在這裏，等到天明，定可以退走，不過我們決下能再回蘆林潭了，家宅被燒得乾淨淨，就是回去也無處安身，何況匪黨萬一再留下臥底的人，我們豈不是自投虎口？」雲鳳爬在齊萬峯身上，哭着說道：「舅舅我們投奔那裏？難道我爹娘的尸身全不能收斂了麼？」齊萬峯拭着淚說道：「那均事自有蘆林潭村中人替我們料理，你們難是女孩子只要明白今夜的事，不要忘記了你爹娘只有你們這兩個女兒，他們死得這麼慘了，報仇雪恨全在你們身上了。」玉鳳年歲太小，他只知道離開爹娘家沒有了，急得哭個不住，雲鳳十分聰明，被舅說得立刻止住哭聲，向齊萬峯道：「舅父，我只要長大成人，我一定要給我爹娘報仇雪恨，可是我們現在投奔那裏去呢？」齊萬峯嘆的嘆息一聲道：「往後的事，只有聽天由命，走到那裏算那裏呢！連我現在全無法回家，因為有你姐妹兩人，那對頭人岳陽三鳥只要知道你們被我救出來，他們焉肯甘心，定要各處搜尋，所以我們得趕緊離開，這一帶遠走高飛，我打算帶你們先趕奔江北，我有一個至近的朋友，投奔他那裏暫時安身，再作打算」。雲鳳，玉鳳只有聽憑舅父的吩咐，在柳林中挨到天亮，遠遠望到蘆林潭那把火燒得尚在黑烟縷縷，齊萬峯以一個久走江湖的強梁漢子，比時想到姐夫家中這場大禍，只一

雙 鳳 殘 仇

夜間只剩了這麼兩個孤苦零仃的女孩子，他們年歲尚小，自己既把他們救出來，就得撫養他們長大成人，來日方長，真來是一件很難辦的事，不盡痛淚直流，把身上身上的花金收拾了，更把雲鳳，玉鳳也全略微的收拾一番，可是這爺兒三個這種情形任憑誰看着也是十分扎眼，齊萬峯領着這兩個孩子，儘穿着那荒村野甸，不敢奔大地方走，到後儘投那小客店中將就住宿，吃着飯，因爲禍起不測之間，受傷逃了出來，囊中口有十幾兩散碎銀子，連一件替換的衣服也沒有，尤其是這兩個孩子，全是在睡眠之後跑出來，身上的衣服全不齊全，還得省着錢給他們添置。一路行真是吃盡了苦，到了江北已經形同乞丐，齊萬峯投奔到一個老友家中，時人姓彭名叫振遠，先前也是鏢行中人，早早的棄鏢行經營了商業，在江北地面反倒積聚了不少資財，成了富家翁，齊萬峯投到他這裏，彭振遠還算是十分仗義，把他們爺兒三個留下，收養在家中，齊萬峯在這裏一住三年，只有晝夜的教給這兩個孩子武功，更時時的把過去事提醒着他們，爲是叫他們知道大仇未報，要刻苦鍛鍊武功，才有爲死在爹娘報仇之日，又過了二年，這震鳳竟學就了一身本領，玉鳳武功稍差，可是他這幾年來更顯得聰明，靈俐，比他姐姐之還有心胸，他氣力天生來的弱，却專心一致的在輕功上下功夫。齊萬峯雖則不是什麼多深奧的武功，他所得的功夫可是名門正派，可能教這兩個孩子，全是因人而故，截長補短雲鳳却時時的催促着舅父齊萬峯帶着他們去尋訪仇人，齊萬峯總以他們年歲尚小推拖，可是雲鳳却說的有理，這殺父之仇，不能再講江湖上那種規矩，我們要緊的是能够訪着了岳陽三鳥的下落，我們明着敵不過他，不可以暗算他麼？倘若年月過多，這種不共戴天之仇的惡人，若是死去，我們姐妹還有什麼臉面活在人間，狄氏門中雖則有我們這兩條後代，又有何用！齊萬峯被他兩人纏磨得無法，遂向這好友彭振遠告別，齊萬峯的事已經完全告訴了彭振遠，所以這次和他告別，自己就說明恐怕沒有再會之時

雙 鳳 報 仇

帶着這兩個孩子，天涯海角，多舛，找着了岳陽三鳥，那也就是最後生死的時候了，彭振遠厚贈了許多盤纏，雲鳳，玉鳳即謝了五六年養育之恩，齊萬峯帶着兩個外甥女，仍然往返江南，訪等那岳陽三鳥，可是齊萬峯這次却把形跡隱蔽着，連口音全改變了，一路上探詢着鐵鶴子韓冲等的踪跡，江湖道中人，再沒有知道這弟兄二人下落的，齊萬峯索興帶着雲鳳玉鳳入了湖南境，住在一個極偏僻的小鄉村中，自己每天出去到各處訪查，大小的碼頭，以及各船幫，設法探詢，只是絲毫的得不到信息，這一來一覓在湖南境中住了有二年多的光景，把湖南省完全走遍，也找不到岳陽三鳥的下落，齊萬峯十分着急，雖然有好友楊金嶺所贈的銀兩，可是靠三個這種耗費，逐漸的把一點錢用完了，齊萬峯跟兩個甥女商量，這岳陽三鳥樣子鬆一散，他們在汨羅江復仇之後，定然已經遠走高飛，可是象他們弟兄決不會離開綠林，湖南境內既找不到他們就得下一番苦心，把長江上下游各省到處搜尋一下，只要他弟兄尚活在人世，不會找不到他們的下落，不過我們總要溯江湖道和江湖上一般人接近，才容易訪查信息，並且我們所存的一點錢，全用盡了，爺三個的生活也要受到牽掣，我們反不如扮做吃生意的把武藝功夫，擺在土地上，賣饅糊口，到處為家，那一來我們既可以在江湖道中多得了許多信息，無論走在什麼地方，也不致於被人看着我們的形跡，扎眼了雲鳳玉鳳，全已長的像成人一般，並且對於過去的事，也全明白了，父母家人全死在岳陽三鳥之手，仗着舅父捨命把姊妹兩人救出虎口，逃奔江北舅父把自己的家業扔了爲得保全姊妹兩人，傳授了一身武藝，正爲得我們姊妹兩個爲慘死的一家報仇雪恨，舅父的本身，也爲了姊妹兩人受到牽累，費盡了心，吃盡了苦，到現在流落異鄉，我們姊妹還顧什麼拋頭露面，只愿意安慰着舅父，不要惹起他老人家傷心，姊妹兩個寧意多吃些苦，遂歡歡喜喜的答應了舅父願明着是走江湖賣饅糊生，暗合着是尋訪岳陽三鳥的下落，這爺三個遂離開湖南省，又把江

蘇，浙江，安徽，湖北，完全遍走了，這爺三個日子一長，完全變做了江湖客，在江湖道中也全知道了有這麼爺三個，很好的一身武功岳陽三島始終得不到確實信息，這爺三個風餐露宿，受盡了江湖道中奔波之苦，雲鳳玉鳳姊兩個，天生來的丰姿俊秀，雖然奔波在江湖道止，總是那麼滿面風塵可是掩不住天然的秀麗，這一來可多惹了許多是非，齊萬峯爲了這兩個甥女多惹了許多閒氣，仗着這爺三個，雖然歸入掘地吃生意一流，但是他們的行爲上非常正，所遇到的那般不正當的人，反倒吃了他們爺三個不少的苦子，真是日月如梭，流光易逝，在江湖道中一幌又是三四年的光景，他們竟奔長江上游一帶走下來，這年因爲路經貴州地面，正走在婁山關南白雲山的山道中，趕上大雨滂沱，這爺三個背着寶藝的兵刃包裹，很是笨重，雨勢來的很疾，雖是有樹林子可以少避一時，不過一看這場雨，決不是一時半時能往，工夫一大，樹林子也不能够存身，齊萬峯遂招呼兩個甥女，好在這時山道中再看不到人跡，各自把身手施展開，全是縱躍如飛，在山道中冒雨疾馳的，本想找到了山屋的人家，或是山上的小廟，暫避一時，但是雨大了能叫你喘不出氣來。更兼山中的道路高低起伏，走着實其費事，爺三個奔馳了二里多地出來，可是身上完全淋漓，全累筋疲，那萬峯在登到一個高崗上時，腳底下沒找准之落脚之地，險些個掉在山洞中，已經嚇的玉鳳驚魂千里，齊萬峯更深恨自己太巳的疏忽，在離開市鎮入山口時，若是留些心，仔細查看一下，一個常走江湖的人，和水上的船戶，全能够預辦陰時風雨，早看出來天氣不好，就不該再往山道奔走了，此時看到玉鳳些個出了差錯，耳中忽然聽到有人呼喚，你們往這裏來，雨聲很大，先勸還聽不清楚，直到那人又高聲呼喚，齊萬峯才聽到了循聲查看時，只見在離開十幾丈外，一個山岩子上面，有一白鬚蒼蒼的老者，手擎着雨笠，正在向這邊招呼，齊萬峯和雲鳳玉鳳，趕忙答應着，向這老者面前走來，在這種地方，看到了人，定可以有了避雨之處，

在這種情形下，不啻絕處逢生，趕到了這老者面前，齊萬峰道：「老人家，可是住在這附近麼？我正找不到避雨之處，求老人家行個方便，到府上暫避一時，那老人忙的说道：「老哥，不要客氣，今天的雨一兩個時辰內住不了，快隨我來，有話家中再談，這老者前面引着路順着一條小道，奔一片亂峯中走來，這老者年歲雖大，在這風狂雨洒中走着，脚下十分俐落，齊萬峰跟雲鳳玉鳳又在江湖上走了這麼幾年，足力越發高了，看出這老人定有一身極好的功夫，隨着他身後，約走出一里多地，從這小道旁一轉，有一片小山頭上，孤零零有一處人家，竹籬茅舍，在籬外圍着許多樹木，這種人家住在這裏，四無居鄰，真是看着特別的扎眼，老者走進門中，裏面迎出來十四五歲的小童，那老者却招呼了聲：「快去招呼青娘，告訴他有客人來避雨，還有兩位姑娘，叫他替我照應一下」。這小童翻身跑到裏面，齊萬峰見竹籬內地方倒是貼近竹籬下，尚有兩間屋子，後面大約還有房屋，這老者把齊萬峰雲鳳玉鳳領進了迎面屋中，齊萬峰把包裹兵刃放在地上，身上已經全濕透了雲鳳玉鳳更像是被水洗了一般，從頭上身上往下滴搭雨水，這爺三兒狼狽情形，自己反覺得偏促不安，因爲一進屋看到這裏面雖沒有什麼好陳設但是几案整潔，中真是淨無纖塵爺三兒渾身往下流水把人家很乾的地上全給濕了一大片，老者却向雲鳳玉鳳道：「姑娘們略等一等，有人領你們到後面，更換衣服，說話間，門兒一開，從外面走進一個三旬左右的婦人，手中擎着一把雨傘，進得屋來，把雨傘放在門邊，雲鳳玉鳳看到婦人的面貌，不由楞了，這深山中竟有這般俊秀的婦人，只見她身材苗條，一張脂粉不施的素面，眉清目秀，鼻如玉柱，唇若丹砂，丰采在秀麗中含着一股子正氣，頭上用青絹包着頭穿着一身布衣，却是乾淨異常，向那老者招呼了道：「阿爹，你也趕上雨了。」老者點點頭道：「我早看出今天有雨，所以出去，已帶着雨具，想不到竟過了這三位客人，全是沒帶着雨具，青娘，你把這兩位姑娘帶到你屋

中，教她們把濕衣更換下。」這時齊萬峯却問道：「老人家，你老道怎麼把我們帶到家中，再免在雨地奔馳，我們還沒有領教貴姓大名？」這老人道：「我姓谷名劍湖，這是我兒姐青娘，我也沒請教尊客貴姓？」齊萬峯道：「我在下姓齊名萬峯，這是我兩個甥女雲鳳玉鳳，老人家多騷擾吧。」谷青娘向雲鳳玉鳳道：「姑娘們衣服濕透，快隨我到後面去吧。」雲鳳點點頭道：「這給大娘添麻煩了！」谷青娘道：「姑娘不要客氣，隨我來。」雲鳳玉鳳跟着這位谷青娘往後面去，這裏那老人却向齊萬峯道：「齊老哥，你包裹裏的衣服大約也濕透了吧？把我的衣服先找兩件換一下。」齊萬峯道：「我們的包裹還不至於濕透了，裏面倒有一層油布，雨水浸不進去。」老人道：「那麼你到裏間屋換了衣服再談吧。」齊萬峯此時也不便再客氣了，把包裹提起走向裏間，把衣服換下來，自己收拾好了，走出屋來，向老者殷殷致謝！這時那小童已給燒了茶來，老人讓齊萬峯落坐，然後問道：「齊老哥看你帶着兵刃，定是武林中好手，敢是那一家功夫？小老兒少年間倒也練過幾天粗拳笨脚哩。」齊萬峯嘆息一腔道：「我們爺三個給練武的丟人現眼，把功夫攔在土地上，指着他換飯吃，那還敢題門戶二字，說實在的也沒有什麼真功夫，不過學幾手花拳繡腿，庄家把式而已。」老者谷劍湖微微一笑道：「齊老哥，你太客氣了，練武被迫走上江湖路，誰又願意，這又有什麼丟人現眼，道正人邪，全在自己走了，齊老哥，困厄江湖，英雄無用武之地，只要把脚跟立穩，誰又敢輕視……」老者言說到這，門兒一開，青娘又走來。雙眉緊皺，谷老者慌忙站起，湊了過去，青娘却把老者喚到門旁，說了幾句，老者也皺了皺眉道：「在家千日好，出門時時難，妳要好好照着她，不要緊，少時我給她看看，服裝定能好的，妳去吧，向齊萬峯道：「齊老哥，你們山行遇雨，大約已在雨地裏走了很大的時候了，你那甥女玉姑娘，却有些感冒了，現在已竟作燒，她姐妹在我兒媳青娘屋中，我不便請老哥你

雙 鳳 驥 仇

進去，因爲她現已居孀，還請齊老哥招待。」齊萬峰聽了十分驚慌道：「這可怎麼好，冒昧的到老人家這裏騷擾，已覺不安，再若是病在這裏，那可太對不起了。」這位谷老者忙答道：「這用不着老哥你不安，玉姑娘她難道願意病麼，好在我還略明醫術，我給他看一看，教他發些汗就好了。齊老哥，你自己坐着，我去看看。」齊萬峰此時真個是急死，爺兒三個困在江湖，尋仇不獲，已竟够苦惱的了，如今來到這裏，竟自又添上這樣煩惱，真教人束手無策了，老者已竟持着雨傘走向後面，那小童却跟着從外面走進來，向齊萬峰道：「這位齊師父，我知道你老很着急吧，你老只管放心，我們主人是精於醫道，多麼疑難大病，只要他一伸手准好，你應該寬心才對，若不是投到我們這裏，落到別處，姑娘生起病來，又該怎麼樣呢，齊老師，是不是？」齊萬峰點點頭道：「小哥，你的話誠然對，不過我們過路的客人，能够容我們在這裏避雨，我們已感激不盡，如今又在人家鬧起病來，教我們怎能安心呢。」小童道：「齊老師，你不要看我們這種山居的人家寒素，我們主人這裏整年不斷的有朋友在這裏住，多兩個人吃飯，算不得一件事呢。我們老主人……」小童才說到這句，門兒一開，谷老者從外面進來，向小童喚叱道：「你又和客人胡講些什麼，青娘那裏教你把炭盆的火爐好了送去。」小童答應着走出屋去，谷老者復又落坐之後，向齊萬峰道：「齊老兄，你不用耽心，玉姑娘病勢來的雖然凶，但是絕無妨礙，他是急火攻心之下，驟然的被雨一激，閉塞住了，只要這點外邪疏散開，立可霍然，只不過在這裏多養兩日就好了。」齊萬峰向谷老者道：「我們太感謝老人家了，想不到老前輩竟是這麼學術精深，老前輩在這千峰嶺居住了不少年了吧？」谷老者嘆息一聲道：「我卜居在這千峰嶺大約已有十年多了，唉！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現在我到了這般年歲，住在這種人迹輕易不見的地方，我很願意把過去的事，全忘掉了，不再想他了，想起了往事，徒惹傷心哩！」齊萬峯此時已

看出谷老者定是風塵中非凡人物，並且有一段傷心事總藏在心中，不願意提他，也不願意再想他了，這時谷老者却向齊萬峯道：「齊老哥，聽他的口音，大約就是江浙一帶的人吧？」齊萬峯點頭道：「不錯，我們原籍是浙江，可是在外省已竟飄流好多年了，說話的鄉音，依然不會改呢。」谷老者道：「我看兩個姑娘，品貌正，實不像平常老江湖吃生意的人，齊老兄，你這兩個甥女，爲什麼不早早的給她們找個人家，嫁了出去，不比跟着你在江湖好麼，我這人是心中有什麼說什麼，其實我才和老兄見面，不應該這麼講話，齊老哥你不要怪罪我。」齊萬峯忙答道：「老前輩說的極是，莫說這兩個女孩子子隨我流落江湖，不是長久之計，就連我自身，把師父當年教給我的本領，落在土地上來換吃，我太過不起師父了，只爲這兩個孩子孤苦無依，只有我這個親娘舅來照顧她，房無一間，地無一畝，不過將就活下去，別無謀生之路，這叫無可如何！」谷老者點點頭，遂又談起武功來，齊萬峯因爲這谷老者氣派很正，自己把所學所能毫不隱飾的說了出來，這谷老者竟自高興起來，也論起武功來，這位谷老者，對於武林派別，那一門有什麼特殊功的夫，那一門會出過當麼出奇的人物，如數家珍，更對於長拳短打，軟硬輕各種功夫，全能說到骨子裏，齊萬峯越發的對谷老者敬重起來，直到小僮把燈全點上來，雨也住了，這才一同用晚飯，這谷老者酒量甚豪，齊萬峯自從隱跡江湖，帶着雲鳳玉鳳尋岳楊三鳥，自己把酒就算戒了，今夜和谷老者萍水相逢，又和這位老人談的十分投契，又蒙他看得起，絕無輕視之心，遂也破例跟谷老者對飲起來，谷老者在酒興已酣之下，向齊萬峯道：「齊老哥，你這身武功，我並沒親眼看你練過，就剛說出來的情形，你實是武林正宗的傳授，若是在鏢行中混他幾年，何愁不名成業就，你怎麼就這麼在江湖落下去，實是把主意打錯了。」谷老者才說到這，門外竟有人招呼了聲，阿爹您請出來，我跟你老人家說句話，齊萬峯聽出是青娘在招呼谷老者。谷老者跟着

雙 鳳 熾 仇

走了出去，齊萬峰聽他們爺兩個低聲悄悄說了一陣，那谷老者跟着又回到屋中，兩眼望着齊萬峰慢吞吞的坐在那，依然目不轉睛在仔細的向齊萬峯打量着，齊萬峯被他看得十分懷疑，不知老者是什麼心意？這位谷老者忽然向齊萬峯道：「老哥我這人最愿意相見以誠，最怕的言不由衷」。齊萬峯雖沒念過多少書，這兩句話十分稍懂，却向谷老者問道：「老前輩這個話我不大明白，我們投到這裏，蒙老前輩慷慨收容，甥女玉鳳，又病在府上，老前輩更肯爲治療，我們一個困於江湖的人，只有萬分感激，老前輩說出這種話來，難道我們有行爲不當之處麼？」谷老者沉着臉色說道：「齊老哥你們走江湖賣藝爲生，又有什麼見不得人，爲什麼把家鄉住處却不肯明說，你們分明是原籍湖南，怎麼反說得浙江是你們故里？叫我們不明白。」齊萬峯臉色一紅，自己心中一動，想到這種情形定是雲鳳，玉鳳口頭不謹慎露出話風來，被他們聽去，只是從旁察看這一家人情形，實是隱跡風塵的人物，自己就是把真情實話說出來，也不見得就會有什麼不利，遂嘆息一聲道：「老前輩不必多疑，我們爺三個這樣連家鄉住處不肯在老前輩面前說出，未免叫老前輩多疑了，實不相瞞，我們全是湖南省的人，我那兩個甥女却住在汨羅江畔，蘆林潭，他們姓狄，家中也是幹鏢行的。」谷老者聽到齊萬峯這句話，哦了一聲，帶着驚異的口吻問道：「怎麼？雲姑娘，玉姑娘姓狄？家中是幹鏢行的？鐵掌銀梭狄益川是他姐兩什麼人？齊萬峯道：「正是他姐兩個死去的老父」。谷老者點點頭道：「這就是了，原來他們是狄老鏢頭的後代」。齊萬峯忙問道：「老前輩可跟老鏢頭相識麼？」谷老者微把頭搖了搖道：「我和那位老鏢頭以無一面之識，不過我可深知此人，死得好冤，死得好慘，可惜他在鏢行中掙了一輩子，臨完是落了個這麼個收緣結果，幸喜他還有這兩個女兒做了他死後燒錢的化帶人，雖然能够苟活到今日，說真的還比不起他呢，這一說起來，老哥你是他兩人的親舅舅，既然全有一身功夫，難道把狄老

鏢頭慘死仇家之手這件事，就扔在腦後麼？齊萬峯道：「雖有血性的，焉能就把這件事忘了，我們這正是藉齋賣藥掩蔽着行藏，到處裏訪尋那岳陽三鳥的下落，可憐我們在江湖中受盡了千萬苦，到如今一些踪跡也訪尋不着，叫人無可如何，我這兩個外甥女，雖則全是女孩子，尙還有些志向，他們已對天立過誓，定要手刃仇家，爲慘死的爹娘報仇，雪恨，我齊萬峯也把自己一生的事業，完全扔掉，定要爲我那姐夫報仇，所以我們無論走到什麼地方，不敢露出本來的面目，老前輩還得招待我們不得已之情，但不知老前輩對於狄鏢頭的事怎麼知道的那麼清楚？」谷老者忙答道：「齊老哥我在二十年前，也是江湖道上走南闖北的漢子，我也曾吃過鏢行這碗飯，我會掌過南路總鏢頭，」齊萬峯忙的問道：「老前輩莫非就是當年南七省的總鏢頭谷老前輩麼？」老者點頭道：「我正是谷劍涵，我不願意再說當年舊事，我在這千峰嶺，帶着我這兒媳青娘，差不多已經住了十年了，如今在沒有知道我出身來歷的，這一帶只知道我叫千峰老人。真算湊巧竟自和齊老哥在這裏相遇那狄老鏢頭當年正在威名遠震時，他並帶了我這兒媳青娘一點小忙，我所以對於這個人未免注意，後來聽到他已經遇禍，越發使我嘆息，鏢行這碗飯，實不能吃下去，我這條老命留下來，還算便宜呢！我帶着我這苦命兒媳來到千峰嶺，在這裏已經住了十幾年了。」齊萬峯忙的站起向老者深深一拜道：「弟子真是有眼無珠，原來你就是千峰老人武林中誰不景仰老前輩的威名武功造詣全已經出神入化，弟子想不到竟能遇見老前輩，我們此後的一切事還得盼望老前輩多多指教，」這位千峯老人忙答着禮道：「齊師傅不要這麼稱呼，你我既然各自說出本來面目，咱們全是武林中朋友，我可不敢當「老前輩」三字，這時齊萬峯重又落坐，千峯老人他姓谷名劍涵，在武林中是一個傑出的人材，二十年前江湖道中很著威名，綠林道中真可以說是聞名喪胆，不過從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多大木領就有多大是非，千峯老人雖有這麼一

身精純的武功，可是自己的兒子谷文英竟自死在三湘巨盜之手，雖則把仇報了，可是恢心已極，隱跡在白雲山，千峰嶺再不肯和江湖道中人來往，今日雨中遇到了齊萬峰和雲鳳，玉鳳，這位老人他看到齊萬峰雖是個走江湖賣藝的，並且還帶着兩個姑娘，可是一團正氣，尤其雲鳳，玉鳳更是如同淤泥中的兩朵青蓮，氣魄已然看出不是江湖吃生意的那種下流人，所以這位老人注了意，把他們引到家中，在兒娘谷青娘把雲鳳，玉鳳領到後面已經發覺玉鳳竟自發起熱來，病勢來得很凶，青娘遂請千峯老人給玉鳳姑娘療治，可是玉鳳一頭倒在床上，神智昏迷，糊言亂語。把他念念不忘報仇的事說了出來，這位谷青娘這才趕忙的到面前暗中報告了公爹，因為青娘這些年來，對於當日在江南行道時，遇上了厲害江湖能手，自己又落了單，險些遭到匪黨的暗算，幸虧是遇到了鐵掌銀梭狄孫川拔刀相助，把匪方的人戰退，解救了當時的危局，不過從此以後，機緣不巧，始終沒有再會上狄老鏢頭，可是這種人全是恩怨分明，他對於這位狄老鏢頭始終是懷念着，隨着千峯老人隱跡在千峰嶺，與江湖道上一隔絕，越發的音信不通了，此時聽到了玉鳳的病中囑語，知道這定是自己恩人之女，遂叫千峯老人趕緊問出他們真情實況，也好對於他們的事能够幫一些忙，這位千峯老人這才用話逼迫得齊萬峰把真情實話說出，此時千峯老人對於齊萬峰越發的親密了，聽到齊萬峰這麼苦心照顧着這兩個甥女，天涯海角尋訪仇家，老人是十分贊嘆，向齊萬峰道：「那岳陽三鳥鐵鷄子韓冲，在前四五年，他竟自安然在這川邊一帶立舵安窩，那時却被我把他逼得離開這白雲山一帶，可是這一來，反倒成全了他，他無意中在雲南大理一帶遇到了一個江湖異人，和他結成了生死之交，傳授了他一種武林絕技，最陰毒的掌力，那種手法十分厲害，他只短短一年的工夫，竟把這種掌力練成，在天南一帶江湖道中，又鬧起「萬兒」來，在那時居然威震一時，凡是天南一帶的綠林，沒有不歸服到他羽翼之下，他竟在那南荒一帶

橫行了數年，老夫雖是聽到了這種信息，但是我已經一心退隱林泉，不再管江湖道上的事，那還敢多盡是非，自尋煩惱，所以只當做沒有聽見，任憑他去橫行，瓦礫不離井口破，他終有惡貫滿盈之日，可是他居然竟會在得意之時，急流勇退，撒步抽身，突然的消聲滅跡，江湖道中再也見不着他這個人了，雖是有種種傳說，有的說他沒離開雲南，有的說他重返湖南，要恢復他當年霸業，傳說紛紛，終於是沒有實在的信息，這二年來，也倒全把他忘掉了，只是你們更想尋他復仇，真若是能找到他，還要自己付量一下，茹苦含辛的這些年，實非容易，倘若不是他的對手，豈不更成了終天遺恨？」齊萬峰聽到千峰老人這番話，知道這位老前輩明着是隱跡千峰嶺，不再問江湖事，事實上恐怕不是這樣，他對於江湖上的事，何嘗放手，這時慨然向千峰老人忙道：「老師傅，我這兩個女婿，他們遭到這種劫難，如今好容易全長成了，他姐兒兩個立下極大的誓願，今生今世不能找到岳陽三鳥，死不瞑目，所以不論自己的本領如何，也要訪尋他們，就是仇報不了，全死在他們手中心甘，聽老師傅所說的情形，那鐵鷄子韓冲竟學成了那種厲害的掌力，我們爺三個或者也就許仍尋到了他時，也就是我們收緣結果之時，是只好認爲是前生冤業，今世來償了。」齊萬峰說道，不由十分懊喪，千峰老人却慨然說道：「齊師傅這種事倒也不用那麼想，人定亦可勝天，我看若是把人力盡到了，也不一定就沒有復仇的希望，齊師傅現今我已和你穿一切，你先安心的在我這千峯嶺住下去。從長計議，定有辦法，我先把玉鳳姑娘的病治好了再說吧！」齊萬峰到此時也叫無可如何，齊萬峯道在這裏住了下來，過了三天，玉鳳的病才見起色，雲鳳姑娘到前面來，悄悄向齊萬峯道：「舅父，我們這次雖則遇雨，把玉鳳激病了，可是千峯老人竟自精醫啊，玉鳳轉危爲安，也算不幸中的大幸了，若不遇老人家，我們更不知有多大苦頭吃呢！尤其這老人這位寡媳爺。武功出於本領驚人，他有一身極好的功夫，甥女們雖然

也練了這些年，和人家比起來，天地懸殊，這位青娘更擅輕功提縱術，在武林中男女們跟隨舅父這幾年也見過許多成名的人物，真能比較起這位青娘的，還真沒見過。」齊萬峯道：「怎麼，他曾和你較量過功夫麼？」雲鳳道：「這位青娘可也是真怪，他平日那麼沉默寡言，輕易不肯開口，可是無論什麼時，只要一跟他論到武功，立刻興緻勃勃，毫不隱諱的就把自己所擅長功夫說出來，我先前還認爲他有些言過其實，可是在他真個施展手段時，只那一舉一動之間，稍微的露露兩手，實在有極深的造詣，據他說起來，他這身本領一半是由娘家帶來的，一半是公爹傳授給他，那麼千峯老人更有超羣絕俗的本領了。我們難得的遇上這種武功超羣絕俗的老前輩，遇到機會還是向他老人家面前領教一番。」齊萬峯點點頭道：「千峯老人武功本領那是毫無異議的，有過人的造就，只是一個女流，像青娘那樣他亦挾有一身絕技，倒真是少見的人物了。好吧！我得到了機會，定要向這位老前輩面前領教，你好好的看顧玉鳳，我們儘目招擾人家，於心太以不安了。」雲鳳道：「這位青娘很是喜愛我們姐倆個，對於玉鳳妹妹比較我還關心，一切照應全不肯叫我動手，我們遇到這種人家，真是萬幸了。」爺兩個說過，各自存心，要在千峯老人這裏探討些武功的眞傳，又過了三四天的功夫，玉鳳的病算是完全好了，可是他經過這場病的戕喪，身體恢復還需要一些時日，這日千峯老人在晚間却向齊萬峯道：「齊師父，適才我那兒媳曾向我說，他隨我隱跡千峰嶺，在這裏孤伶無依，雖得的遇到了你們爺三個到來，敘談起來，又有當初的一段淵源，他不願意再叫這姐兩個走了，只是你們報仇事大，我焉能作那不近人情的事，可是他想的都有道理，認爲雲鳳，玉鳳兩位姑娘立志復仇，不肯叫死去的一家人含冤地下，這種志向可嘉，不過青娘認爲他們總有復仇之心，對於復仇的力量，實在不足，可是若是安定這種決心，不論用什麼手段也能够如願以償，可是他不愿意叫這兩個姑娘跟齊師父冒這個險：他本

雙 鳳 驤 仇

身雖有相助之意，不到不得已時能不再入江湖，叫他傷心往事，所以他想時靈鳳，玉鳳留在千峰嶺，並且要把名份定了，老叫我再走也，兩個孩子作爲門弟子，在這千峯嶺好好的教授他兩人幾手功夫，因爲他們本身原有功夫，求深造收駕輕就熟，事半功倍，有三年兩載刻苦的功夫，定有成就，齊師父你在這裏若是住不慣，就可以趁這時期去訪尋那岳陽三鳥的踪跡，只要摸準了他們準落在那裏，那時再帶他們姐妹前去，豈不是一舉兩得？」齊萬峰一聽千峯老人這番話，趕忙站起深深一揖道：「老前輩，你和青娘這麼體諒我們，我們感激不盡，這是你們爺兒兩人安心成全我們，我正愁着我本領不濟，不是岳陽三鳥的對手，這一來大仇可報，冤憤得伸，不止於我們爺兒三個感恩不盡，就是狄竊川在九泉之下，也要感激老前輩了」。千峯老人見齊萬峯這麼痛快答應了，也是十分高興，便打發小童到後面去招呼青娘和雲鳳，玉鳳。齊萬峰趁這時間向千峯老人說道：「老前輩我還有一事要求，我這兩個甥女年歲太輕，老人家已經這般年歲，他們那好再拜正你老的門下，不叫青娘收他兩個人作弟子，對於武功上老前輩也從旁指教，千峯老人微微一笑道：「我到不敢那麼狂妄，可是我也有這種心意，認爲叫青娘收他兩人最爲適宜，我也曾和兒媳說過，只是他決不肯答應，我倒不知他是何心意，我一個作公爹的那的勉強」，齊萬峰遂點頭道：「既然是青娘不肯收他們，那只好屈尊老前輩了，說話間，青娘帶着雲鳳，玉鳳從後面走來，進得屋中，千峯老人向青娘說道：「那件事，我已和齊師父說了，他認爲那麼辦很對，只有叫他們姐兩個拜在我身邊，不過一切武功傳還得仗着你多多的指點他們，無論如何既入了我門之下，將來復仇的事，定叫他們能手刃惡人，才不枉把他們成全一番」。這雲鳳，玉鳳聽到了千峯老人答應了將姐兩個作徒弟，這是意不到的事，急忙向前磕頭，青娘一旁却招呼道：「姑娘我門中不拘那些俗禮，多磕兩個頭就算拜師了，將來仇家若是手段過厲害時，你師

雙 鳳 樓 仇

父還會不替你們担當麼？千峯老人一笑道：「青娘我上了你的當了，我這真是自尋苦惱，再遇上你這孝順的兒媳，更這樣的照顧，將來我徒弟復仇的事，我再休想袖手旁觀了」。青娘一旁也笑了，齊萬峰也深爲欣慰，這還是實情，將來對付岳陽三鳥，若有個力有不逮，千峯老人。以師徒之情，那會不替徒弟出些力呢！雲鳳，玉鳳叩過頭，更拜見了師嫂，齊萬峰也謝過千峯老人這番深情厚義，千峯老人更預備了一席酒筵，和雲鳳，玉鳳這兩個徒弟連齊萬峰歡歡喜喜的慶賀了一番，這種意外的遭逢，想不到雲鳳，玉鳳竟拜在這種名師的門下，齊萬峯可安心要自己遠走邊荒一帶訪尋那岳陽三鳥的下落，在第二天立即向千峯老人告辭，現在只剩他自己一身，覺得肩頭上輕鬆了許多，他遂在川滇一帶，凡是各處有綠林道按察立舵的所在，全設法搜尋查訪，可是十分怪道，岳陽三鳥好似已經不在人世一般，只是探不着一點信息，江湖道中全不知道有他們這弟兄三人，齊萬峯遠走邊荒，連苗疆一帶全到過，雖則訪尋不着岳陽三鳥的下落，他却結識了不少草野奇人，風塵豪客，和那金虎撐侯萍，在滇邊遇會，那時兩人全是走江湖吃生意的情形，趕到彼此細談起來，彼此認識了，決不是那種吃生意的一流，但是齊萬峯對於自己本身的事，是絕對不談，所以金虎撐侯萍和他在滇邊相遇時，並不知齊萬峯所圖謀的事，只認定了他是個豪放不羈，借蕭寶藝訪友，江湖俠義道，兩人分手一幌的功夫已經是三年多了，齊萬峯從荒邊轉回來，自己想蕭訪尋不着岳陽三鳥的下落，到白雲山千峯嶺看到二個甥女，又有什麼用，自己想蕭仍然轉奔兩湖和兩江一帶，再訪尋他一番，實在找不到他時，那也只好罷手了，那知走到瀾滄江一帶，耳聞得這火雲峯下，出了一位江湖上成名人物，此人姓韓名叫韓天放，對於他的出身來歷任憑問到什麼人，沒有一個能說得清楚的，齊萬峯遂隱藏蕭形跡，也不再作那寶藝的生涯，暗中在這一帶偵查了一番，可是所得的消息，依然是似是而非，只知道一個姓韓的在火雲峯下落

住了腳沒有多年，有人見着他聽着他的口音，也是長江下游一帶的人，不過此人富有家財，誰也不能斷定他是綠林出身，並且深居簡出，身上更有極好的功夫，他所住的韓園，更寄留一般江湖能手，他在本地一帶安分守己沒有一點犯法的事，在那火雲峯下，已經成了地方上一個首戶，把他全看作富紳。誰又輕易敢動他，並且也沒有疑心他的，齊萬峯暗中多方探詢，對於此人可實起了疑心，自己認爲好在那個人是坐地的財主，他不會離開這裏，自己不如轉回轉千峰嶺，千峯老人他對於江湖道上的知道的極多，把這韓天放的情形說與他，或者他能猜想到此人的出身來歷，也未可知，齊萬峯遂趕回白雲山千峰嶺，他一幌的工夫離開千峯嶺差不多已經四年，雲鳳，玉鳳這姐兩個在千峰嶺這一住下來，隨着青娘住在一處，不和自己在江湖上奔波，所以他們姐兩個越發出落得秀麗異常，齊萬峯可是受盡了風霜之苦，這短短的幾年工夫，把個人老得幾乎叫云鳳、玉鳳全不認得了，這姐兩個因爲舅父爲自己的事，受盡了千辛萬苦，看到他老人家這樣情形，雲鳳玉鳳哭得全像淚人一樣，千峯老人對於齊萬峯也是十分贊嘆，這種熱腸俠骨，不論經過多少年絲毫不變，能够忍受着多大的苦難，決不肯半途放棄，在江湖道中真是少見的人物，青娘聽到齊萬峯到了，也爲得敬重他這種人，自己決不拘於那種俗禮，也趕來相見，想着聽聽齊萬峯是否已訪尋着岳陽三鳥的下落，這時青娘勸着兩位姑娘止住悲聲，齊萬峯把自己數年經過說了一番，以及近來探聽得火雲峯下韓家塢那韓天放的情形，千峯老人聽聽默然了半響，向齊萬峯道：「這東南數省，我雖然對於一般武林中同道和江湖上朋友，知道的不少，不過這些年來，隔膜了許多，你所說這個人我可不便妄行猜測，按這種行爲，和他現在這種名望，他倘然是正路上的人，不會對於他的出身來歷那麼嚴密着不肯露出一些來，這麼看起來，他定是江湖綠林道中人了，以鐵鷄子韓冲過去的那種爲人，他只有更名不能改姓，何況前幾年我也和你說過，他在天

剛另有所遇，更學就了極厲害的一種掌法，或者就許是那岳陽三鳥的領袖韓沖的記名，若是仔細探查一番，不會查不出實在情形來，當年你和那韓沖可曾對過面？」齊萬峰嘆息道：「那時動手在昏夜之間，並且他們動手時，火已經着起，烟霧迷漫之下，在前面和我動手只就着所使用的兵刃上說，決不是那韓沖，並且事情隔的年月太多連我們的容貌全變了，他們不是也一樣麼？若以面貌上去辨別，更認不準了，那雲鳳忽然想起一事向齊萬峰說道：「舅父我想起來了，當初這羣匪黨找到我家中時，到後邊動手的匪人，我還記得，因為我父親一闖出去，已然中了他們的暗器，有一個匪人提着那種兵刃，因為在我們家中也曾見過，父親告訴我們叫「喪門劍」，父親已經被他們砍翻在地上，我和妹妹從窗根底下溜進來道時，見那提喪門劍的闖進上房時，已有別的匪人把廂房全點着，窗戶一看起來時，火光一亮之下，殺我父親的那個賊人，他的左耳旁有一顆極大的黑痣，到今日我遠忘不了，我何不趁這時趕到火云峯下，設法查看他，不難辨認是否就是那鐵錫子韓沖了」。齊萬峰點點頭道：「你能够記得清楚那就好辦了」。千峯老人道：「我的心意，還不想叫他姐倆在這時就離開千峰嶺，這三四年來他們的功夫雖然很有造就，不過是隨着娘操練的時候多，在輕功提縱術上下了不少的功夫，我很想再傳授她們一年半載的劍術，再入江湖也有些把握，這時就要前去訪尋那鐵錫子韓沖，以他姐倆現在身上的本領，和齊老師保護在她們身旁，對付一平常的綠林，尚還沒有什麼可慮，只是那岳陽三鳥的首領鐵錫子韓沖，當年在湖南安審立塚時，已非一般綠林道可比，他這些年來遠走天南，另有成就，對付他實非易易，此去到火雲峰了，若果然真個是他，我實覺不大放心」。雲鳳忙向千峯老人道：「師父你老不必再顧慮弟子的安危，我們含恨十餘年只希望着能够有一天訪尋到岳陽三鳥；我們不論用何手段也要爲全家報仇雪恨，所以暗中的禱告蒼天保佑叫他們壽命綿長，好等待我們能够見

到他，可是我們這些年來，在江湖道上受了多少苦楚，只找不到他們的下落，如今好不容易有些信息，那好再把機會錯過，無論如何我們也得走一遭，總然他武功本領非我們所敵，我們也要設法暗算他，不怕和他同歸於盡，只能够把他除掉了，死也甘心，這時連青娘也一旁相勸，可是雲鳳，玉鳳是咬定了牙關，非要隨舅父齊萬峯立時趕奔瀾滄江不可，這時千峯老人和呖娘青娘不便過甚阻攔，遂任憑他們前去復仇，不過諄諄囑咐齊萬峯道：「他姐妹兩人爲了父母家人慘遭殺害，志在報仇，不爲自身利害打算，齊師傅你是一個久歷風塵，有經驗有閱歷的人，可不要意氣用事，冒昧動手，探查明白了，果然是那鐵鷄子韓沖，你要仔細的安排一下，千萬不要作了無味犧牲，沒有安排好的時候，一切都要小心，不要作那打草驚蛇的舉動，打虎不成反爲虎所噬。」齊萬峯對於千峯老人的囑咐，倒認爲他是關心甚切，不過他翁媳二人，全具一身非常本領，既然有師徒之情，又担心中我們不是敵人的對手，就該助我們一臂之力，可是任憑怎樣不放心，只是依然袖手不管，殊失俠義道的本色，齊萬峯心頭雖有這種念頭，可是絲毫不肯流露出來，因爲對於千峯老人不過是萍水相逢，就讓他把雲鳳，玉鳳收在門下，教養了數年，這一番恩義已足可感，復仇的事，他雖不肯伸手，倒也不能厚非他了，齊萬峯遂帶着狄雲鳳，狄玉鳳辭別了千峯老人，和谷青娘趕奔瀾滄江，這次爲得形跡上不扎眼，所以爺兒三個仍然扮作走江湖吃生意的模樣，這才來到了瀾滄江，火雲峯下，韓家塢，想不到巧遇金虎撐侯萍，這個江湖異人，幫助着韓齒獻藝，探查出實情，果然這金蛟剪韓天放就是那當年鐵鷄子韓沖，金虎撐侯萍追問起來雲鳳，玉鳳這才叫舅父齊萬峯把自己經過的一切事，從頭至尾說與了侯萍，這金虎撐侯萍聽齊萬峯說完了。狄老鏢明遭禍情形，恨聲說道：「原來這老猴兒崽子，竟辦過這麼一場狠心毒手的事，如今更在這韓家塢作威作福，我侯萍更得鬥一鬥他了。雲鳳玉鳳聽舅父齊萬峯述說以往的痛心事，

勾起了十分傷心，在門口一面照應着外面，隄防着有人窺聽，可是不住的連連拭淚，那金虎撐侯萍點手說道：「姑娘過來，不用傷心，我侯老大既然趕上這場事，就要以我這一身所學，和韓天放這賊較量一下，他雖然够扎手的，我不把他這韓園弄個瓦解冰消，我侯老大也不想活着離開韓家塢了，姑娘們，既有爲父母報仇之心，不要學那平常的小兒女之態，哭哭啼啼有什麼用，打點精神來，咱們早晚總要和那韓天放老賊拚個死活。」雲鳳玉鳳一齊走向金虎撐侯萍面前，跪倒叩頭，雲鳳道：「老爺，你老肯這麼慷慨相助，倘若能教我姐妹手刃這惡魔，弟子們生靈世世不忘大德，就是我慘死爹娘，陰靈有知，也當結草啣環。」金虎撐侯萍忙的伸手把雲鳳玉鳳扶起道：「姑娘不要這麼多禮，更不用說甚麼感恩圖報的話，我侯萍這些年來，寄跡風塵，也曾辦了多少人間不平事，如今遇到你們爺三個，有這樣棘手的事，齊師傅更和我爲武林道義之交，怎能不略盡綿薄之力。不過今日入韓園，已略偵得大概情形，這韓天放竟自收容着許多綠林能手，我們倒要慎重行事，不要弄得仇未報成，及落到人家手內，那可太冤了，這座韓園雖不是龍潭虎穴，只爲他羽黨太多，我們今日已露了形跡他定有隄防，佈置，我們若真個把事情說穿，那韓天放知道我們全是他勢不兩立對頭人，定也要全力來防備，我們下手較難，我還是想着姑娘現時還是穩秘着來歷，不教他知道是狄老鏢頭的女兒，我們相機下手，比較容易。我想今夜我既已和他們訂下的，我不能栽給他們，好歹我也得去一趟，你們爺三個今夜不必再露面，我一人先攪他個地覆天翻，我再去韓園也就再難掩飾我本來面目，我正教他只注意到我金虎撐侯萍，故意找尋他的晦氣，你們爺兒三個再爲下手，倒可以攻其無備，齊師傅，你以爲怎麼樣？」齊萬峯道：「侯老師，我看這麼辦很好，對付這種惡魔，還講什麼手段，當與不當，給他個明搶易躲，暗箭難防，咱們就這樣辦了。」雲鳳玉鳳雖是報仇心切，恨不得立時能把韓天放剖腹挖心，方才

解恨，可是金虎撐候萍是一個久走風塵的異人，他所見到的事，定然不差，何況在韓國更親親到韓天放手下一班羽黨，全不是平常的綠林，冒昧動手，也真危險，只好忍耐一時，但盼蒼天見憐，能够把惡魔不逃出手去，就算是萬幸了。遂也聽從金虎撐候萍的囑咐，不敢強作主張。這半天店夥胡阿三同阿寶十分殷勤，不住的進來問茶問水，可是兩人那樣愛說話的，竟自對於這四人韓國獻壽的事一字不問。這一來越發顯出來他們定是已和韓國的人通了聲氣，齊萬峯等更加了幾分小心，天色漸晚，金虎撐候萍却向胡阿三道：「你去吩咐廚房裏，給預備一桌酒飯，我們好容易得了這樣彩頭，要痛快一夜。」胡阿三滿臉陪着笑的道：「這位老師傅，你這才不愧是走江湖的朋友了，有了錢敢花敢用，要被那不開眼的生意人，好容易見着銀子，那還不拿他當命一樣，誰也比不得像你老師傅這麼大方呢。」金虎撐候萍嘻嘻一笑道：「夥計，你還不知我另有一種想頭，我很明白，生在江湖裏，都是苦命人，命苦，再不會得到好處，如今整兩的見着銀子，就許無福享受，萬一明天我被銀子燒的歸了天，那不明白喜歡了麼，死了死了，縱然有銀子也帶不到棺材裏去，不如我趁着這口氣沒斷，我先樂一會，夥計，你看候老師傅辦的對吧。一胡阿三道：「對極了，黃泉路上沒老少，那也真說不定，萬有一個好歹的，先落個飽死鬼，候師傅，我真佩服你。」可是他一邊說着，一邊往外走，已竟笑出聲來，金虎撐候萍容他走出門去，望着他的背影罵道：「好猴兒孫子，昨夜還沒教訓過來，還敢在我面前耍嘴，等我有工夫。定教你再嘗嘗候老子的手段。」齊萬峯不由的嘆味一笑道：「任憑你老多好的醫術也治不了他們這好了瘡忘疼，昨夜才那麼教訓過，他們依然的敢這麼在你們面前輕狂放肆。我看若再來個第二回，這兩個小子才可以心服口服，嘴給身子惹禍」，雲鳳說道：「老師父不必與他們一般見識，舅父也不必再算計他們，這種勢利小人到後全看得見，好在他們不足爲大害，第一個他們先怕死，只不

過趕上楊繡蓮個小手段，弄點鬼聰明，終歸作法自斃，他們還有一樣好處，生來的臉皮厚，不怕丟人，現眼，可是他們又沒作了那種萬惡不赦的事，誰有那種工夫和他們廝纏」。金虎撐侯萍端釐酒杯嘻嘻一笑道：「我這脾氣特別，我還是專喜歡對於這些個雞毛蒜皮，荊棘，江湖中看到眼中的，儘是令人憤慨不平的事，尋他們開開心，倒覺得鬱悶全消，姑娘們你想是不是？」雲鳳被這位老英雄說得笑個不住，齊萬峰也笑道：「老師父只顧你想開心，他們可受了活罪」，金虎撐侯萍道「誰叫他們口頭上那麼刻薄」。雲鳳暗笑，這位老前輩更是不講理，他老人家的口頭上比誰全厲害，又有誰來和他過不去呢？」這一來談談講講倒是把愁悶全消，雲鳳，玉鳳是不敢飲酒的，齊萬峰唯恐怕勁敵當前，飲酒快事，也是稍微沾唇而止，這金虎撐侯萍酒到杯乾，他喝了個足性，雲鳳，玉鳳不由暗暗着急，因爲今夜晚間，他老人家已和韓園一盤盜黨從話風中無形已經定約，他老人家一手包攬，不叫別人跟了去，臨到他自己要應付大敵，反倒這麼狂飲起來，臨時豈不要悞事，只是也不敢勸阻他，這頓飯吃到二更交過，才算離席，果然金虎撐侯萍似乎飲酒過多，飯後倒在床上，竟自沉沉睡去，雲鳳看看舅父齊萬峯不由眉頭一皺，用手指了指床上，才要開口說話，齊萬峯搖了搖頭，雲鳳遂不敢多言，叫店家收拾完了，兩位姑娘回到自己屋中，齊萬峰跟過來，雲鳳道：「這個怪老頭子真是性情特別，他仗義幫忙，對於我們的事，銳身自任可是今夜他竟自喝得大醉，韓園之約，他若去不成，難道我們就等人家反我上門來麼？我們現在是吃生意的江湖道，來到這裏，更好和韓園的人遞「萬兒」去，我們當然不足綠林道中人，可是我們的形跡人家已然認爲可疑，更兼侯老師口風中露出來有故意見識韓園一般江湖道之意，這種主兒，我們就是不會找人家，人家也未必容我們，在這韓家塢停留下來。」舅父這件事怎樣辦，其實我們的事，我以自己承當，本來不願意牽累他人，無奈侯老師父是個武林前輩，我們若

是不過膺他的命令，竟自前去，豈不叫他老人家看着我們有藐視人之心。」齊萬峰道：「你們不必担
心。這位侯老師父我和他雖沒有深交，可是他遊俠江湖已經差不多二十餘年，很經過大風大浪，行事
上雖然乖僻，可是他極顧信義，並且是老謀深算，他決不會已經和韓園一般盜黨暗中較上勁，就這麼
平白放手，我們只遵從他的命令，時時恭敬着他，此番復仇的事，是得極大的幫助，千萬我們不要冒
昧而行，辜負了這位老前輩。」雲鳳。玉鳳聽舅父齊萬峰的話，只好答應着，他們吃過飯，已經是
起了二更，金虎撐侯萍竟自睡得呼天震地，雲鳳，玉鳳十分着急兩人不時的過來看望幾次，更暗中留
意那兩個店伙，他們明日到了已經歇息的時候，竟自不斷出來，看那情形鬼頭鬼腦對自己這兩個房
十分注意，雲鳳回到自己房間，對妹妹玉鳳說道：「我們從千峯嶺趕到這裏為的尋訪仇家，為我全家
報仇雪恨，如今查明了這韓園主人雖是我們對頭人，我們不能因為有這位老前輩伸手相助，自己就這
麼畏刀避劍等待下去了，這位侯老師沉醉不醒，妹妹是死是活咱們走一遭吧！」玉鳳道：「我也有這
個心意，不過不稟明舅父我們私自前去，豈不對不過他老人家。」雲鳳道：「若是告訴舅父，他決不
准我們前去，我們入韓園萬勿冒昧動手，先偵查好了那鐵鷄子韓沖的動靜，我們着機會暗中下手，比
較有些把握，若是他的黨羽太多，我們看形勢力有不足。先撤身回來，再請侯老師和舅父一同前去，
玉鳳答應着，這姐兩個就要收拾一切，聽得鋪甸上已經交過三更，隔壁房中金虎撐侯萍，竟自醒來，
直嚷着好睡好睡，雲鳳，玉鳳一聽他已醒來，不敢就走，可是這位老英雄竟自隔着房間招呼道：「姑
娘睡麼？咱可是有言在先，怎麼說怎麼辦，你們若是自己拿什麼主意，不妨痛快的告訴我，誰別誤
誰的事。」齊萬峰見金虎撐侯萍無故的說這些話，忙攔着道：「老師父不要疑心，他們焉敢擅自行動
。」雲鳳向玉鳳道：「妹妹你聽見了這侯老師子真是難惹，我們若早走一步，非把他惹翻不可。我們

雙 鳳 嫌 仇

快快過去，免得他吵嚷。」姐兩個趕忙到屋中，雲鳳把風門掩住向侯萍道：「侯老師你怎麼對我姐妹疑心，我們焉敢不遵從命令。」侯萍向這姐兩個點點頭道：「很好！咱們彼次心裏分。既然叫我侯老大作險，回屋去好好睡覺，聽我的回信吧！」玉鳳忍不住說道：「老師父，現在三更已過，再去韓國不顯得過晚麼？」金虎撐侯萍道：「姑娘們不怕你們見怪，你們對於江湖道的事早着呢！慢慢的學吧！你們就忘了今日韓國是什麼日期？爲那老賊作壽，那麼多的賓客，那麼大的排場，們早也得折騰到半夜我早去了有什麼用？我此去別管用什麼手段我要給這羣猴兒崽子們顏色看看，叫他們好認清楚了這個賣野藥的，不是那麼容易對付的主兒，我要走了咱們回頭見，說話間，把他那隻布囊懸跨在了身上，立刻走到門首，一推風門却嘆味一笑，自言自語道：「狼崽子，跟你侯老子面前用這種手段你們真是活膩了，小子！先放着你的攔着我的，咱們又不是過了今夜誰不見誰了！」齊萬條忙的問道：「侯老師你跟誰說話？」金虎撐侯萍回頭說道：「我活見鬼我自己搗鬼沒你們甚麼事，我走了，」話聲才落立刻身形飛縱起，已竟走的無影無踪，金虎撐侯萍走後，雲鳳，玉鳳全緊皺眉頭，齊萬條道：「你們去歇息吧，侯萍真是江湖道中的怪人，此人好難對付，說着話，用手向院中一指道：「你們留些神，大約他們已在暗中窺伺我們，被怪老頭子撞見了。」雲鳳低聲說道：「舅父如果真這麼對付我們，我們倒真得警戒他們一番，這種小人雖是無足輕重，可是成事不足壞事有餘，我們焉能被這種小人所制？」齊萬條道：「不用你姐兩個擔記着，只那怪老頭子就够他們辦的了。」玉鳳扯了姐姐一把，兩人遂向舅父告辭，回轉隔壁房間，雲鳳玉鳳立刻各自收拾好，聽了聽舅父那屋中床鋪響了兩下，定是他老人家躺下已竟歇息，遂躡足輕步出屋中，這時店房全院中全在睡鄉，趕緊飛身竄上了屋頂，翻出了店房外，這時四更已交過，一彎天密札札的星斗，月已西沉，雲鳳，玉鳳，不敢過於顯露形

跡，仍然盡力的掩蔽形跡，由民房上縱躍如飛的溜福山街轉過來，往北修奔那韓園。這姐妹二人暗探韓園險些喪命在金蛟剪韓天放手中，谷青娘夜入韓園，力救狄玉鳳瀾滄雙悟出世，香菱塢羣雄譟復仇，二次入韓園俠盜較技，雙鳳殲仇，全在下集中完全敘出。

△△新書預告▽▽

女俠燕凌雲

續集

丐俠酬恩錄

邊塞雙俠

火焚少林寺

鐵傘先生



民國三十七年九月版

雙鳳殲仇

著作者 鄭証 因

出版者 新華書局

北平楊梅竹斜街

協和書店

百新書店

上海總經理 正氣書局

勵力出版社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